

說小俗通本足校精

東周列國誌

第二冊



上海春明書局印行

新式
標點
列國志卷二

第二十八回 里克兩弑孤主 穆公一平晉亂

話說：荀息擁立公子奚齊，百官都至喪次哭臨，惟狐突託言病篤不至。里克私謂鄭父曰：「孺子遂立矣，其若亡公子何？」平鄭父曰：「此事全在荀息，姑與探之。」二人登車，同往荀息府中，息延入，里克告曰：「主上晏駕，重耳夷吾俱在外，叔爲國大臣，不迎長公子嗣位，而立嬖人之子，何以服人？」且三公子之黨，怨奚齊，子母入於骨髓，只礙主上耳。今聞大變，必有異謀。秦軻之於外，國人應之於內，子何策以禦之？」荀息曰：「我受先君遺託，而傅奚齊，則奚齊乃我君矣，此外不知更有他人，萬一不從心，惟有一死，以謝先君而已。」平鄭父曰：「死無益也，何不攻圖？」荀息曰：「我既以忠信許先君矣，雖無益，敢貪言乎？」二人再三勸諭，荀息心如鐵石，終不改言，乃相辭而去。

里克謂鄭父曰：「我以叔有同僚之誼，故明告以利害，彼堅執不聽，奈何？」鄭父曰：「彼爲奚齊，我爲重耳，各成其志，有何不？」於是二人密約，使心腹力士變服，雜於侍衛服役之中，乘奚齊在喪次，就刺於苦塊之側。時優施在傍，挺劍來救，亦被殺。時暮聞大亂，荀息哭臨方退，聞變大驚，疾忙趨入，撫屍大慟曰：「我受遺命托孤，不能保護太子，我之罪也。」便欲觸柱而死。姬急使人止之曰：「君柩在殯，大夫獨不念乎？」且奚齊雖死，尙有卓子在可輔也。」荀息乃誅守帶者數十人，即日與百會議，更扶卓子爲君。——時年纔九歲。——里克平鄭，佯爲不知，獨不與議。梁五曰：「孺子之死，實里平二人爲先太子報仇。今不與公議，其迹昭然，請以兵討之。」荀息曰：「二人者，晉之老臣，根深黨固，七輿大夫，半出其門，討而不勝，大事去矣。不如姑隱之，以安其心，而緩其謀。俟喪事既畢，改元正位，外結鄰國，內散其黨，然後乃可圖矣。」梁五退，謂東關五曰：「荀聊忠而少謀，作事迂緩，不可恃也。里平雖同志，而克爲先太子之冤，銜惡獨深，若除克，則平氏之心倍矣。」東關五曰：「何策除之？」梁五曰：「今喪事在邇，咸伏甲東門，視其送葬，突起攻之，此一夫之力也。」東關五曰：「善。我有客屠岸夷者，能負三千鈞，絕地而馳，若啖以爵祿，此人可使也。」乃召屠岸夷而語之，夷素與大夫離敵相厚，密以其謀告於離敵。問：「此事可行否？」敵曰：「故太子之冤，舉國莫不痛之，皆因嬖嬖母子之故，今里平二大夫，欲殺嬖嬖之黨，迎立公子重耳爲君，此義舉也。汝若輔佐仇忠，幹此不義之事，我等必不容汝，徒受萬代罵名，不可不可！」夷曰：「我齊小人不知也，今辭之何如？」離敵曰：「辭之，則必復遣他人。」

矣。子不如伴講而反戈以誅逆黨，我以迎立之功與子，子不失富貴，而且有名，與爲不義殺身孰得？」屠岸夷曰：「大夫之教是也。」

夷去，敵即與平鄭父言之。鄭父亦言於里克，各整頓家甲，約定送葬日齊發。至期，里克稱病不會葬。屠岸夷謂東關五曰：「諸大夫皆在葬，惟重克獨留，此天奪其命也。請授甲兵三百人圍其宮而殲之。」東關五大悅，與甲士三百僞圍里克之家。里克故意使人如幕告變，荀息驚聞其故。東關五曰：「聞里克將乘隙爲亂，五等輒使家客以兵守之，成則大夫之功，不成不相累也。」荀息心如芒刺，草草畢葬，即使二五勒兵助攻，自己奉卓子坐於朝堂以俟好音。

東關五之兵先至東市，屠岸夷來見，托言稟事，粹以臂拉其頸，頸折墜，軍中大亂。屠岸夷大呼曰：「公子重耳，引秦翟之兵，已在城外，我奉里大夫之命，爲故太子中生仰寬，誅姦佞之黨，迎立重耳爲君。汝等願從者皆來，不願從自去。」軍士聞重耳爲君，無不踴躍願從者。梁五聞東關五被殺，急趨朝堂，欲同荀息奉卓子出奔，却被屠岸夷追及，里克平鄭父，雖敵各率家甲，一時亦到。梁五料不能脫，拔劍自刎，不斷，被屠岸夷隻手擒來，里克趁勢揮刀劈爲兩段。時左行大夫共華亦統家甲來助，一齊殺入朝門。里克仗劍先行，衆人隨之，左右皆驚散。荀息面不改色，左手抱卓子，右手舉袖掩之，卓子懼而啼。荀息謂里克曰：「孺子何罪，寧殺我，乞留此先君一塊肉。」里克曰：「中生安在，亦先君一塊肉也。」顧屠岸夷曰：「還不下手。」屠岸夷就荀息手中奪來，擲之於階，但聞跣踢一聲，化爲肉餅。荀息大怒，挺佩劍來門，里克亦被屠岸夷斬之，遂殺入宮中。驪姬先奔賈君之宮，賈君閉門不納，走入後園，從橋上投水中而死。里克命戮其屍，驪姬之姊，雖生卓子，無寵無權，恕不殺，鑕之別室。盡滅二五及優施之族。嘗仙有詩嘆驪姬云：

「謂狡申生意，若何要將稚子掌山河；一朝母子遭併戮，統殺當年暇豫歌。」

又有詩嘆荀息從君之亂命，而立庶孽，雖死不足道也。詩云：

「昏君亂命豈宜從，猶說經經效死忠；璧馬智謀何處去，君臣束手一場空。」

里克大集百官於朝堂議曰：「今庶孽已除，公子中推重耳最長且賢，當立。諸大夫同心者，請書名於簡。」平鄭父曰：「此事非狐老大夫不可。」里克即使人以車迎之。狐突辭曰：「老夫二子從亡，若與迎是同弒也，突老矣，惟諸大夫之命是聽。」里克遂執筆先書己名，次平鄭父，以下共華、賈華、驪姬……等共三十餘人。後至者俱不及書。以上士之銜假屠岸夷使之奉表往，魯奉迎公子重耳，重耳見表上無狐突名，疑之。魏犢曰：「迎而不往，欲長爲君乎？」重耳曰：「非爾所知也。羣公子尚多，何必我？」

二孺子新誅，其黨未盡；入而求出，何可得也？天若祚我，豈患無國？狐偃亦以乘喪因亂，皆非美名，勸公子勿行。乃謝使者曰：「重耳得罪於父，逃死四方，生既不得，展問安侍，贖之誠死，又不得，盡視含哭泣之禮。何敢乘亂而貪國？大夫其更立他子，重耳不敢違。」

屠岸夷還報，里克欲遣使再往，大夫梁繇靡曰：「公子孰非君者？蓋迎夷吾乎？」里克曰：「夷吾貪而忍，貪則無信，忍則無親，不如重耳。」梁繇靡曰：「不猶愈於羣公子乎？」衆人俱唯唯，里克不得已，乃使屠岸夷輔梁繇靡迎夷吾於梁。

且說公子夷吾在梁，梁伯以女妻之，生一子名曰圉。夷吾安居于梁，日夜望國中有變，乘機求入。聞獻公已薨，即命呂飴甥屈城據之，荀息爲國中多事，亦不暇問。及聞奚齊、卓子被殺，諸大夫往迎重耳，呂飴甥以書報夷吾，夷吾與虢射却芮商議，要來爭國。忽見梁繇靡等來迎，以手加額曰：「天奪國於重耳，以授我也！」不覺喜形於色。卻芮進曰：「重耳非惡得國者，其不行必有疑也，君勿輕信。夫在內而外求君者，是皆有大欲焉。方今晉臣用事，里平爲首，君宜捐厚賂以啖之。」雖然，猶有危。夫入虎穴者，必操利器，君欲入國，非借強國之力爲助不可。鄰晉之國，惟秦最強，子盍遣使卑辭以求納於秦乎？秦許我，則國可入矣。」夷吾用其言，乃許里克以汾陽之田百萬，許平鄭父以負葵之田七十萬——皆書契而緘之。先使屠岸夷還報，留梁繇靡使達手書於秦，并道晉國諸大夫奉迎之意。

秦穆公謂蹇叔曰：「晉亂待寡人而平，上帝先示夢矣。寡人聞重耳夷吾，皆賢公子也；寡人將擇而納之，未知孰勝。」蹇叔曰：「重耳在翟，夷吾在梁，地皆密邇，君何不使人往弔，以觀二公子之爲人？」穆公曰：「諾。」乃使公子縶先弔重耳，次弔夷吾。公子縶至翟，見公子重耳，以秦君之命稱弔，禮畢，重耳即退。縶使聞者傳語：「公子宜乘時圖入，寡君願以敵賦爲前驅。」重耳以告趙衰，趙衰曰：「却內之迎，而借外寵以求入，雖入不光矣。」重耳乃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辱以後命，亡人無寶，仁親爲寶。父死之謂何，而敢有他志？」遂伏地大哭，稽顙而退，絕無一私語。

公子縶見重耳不從，心知其賢，嘆息而去。遂弔夷吾於梁，禮畢，夷吾謂縶曰：「大夫以君命下弔亡人，亦何以教亡人乎？」縶亦以「乘時圖入」相勸，夷吾稽顙稱謝，入告卻芮曰：「秦人許納我矣。」卻芮曰：「秦人何私於我？亦將有取於我也。君必大割地以賂之。」夷吾曰：「大割地不損晉乎？」卻芮曰：「公子不反國，則梁山一匹夫耳，能有晉尺寸之土乎？他人之物，公子何惜焉？」夷吾復出見公子縶，握其手謂曰：「里克、平鄭，皆我許矣，亡人皆有以酬之。且不敢薄也，苟假君之寵，入主社稷，惟是河外五城，所以使君之東遊者，東盡虢地，南及華山，內以解梁爲界，願入之於君，以報君德於萬一。」出契於袖中，面有德色。公子

蔡方欲謙讓，夷吾又曰：『亡人另有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願納於公子之左右，乞公子好言於君，亡人不忘公子之賜。』公子蔡乃皆受之。史臣有詩云：

『重耳憂親為喪親，夷吾利國喜津津；但看受弔相懸處，成敗分明定兩人。』

蔡返命於穆公，備述兩公子相見之狀。穆公曰：『重耳之賢過夷吾遠矣，必納重耳。』公子蔡對曰：『君之納晉使也，憂晉乎抑欲成名於天下乎？』穆公曰：『晉何與我事？寡人亦欲成名於天下耳。』公子蔡曰：『君如憂晉，則為之擇賢君，第欲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賢者。均之有置君之名，而賢者出我上，不賢者出我下，二者孰利？』穆公曰：『子之言，開我肺腑。』使乃公孫枝出車二百乘，以納夷吾。

秦穆公夫人，乃晉世子申生之姊，是為穆姬，幼育於獻公次妃賈君之宮，甚有賢德。聞公孫枝將納夷吾於晉，遂於手書以屬夷吾言：『公子入為晉君，必厚視賈君，其羣公子因亂出奔皆無罪。聞「葉茂者本榮」，必盡納之，亦所以固我藩也。』夷吾恐失穆姬之意，隨以手書復之，一一如命。

時齊桓公聞晉國有亂，欲合諸侯謀之，乃親至高梁之地，又聞秦師已出，周惠王亦遣大夫王子黨率師至晉。乃遣公孫彌甥會周秦之師，同納夷吾。呂飴甥亦自屈城來會，桓公遂回齊。里克平鄭父請出國舅狐突做主，率羣臣備法駕，迎夷吾於晉界。夷吾入絳都即位，是為惠公，即以本年為元年。按晉惠公之元年，實周襄王之二年也。國人素慕重耳之賢，欲得為君，及失重耳得夷吾，乃大失望。惠公既即位，遂立子圉為世子，以狐突射為上大夫，呂飴甥卻芮俱為中大夫，屠岸夷為下大夫。其餘在國諸臣，一從其舊，使梁繇靡從王子黨如周，韓簡從隰朋如齊，各拜謝納國之恩。惟公孫枝以索取河西五城之地，尚留晉國。惠公有不舍之意，乃集羣臣議之。射目視呂飴甥，飴甥進曰：『君所以賂秦者，為未入，則國非君之國也。今既入矣，國乃君之國矣。雖不冉秦，秦其奈何？』里克曰：『君始得國，而失信於強鄰，不可不如與之。』卻芮曰：『去五城是去半晉矣，秦雖極兵力，必不能取五城於我。』且先君百戰經營，始有此地，不可棄也。里克曰：『既知先君之地，何以許之許而不與，不怒秦乎？』且先君立國於曲沃，地不過葭葭，惟自彌於政，故能兼并小國，以成其大。君能修政而善鄰，何慮無五城哉？』卻芮大喝曰：『里克之言，非為秦也，為取汾陽之田百萬，恐君不與，故以秦為例耳。』平鄭父以臂推里克，克遂不敢復言。惠公曰：『不與則失信，與之則自弱，冉一二城可乎？』呂飴甥曰：『冉一二城，未為全信也，而適以挑秦之爭，不如辭。』惠公乃命呂飴甥作書辭秦。書略曰：

「始夷吾以河西五城許君，今幸入守社稷，夷吾念君之賜，即欲踐言。大臣皆曰：『地者先君之地，君出亡在外，何得擅許他人？』寡人爭之弗能得，惟君少緩其期，寡人不敢忘也。」

惠公問：『誰人能爲寡人謝秦者？』平鄭父願往，惠公從之。

原來惠公求入國時，亦曾許平鄭父夔負之田七十萬，惠公既不與秦城，安肯與里平二人之田？鄭父口雖不言，心中怨恨，特地討此一差，欲訴于秦耳。

鄭父隨公孫枝至於秦國，見了穆公，呈上國書。穆公覽畢，拍案大怒曰：『寡人固知夷吾不堪爲君，今果被此賊所欺！』欲斬平鄭父，公孫枝奏曰：『此非鄭父之罪也，望君恕之。』穆公餘怒未盡，問曰：『誰使夷吾負寡人者？寡人願得而手刃之。』平鄭父曰：『君請屏左右，臣有所言。』穆公色稍和，命左右退於簾下，揖鄭父進而問之。鄭父對曰：『晉之諸大夫無不感君之恩，願歸地者，惟呂飴甥、卻芮二人從中阻撓。君若重幣聘問，而以好言召此二人，二人至則殺之，君納重耳，臣與里克逐夷吾爲君，內應，請得世世事君，何如？』穆公曰：『此計妙哉！固寡人之本心也。』於是遣大夫冷至，隨平鄭父行聘於晉，欲誘呂飴甥、卻芮而殺之。

不知呂卻性命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晉惠公大誅羣臣

管夷吾病榻論相

話說里克主意，原要奉迎公子重耳，因重耳辭不肯就，夷吾又以重賂求入，因此只得隨衆行事。誰知惠公即位之後，所許之田，分毫不給，又任用虢射、呂飴甥、卻芮一班私人，將先世舊臣一概疎遠。里克心中已自不服，及勸惠公界地於秦，分明是公道話，卻芮反說他爲己而設，好生不忿，忍了一肚子氣，敢怒而不敢言，出了朝門，顏色之間，不免露些怨望之意。及平鄭父使秦，卻芮等恐其與里克有謀，私下遣人窺瞰，鄭父亦慮卻芮等有人伺察，遂不別里克而行。里克使人邀鄭父說話，則鄭父已出城矣，克自往追之，不及而還。

早有人報知卻芮，芮求見惠公，奏曰：『里克謂君奪其權政，又不與汾陽之田，心懷怨望，今聞平鄭父聘秦，自駕往追，其中必有異謀。臣素聞里克善於重耳，君之立非其本意，萬一與重耳內應外合，何以防之？不若賜死，以絕其患。』惠公曰：『里克有功於寡人，今何辭以戮之？』卻芮曰：『克弑奚齊，又弑卓子，又殺顧命之臣荀息，其罪大矣。念其入國之功，私勞也，討其弑逆之罪，』

公議也。明君不以私勞而廢公議，臣請奉君命行討。」惠公曰：「大夫往矣！」卻芮遂詣里克之家，謂里克曰：「晉侯有命，使芮致之吾子。晉侯云：『微子寡人不得立，寡人不敢忘子之功。』雖然，子弑二君，殺一大夫，為爾君者難矣。寡人奉先君之遺命，不敢以私勞而廢大義，惟子自圖之。」里克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臣聞命矣。」卻芮復迫之，克乃拔佩劍躍地大呼曰：「天乎！寬哉！忠而獲罪，死若有知，何面目見荀息乎？」遂自刎其喉而死。卻芮還報惠公，惠公大悅，嘗仙有詩云：

「纒入夷吾身受兵，當初何不死申生？方知中立非完策，不及荷家有令名。」

惠公殺了里克，羣臣多有不服者，祁舉共華、賈華、雖微……輩俱口出怨言。惠公欲誅之，卻芮曰：「平鄭父在外，而多行誅戮，以啓其疑叛之心，不可。君且忍之。」

惠公曰：「秦夫人有言：『託寡人善視賈君，而盡納羣公子。』何如？」卻芮曰：「羣公子誰無爭心，不可納也。善視賈君，以報秦夫人可也。」惠公乃入見賈君。時賈君色尚未衰，惠公忽動淫心，謂賈君曰：「秦夫人屬寡人與君為歡，君其無拒。」即往抱持賈君，宮人皆含笑避去。賈君畏惠公之威，勉強從命。事畢，賈君垂淚言曰：「妾不幸，事先君不終，今又失身於君，妾身不足惜，但乞君為故太子申生白冤，妾得復於秦夫人，以贖失才之罪。」惠公曰：「二豎子見殺，先太子之冤已白矣。」賈君曰：「聞先太子尚棄葬新城，君必遷冢而為之立謚，庶冤魂獲安，亦國人之所望於君者也。」惠公許之，乃命卻芮之從弟卻乞，往曲沃擇地改葬，使太史議謚，以其孝敬，謚曰共世子。再使狐突往設祭告墓。

先說卻乞至曲沃，別製衣衾棺槨，及冥器木偶之類，極其整齊，掘起申生之屍，面色如生，但臭不可當，役人俱掩鼻欲嘔，不能用力。卻乞焚香再拜曰：「世子生而潔死而不潔，若不潔不在世子，願無駭衆。」言訖，臭氣頓息，轉為異香，遂重殮入棺，葬於高原。曲沃之人，空城來送，無不墮淚。葬之三日，狐突齎祭品來到，以惠公之命設位拜奠，題其墓曰：「晉共太子之墓。」

事畢，狐突方欲還國，忽見旌旗對對，戈甲層層，簇擁一隊車馬。狐突不知是誰，倉忙欲避，只見副車一人，鬚髮斑白，袍笏整齊，從容下車，至於狐突之前，揖曰：「太子有話奉迎，請國舅卻步。」突視之，太傅杜原款也。恍惚中忘其已死，問曰：「太子何在？」原款指後面大車曰：「此太子之車矣。」突乃隨至車前，見太子申生冠纓劍佩，宛如生前。使御者下引狐突升車，謂曰：「國舅亦念申生否？」突垂淚對曰：「太子之冤，行道之人無不悲涕，突何人能勿念乎？」申生曰：「上帝憐我仁孝，已命我為喬山之主矣。夷吾行無禮於賈君，吾惡其不潔，欲卻其葬，恐違衆意而止。今秦君甚賢，吾欲以晉昇秦，使秦人奉吾之祀，舅以為何如？」

突對曰：「太子雖惡晉君，其民何罪！且晉之先君又何罪！太子舍同姓而求食於異姓，恐乖仁孝之德也。」申生曰：「舅言亦是。然吾已具奏於上帝矣，今當再奏舅為姑留七日，新城之西有巫者，吾將託之以復舅也。」杜原款在車下呼曰：「國舅可別矣！牽狐突之衣，失足跌仆於地，車馬一時不見，突身乃臥於新城外館，心中大懼，問左右吾何得在此？」左右曰：「國舅祭後方畢，焚祝辭神，忽然仆於席上，呼喚不醒，吾等扶至車中，載歸此處安息，今幸無恙。」狐突心知是夢，暗暗稱異，不與人言，只推抱恙留車外館。

至第七日未申之交，門上報：「有城西巫者來見。」突命召入，預屏左右以待之，巫者入見，自言：「素與鬼神通語，今有喬山主者——乃晉國故太子申生——託傳語致意國舅：『今已覆奏上帝，但歸其身，斬其，以示罰罪而已，無害於晉。』」狐突伴為不知，問曰：「所謂者，何人之罪？」巫曰：「太子但命傳語如此，我亦不知所指何事也。」突命左右以金帛酬巫者，戒勿妄言，巫者叩謝而去。

狐突歸國，私與平鄭父之子平約言之，約曰：「君舉動乖張，必不克終，有晉國者，其重耳乎？」正敘談間，聞人來報：「平大夫使秦已歸，見在朝中復命。」二人各別而歸。

却說平鄭父同秦大夫冷至，賚著禮幣數車，如晉報聘，行及絳郊，忽聞誅里克之信。鄭父心中疑慮，意欲轉回秦國，再作商量；念其子約在絳城，「我一走，必累及約。」因此去住兩難，躊躇不決，恰遇大夫共華在於郊外，遂邀與相見，鄭父叩問里克緣由，共華一一敘述了。鄭父曰：「吾今猶可入否？」共華曰：「里克同事之人尚多——如華亦在其內——今止誅克一人，其餘並不波及，况子出使在秦，若為不知可也，如懼而不入，是自供其罪矣。」鄭父從其言，乃催車入城，鄭父先復命訖，引進冷至朝見，呈上國書禮物，惠公啓書看之，略曰：

「晉秦甥舅之國，地之在晉，猶在秦也；諸大夫亦各忠其國，晉人何敢曰：『必得地以傷諸大夫之義。』——但寡人有疆場之事，卻與呂卻二大夫面議，幸且暮一來，以慰寡人之望。」

書尾又一行云：「原地券納還。」惠公是見小之人，看見禮幣隆厚，又且繳還地券，心中甚喜，便欲遣呂飴甥卻芮報秦。卻芮私謂飴甥曰：「秦使此來，不是好意，其幣重而言甘，殆誘我也。吾等若往，必却我以取地矣。」飴甥曰：「吾亦料秦之懼晉不至，若是此，必平鄭父聞里克之誅，自懼不免，與秦共為此謀，欲使秦人殺吾等而後作亂耳。」卻芮曰：「鄭父與克同功一體之人，克誅，鄭父安得不懼于金之料是也。今羣臣半是里平之黨，若鄭父有謀，必更有同歸之人，且先歸秦臣而餘察之。」飴甥曰：「

善。乃言於惠公。先遣冷至回秦言。晉國未定，稍待二臣之暇，即當趨命。冷至只得回秦。

呂卻二人使心腹，每夜伏於平鄭父之門，伺察動靜。鄭父見呂卻全無行色，乃密請祁舉、共賈、賈華、駱敵……等，夜至其家議事。五鼓方回，心腹回報所見如此如此……卻蒞曰：「諸人有何難決之事，必逆謀也。」乃與餒甥商議，使人請屠岸夷至，謂曰：「子禍至矣，奈何？」屠岸夷大驚曰：「禍從何來？」卻蒞曰：「子前助里克弑幼君，今克已伏法，君將有討於子，吾等以子有迎立之功，不忍見子之受誅，是以告也。」屠岸夷泣曰：「夷乃一勇之夫，聽人驅遣，不知罪之所在，惟大夫救之。」卻蒞曰：「君怒不可解也。」獨有一計，可以脫禍。夷遂跪而問計。卻蒞慌忙扶起，密告曰：「今平鄭父黨於里克，有迎立之心，與七輿大夫陰謀作亂，欲逐君而納公子重耳。子誠爲懼誅者，而見鄭父與之同謀，若盡得其情，先事出首，吾即以所許鄭父負葵之田，割三十萬以酬子功。子且重用，又何罪之足患乎？」夷喜曰：「夷死而得生，大夫之賜也，敢不效力！」但我不善爲辭，奈何？」呂餒甥曰：「吾當教子。」乃擬爲問答之語，使夷熟記。

是夜夷遂叩平鄭父之門，言：「有密事。」鄭父辭以醉寢，不與相見。夷守門內，更深猶不去，乃延之入。夷一見鄭父，便下跪曰：「大夫救我一命。」鄭父驚問其故。夷曰：「君以我助里克弑卓子，將加戮於我，奈何？」鄭父曰：「呂卻二人爲政，何不求之？」夷曰：「此皆呂卻之謀也，吾恨不得食二人之肉，求之何益？」鄭父猶未深信，又問曰：「汝意欲何如？」夷曰：「公子重耳仁孝，能得士心，國人皆願戴之爲君，而秦人黑夷吾背約，亦欲改立重耳，誠得大夫手書，夷星夜往致重耳，使合秦翟之衆，大夫亦糾故太子之黨，從中而起，先斬呂卻之首，然後逐君而納重耳，無不濟矣。」鄭父曰：「子意得無變否？」夷即嚙一指出血誓曰：「夷若有貳心，當使合族受誅。」鄭父方肯信之。約次日三更，再會定議。

至期，屠岸夷復往，則祁舉、共賈、賈華、駱敵，皆先在。又有叔堅、曩虎、特宮、田祁，四人皆故太子申生門下。與鄭父屠岸夷共是十人。——重復對天歎血，共扶公子重耳爲君。後人有詩云：

「只疑屠岸來求救，誰料奸謀呂卻爲。強中更有強中手，一人行詐九人危。」

平鄭父款待衆人，盡醉而別。屠岸夷私下回報卻蒞，說曰：「汝言無據，必得鄭父手書，方可正罪。」夷次夜再至鄭父之家，索其手書，往迎重耳。鄭父已寫就了，簡後署名，共是十位，其九人俱先有花押，第十屠岸夷也。夷亦請筆書押。鄭父緘封，停留交付夷手，屬他「小心在意，不可漏泄」。屠岸夷得書，如獲至寶。一逕投卻蒞家，呈上。蒞看，蒞乃匿夷於家，將書懷於袖中。同呂餒甥往見國舅，射備言如此如此。若不早除，變生不測。」射夜叩宮門，見了惠公，細述平鄭父之謀。明日早朝，便可面正其

罪，以手書爲證。」

次日，惠公早朝，呂卻……等預伏武士於壁衣之內，百官行禮已畢，惠公召平鄭父問曰：「知汝欲逐寡人而迎重耳，寡人敢請其罪。」鄭父方欲致辯，卻芮使劍大喝曰：「汝遣屠岸夷將手書迎重耳，賴吾君洪福，屠岸夷已被吾等伺候於城外，拿下搜出其書，同事共是十人，今屠岸夷已招出，汝等不必辯矣。」惠公將原書擲於案下，呂飴甥拾起，按簡呼名，命武士擒下。只有共華告假在家未到，另行捕拿。見在八人，面面相覷，真個是有口難開，無地可入。惠公喝曰：「押出朝門斬首！」內中賈華大呼曰：「臣先年奉命伐屈，曾有私放吾君之功，求免一死可乎？」呂飴甥曰：「汝事先君，而私放吾主，今事吾主，復私通重耳，此反覆小人，速宜就戮！」賈華語塞，八人束手受刑。

却說共華在家，聞鄭父等事洩被誅，即忙拜辭家廟，欲赴朝中領罪。其弟共賜謂曰：「往則就死，盍逃乎？」共華曰：「平大夫之入，吾實勸之，陷人於死，而已獨生，非丈夫也。吾非不愛生，不敢負平大夫耳。」遂不待捕至，疾趨入朝，請死。惠公亦斬之。平約聞父遭誅，飛奔秦國逃難。惠公欲盡誅里平諸大夫之族，卻芮曰：「罪人不孥，」古之制也，亂人行誅，足以儆衆矣。何必多殺，以懼衆心？惠公乃赦各族不誅，進屠岸夷爲中大夫，賞以負蔡之田三十萬。

却說平約至秦，見了穆公，伏地大哭，穆公問其故，平約將其父始末及被害緣由，細述一邊。乃獻策曰：「晉侯背秦之大恩，而修國之小怨，百官皆懼，百姓不服。若以偏師往伐，其衆必內潰，廢置惟君所欲耳。」穆公問於羣臣，蹇叔對曰：「以平約之言而伐晉，是助臣伐君，於義不可。」百里奚曰：「若百姓不服，必有內變，君且俟其變而圖之。」穆公曰：「寡人亦疑此言，彼一朝而殺九大夫，豈衆心不附，而能如此？况兵無內應，可必有功乎？」平約遂留仕秦爲大夫。——時晉惠公之二年，周襄王之三年也。

是年周王子帶，以賂結好伊維之戎，使戎伐京師，而已從中應之。戎遂入寇，圍王城。周公孔與召伯廖，悉力固守，帶不敢出會戎師。襄王遣使告急於諸侯，秦穆公晉惠公皆欲結好周王，各率師伐戎以救周。戎知諸侯兵至，焚掠東門而去。惠公與穆公相見，面有慚色。惠公又接得穆公密書，書中數晉侯無禮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許多不是……「勸他速改前非，不失舊好。」惠公遂有疑秦之心，急急班師。平約果勸穆公夜襲晉師，穆公曰：「同爲勤王而來，雖有私怨，未可動也。」乃各歸其國。

時齊桓公亦遣管仲將兵救周，聞戎兵已解，乃遣人詰責戎主，戎主懼齊兵威，使人謝曰：「我諸戎何敢犯京師，爾甘叔招我來耳。」襄王於是遂王子帶，子帶出奔齊國，戎主使人詣京師，請罪求和。襄王許之。襄王追念管仲定位之功，今又有和戎之勞，

乃大饗管仲，待以上卿之禮。管仲對曰：「有國高二子在，臣不敢當。」再三謙讓，受下卿之禮而還。

是冬，管仲病，桓公親往問之，見其瘠甚，乃執其手曰：「仲父之疾甚矣，不幸而不起，寡人將委政於何人？」——時寧戚賓須無先後俱卒——管仲嘆曰：「惜哉乎，寧戚也——」桓公曰：「寧戚之外，豈無人乎？吾欲任鮑叔牙，何如？」仲對曰：「鮑叔牙君子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人善惡過於分明，夫好善可也，惡惡已甚，人誰堪之？鮑叔牙見人之一惡，終身不忘，是其短也。」

桓公曰：「陽朋何如？」仲對曰：「庶乎可矣。陽朋不恥下問，居其家不忘公門。」言畢，喟然嘆曰：「天生陽朋，以爲夷吾舌也，身死，舌安得獨存？恐君之用陽朋不能久耳！」桓公曰：「然則易牙何如？」仲對曰：「君卽不問，臣亦將言之。彼易牙，豎刁，開方，三人必不可近也！」桓公曰：「易牙烹其子以適寡人之口，是愛寡人勝於愛子，尚可疑耶？」仲對曰：「人情莫愛其子，其子且忍之，何有於君？」桓公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於寡人，以寡人之愛幸之也，父母死不奔喪，是愛寡人勝於父母，無可疑矣。」仲對曰：「人情莫親於父母，其父母且忍之，父何有於君……且千乘之封人，之大欲也，棄千乘而就君，其所望有過於千乘者矣。公必去之勿近，近必亂國。」桓公曰：「此三人者，事寡人久矣，仲父平日何不聞一言乎？」仲對曰：「臣之不言，將以適君之意也。譬之於水，臣爲之隄防焉，勿令泛溢，今隄防去矣，將有橫流之患，君必遠之。」桓公默然而退。

畢竟管仲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秦晉大戰龍門山

穆姬登臺要大赦

話說管仲於病中，囑桓公斥遠易牙、豎刁、開方三人，薦陽朋爲政，左右有聞其言者，以告易牙。易牙見鮑叔牙謂曰：「仲父之相，叔所薦也，今仲病，君往問之，乃言『叔不可以爲政』，而薦陽朋，吾意甚不平焉。」鮑叔牙笑曰：「是乃牙之所以薦仲也，仲忠於爲國，不私其友——夫使牙爲司寇，驅逐佞人，則有餘矣；若使當國爲政，卽爾等何所容身乎？」易牙大慚而退。

踰一日，桓公復往視仲，仲已不能言，鮑叔牙、陽朋，莫不垂淚。是夜，仲卒，桓公哭之慟曰：「哀哉！仲父，是天折吾臂也。」使上卿高虎董其喪，殯葬從厚，生前采邑，悉與其子，令世爲大夫。易牙謂大夫伯氏曰：「昔君奪子駢邑三百，以賞仲之功，今仲父已亡，子何不言於君，而取還其邑？吾當從旁助子。」伯氏泣曰：「吾惟無功，是以失邑，仲雖死，仲之功尚在也，吾何面目求邑於君乎？」易牙嘆曰：「仲死，猶能使伯氏心服，吾儕真小人矣！」

且說桓公念管仲遺言，乃使公孫隰朋爲政。未一月，隰朋病卒。桓公曰：「仲父其埋人乎？何以知朋之用於吾不久也？」於是使鮑叔牙代朋之位。牙固辭。桓公曰：「今舉朝無過於卿者，卿欲讓之何人？易牙對曰：『臣之好善惡惡，君所知也。君必用臣，請遠易牙，豎刁開方，乃敢奉命。』」桓公曰：「仲父固言之矣，寡人敢不從子。」即日罷斥三人，不許入朝相見。鮑叔牙乃受事。時有淮夷侵犯，杞國杞人告急於齊。齊桓公合宋魯陳衛鄭許曹七國之君，親往救杞，遷其都於緣陵。諸侯尙從齊之令，以能用鮑叔，不改管仲之故也。

話分兩頭，却說晉自惠公即位，連歲麥禾不熟，至五年，復大荒，倉廩空虛，民間絕食。惠公欲乞糴於他邦，思想惟秦比鄰地近，且婚姻之國——但先前負約未償，不便開言。卻蒞進曰：「吾非負秦約也，特告緩其期耳。若乞糴而秦不與，秦先絕我，我乃負之有名矣。」惠公曰：「卿言是也。」乃使大夫慶鄭持寶玉於秦，告糴。穆公集羣臣計議：「晉許五城不與，今因餓乞糴，當與之否？」蹇叔百里奚同聲對曰：「天災流行，何國無之？救災恤鄰，理之常也。順理而行，天必福我。」穆公曰：「吾之施於晉已重矣。」公孫枝對曰：「若重施而獲報，何損於秦？其或不報，曲在彼矣。民憎其上，孰與我敵？君必與之。」平豹思念父仇，攘臂言曰：「晉侯無道，天降之災，乘其饑而伐之，可以滅晉。此機不可失。」繇余曰：「仁者不乘危以邀利，智者不撓倖以成功。」與之爲當。穆公曰：「負我者晉君也，饑者晉民也，吾不忍以君故遷禍於民。」於是運粟數萬斛於渭水，直達河汾，雍絳之間，舳舻相接。命曰「泛舟之役」，以救晉之饑。晉人無不感悅。史官有詩稱穆公之善云：

「晉君無道致天災，雍絳紛紛送粟來。誰肯將恩施怨者，穆公德量果奇哉！」

明年冬，秦國年荒，晉反大熟。穆公謂蹇叔百里奚曰：「寡人今日乃思二卿之言也。豐凶互有，若寡人去冬過晉之糴，今日歲飢，亦難乞於晉矣。」平豹曰：「晉君貪而無信，雖乞之，必不與。」穆公不以爲然，乃使冷至，亦齎寶玉如晉，告糴。惠公將發河西之粟，以應秦命。卻蒞進曰：「君與秦粟，亦將與秦地乎？」惠公曰：「寡人但與粟耳，豈與地哉？」蒞曰：「君之與粟爲何？」惠公曰：「亦報其泛舟之役也。」蒞曰：「如以泛舟爲秦德，則昔年納君，其德更大。君舍其大而報其小，何哉？」慶鄭曰：「臣去歲奉命乞糴於秦，秦君一諾無辭，其意甚美。今乃閉糴不與，秦怨我矣。」呂飴甥曰：「秦與晉粟，非好晉也，爲求地也。不與粟而秦怨，與粟而不與地，秦亦怨均之怨也，何爲與之？」慶鄭曰：「幸人之災不仁，背人之施不義，不仁不義，何以守國？」韓簡曰：「鄭之言是也，使去歲秦閉我糴，君意如何？」蹇叔曰：「去歲天饑，晉以授秦，秦弗知取而貸我粟，是其愚也。今歲天饑，秦以授晉，晉奈何逆天而不取，以臣愚意，不如約會梁伯，乘機伐秦，共分其地，是爲上策。」惠公從蹇叔之言，乃辭冷至曰：「敝邑連歲飢饉，百

姓流離；今冬稍稔，流亡者漸歸故里，僅能自給，不足以相濟也。」冷至曰：「寡君念婚姻之誼，不責地，不閉糴，固曰：『同患相恤也。』寡君濟君之急，而不得報於君，下臣難以復命。」呂飴甥，卻芮大噶曰：「汝前與平鄭父合謀，以重幣誘我，幸天破奸謀，不隕汝計。今番又來饒舌，可歸語汝君，要食晉粟，除非用兵來取！」冷至含憤而退。慶鄭出朝，謂太史郭偃曰：「晉侯背德怒鄰，禍立至矣！」郭偃曰：「今秋沙鹿山崩，草木俱偃，夫山川國之主也，晉將有亡國之禍，其在此乎？」史臣有詩譏晉惠公云：

「泛舟遠道，賑飢窮，偏遇秦，飢意不同，自古負恩人不少，無如晉惠負秦公。」

冷至回復秦君言：「晉不與秦粟，反欲糾合梁伯，共興伐秦之師。」穆公大怒曰：「人之無道，乃至出於意料，若此，寡人將先破梁，而後伐晉。」百里奚曰：「梁伯好土功，國之曠地，皆築城建室，而無民以實之，百姓胥怨，此其不能助晉明矣。晉君雖無道，而呂卻俱彊力自任，若起絳州之衆，必然震驚西鄙。兵法云：『先發制人。』今以君之賢，諸大夫之任命，往聲晉侯負德之罪，勝可必也。因以餘威乘梁之敝，如振槁葉耳！」

穆公然之，乃大起三軍，留蹇叔、繇余、輔太子登守國，孟明視引兵巡邊，彈壓諸戎。穆公同百里奚親將中軍，西乞術、白乙、丙保駕，公孫枝將右軍，公子繫將左軍，共車四百乘，浩浩蕩蕩，殺奔晉國來。晉之西鄙告急於惠公，惠公問於羣臣曰：「秦無故興兵犯界，何以禦之？」慶鄭進曰：「秦兵爲主上背德之故，是以來討，何謂無故？依臣愚見，只宜引罪請和，割五城以全信，免動干戈。」惠公大怒曰：「以堂堂千乘之國，而割地求和，寡人何面目爲君哉？」喝令：「先斬慶鄭，然後發兵迎敵。」虢射曰：「未出兵，先斬將，於軍不利，姑赦令從征，將功折罪。」惠公准奏。

當日大閱軍馬，選六百乘，命卻步、楊家僕、徒、慶鄭、蛾析、分將左右，已與虢射居中軍調度，屠岸夷爲先鋒。離絳州望西進發。一晉侯所駕之馬，名曰「小駟」，乃鄭國所獻，其馬身材小巧，毛鬣潤澤，步驟安穩，惠公平昔甚愛之。慶鄭又諫曰：「古者出征大事，必乘本國出產之馬。其馬生在本土，解人心意，安其教訓，服習道路，故遇戰隨人所使，無不如志。今君臨大敵，而乘異產之馬，恐不利也。」惠公叱曰：「此吾慣乘，汝勿多言！」

却說秦兵已渡河東，三戰三勝，守將皆奔竄，長驅而進，直至韓原下寨。晉惠公聞秦軍至韓，乃蹙額曰：「寇已深矣，奈何？」慶鄭曰：「君自招之，又何問焉？」惠公曰：「鄭無禮可退。」晉兵離韓原十里下寨，使韓簡往探秦兵多少，簡回報曰：「秦師雖少於我，然其鬪氣十倍於我。」惠公曰：「因故」簡對曰：「君始以秦近而奔梁，繼以秦援而得國，又以秦賑而免饑，三受秦施而無一報，君臣積憤，是以來伐。三軍皆有責負之心，其氣銳甚，豈止十倍而已？」惠公慍曰：「此乃慶鄭之語，定伯亦爲此言乎？」

步揚……等一齊就縛，已歸大寨去了。韓簡領足曰：「獲秦君猶可相抵，慶鄭誤我矣！」梁繇靡曰：「君已在此，我輩何歸？」遂與韓簡各棄兵仗，來投秦寨，與惠公做一處。

再說：那壯士三百餘人，救了秦穆公，又救了西乞術，秦兵乘勝掩殺，晉兵大潰。——龍門山下尸積如山，六百乘得脫者，十分中之二三耳。——慶鄭聞晉君見擒，遂偷出秦軍，遇蛾析被傷在地，扶之登車，同回晉國。髡翁有詩，咏韓原大戰之事，詩曰：

「龍門山下嘆輿尸，只爲昏君不報施，善惡兩家分勝敗，明明天道豈無知！」

却說秦穆公還於大寨，謂百里奚曰：「不聽井伯之言，幾爲晉笑。」那壯士三百餘人，一齊到營前叩首，穆公問曰：「汝等何人，乃肯爲寡人出死力耶？」壯士對曰：「君不記昔年亡善馬乎？吾等皆食馬肉之人也。」原來穆公會出獵於梁山，夜失良馬，數匹，使吏求之，尋至岐山之上，有野人三百餘，羣聚而食馬肉，吏不敢驚之，趨報穆公，「速遣兵往捕，可盡得。」穆公嘆曰：「馬已死矣，又因而殺人，百姓將謂寡人責畜而賤人也。」乃索軍中美酒數十甕，使人齎往岐下，宣君命而賜之，曰：「寡君有言：『食良馬肉，不飲酒傷人，今以美酒賜汝。』」野人叩頭謝恩，分食其酒，齊嘆曰：「盜馬不罪，更慮我等之傷，而賜以美酒，君之恩大矣，何以報之？」至是聞穆公伐晉，三百餘人，皆舍命趨至韓原，前來助戰，恰遇穆公被圍，一齊奮勇救出，真個是：

「種瓜得瓜，種豆報豆，施薄得薄，施厚報厚，有施無報，何異禽獸！」

穆公仰天嘆曰：「野人且有報德之義，晉侯獨何人哉？」乃問衆人中：「有願仕者，寡人能爵祿之。」壯士齊聲應曰：「吾儕野人，但報恩主一時之惠，不願仕也。」穆公各贈金帛，野人不受而去。穆公嘆息不已，後人有詩云：

「韓原山下兩交鋒，晉甲重重困穆公，當日若誅收馬士，今朝焉得出樊籠！」

穆公點視將校，不缺一，不見白乙丙一人，使軍士遍處搜尋，聞土窟中有呼聲，趨往視之，乃是白乙丙與屠岸夷相持滾入窟中，各各力盡氣絕，尙扭定不放手。軍士將兩下拆開，拾放兩個車上，載回本寨。穆公問白乙丙，時不能言，有人看見他兩人併命之事，向前奏知如此如此……穆公嘆曰：「兩人皆好漢也。」問左右：「有識晉將姓名者乎？」公子繁就車上觀看，奏曰：「此乃勇士屠岸夷也。臣前弔晉二公子，夷亦奉本國大夫之命來迎，相遇於旅次，是以識之。」穆公曰：「此人可留爲秦用乎？」公子繁曰：「弒卓子，殺里克，皆出其手，今日正當順天行誅。」穆公乃下令將屠岸夷斬首，親解錦袍以覆白乙丙，命百里奚先以溫車載回秦國就醫，丙服藥吐血數斗，半年之後，方纔平復。此是後話。

再說穆公大獲全勝，拔寨都起，使人謂晉侯曰：「君不欲避寡人，寡人今亦不能避君，願至敝邑而請罪焉！」惠公僂首無言。

穆公使公孫枝率車百乘，押送晉君至秦。虢射、韓簡、梁繇、家僕徒、卻步揚、郭偃、郤乞……等皆披髮垢面，草行露宿，相隨如奔喪之儀。穆公復使人弔諸大夫，且慰之曰：「兩君臣謂要食晉粟，用兵來取，寡人之留爾君，聊以致晉之粟耳。敢爲已甚乎？二三子何患無君？勿過威也。」韓簡等再拜稽首曰：「君憐寡君之愚，及於寬政，不爲已甚。皇天后土，實聞君語。臣等敢不拜賜。」

秦兵回至雍州界上，穆公集羣臣議曰：「寡人受上帝之命，以平晉亂，而立夷吾。今晉君背寡人之德，即得罪於上帝也。寡人欲用晉君郊祀上帝，以答天貺，何如？」公子繫曰：「君言甚當。」公孫枝進曰：「不可。晉大國也，吾俘虜其民，已取怨矣。又殺其君，以益其忿。晉之報秦，將甚於秦之報晉也。」公子繫曰：「臣意非徒殺晉君已也，且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殺無道而立有道。晉人德我不暇，又何怨焉？」公孫枝曰：「公子重耳，仁人也，父子兄弟，相去一間耳。重耳不肯於父喪爲利，其肯以弟死爲利乎？若重耳不入，別立他人，與夷吾何擇？如其肯入，必且爲弟而仇秦。君廢前德於夷吾，而樹新仇於重耳，臣竊以爲不可。」穆公曰：「然則逐之乎？囚之乎？抑復之乎？」三者孰利？」公孫枝對曰：「囚之一匹夫耳，於秦何益？逐之必有謀納者，不如復之。」穆公曰：「不喪功乎？」枝對曰：「臣意亦非徒復之已也，必使歸吾河東五城之地，又使其世子圉爲質於吾國，然後許成焉。如是，則晉君終身不敢惡秦，且異日父死子繼，吾又以爲德於國，晉世世戴秦，利孰大乎？」穆公曰：「子桑之算及於數世矣。」乃安置惠公於靈臺山之離宮，以千人守之。

穆公發遣晉侯，方欲起程，忽見一班內侍，皆服衰絰而至。穆公意謂有失人之變，方欲問之，那內侍口述夫人之命曰：「上天降災，使秦晉兩君，棄好卽戎，晉君之獲，亦婢子之羞也。若晉君朝入，則婢子朝夕入，則婢子夕死。今特使內侍以喪服迎君之師，若赦晉侯，猶赦婢子，惟君諒之。」穆公大驚，問：「夫人在宮作何狀？」內侍奏曰：「夫人自聞晉君見獲，便攜太子服喪，服徒步出宮，至於後園崇臺之上，立草舍而居。臺下俱積薪數十層，送燹殮者，履薪上下分付：「只待晉君入城，便自殺於臺上。縱火焚吾屍，以表兄弟之情也。」」穆公嘆曰：「子桑勸我勿殺晉君，不然幾喪夫人之命矣。」於是使內侍去其衰絰，以報穆姬曰：「寡人不日歸晉侯也。」穆姬方纔回宮，內侍跪而問曰：「晉侯見利忘義，背晉君之約，又負君夫人之托，今日乃自取囚辱，夫人何爲哀痛如此？」穆姬曰：「吾聞「仁者雖怨不忘親，雖怒不棄禮。」若晉侯遽死於秦，吾亦與有罪矣。」內侍無不稱君夫人之賢德。

畢竟晉侯如何回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晉惠公怒殺慶鄭

介子推割股啖君

話說晉惠公囚於靈臺山，只道穆姬見怪，全不知襄經逆君之事，遂謂韓簡曰：『昔先君與秦議婚時，史蘇已有「西鄰責言，不利婚媾」之占，若從其言，必無今日之事矣。』簡對曰：『先君之敗德，豈在婚秦哉？——且秦不念婚姻，君何以得入，而又伐，以好成仇，秦必不然，君其察之。』惠公嘿然未幾，穆公使公孫枝至靈臺山問候，晉侯許以復歸。公孫枝曰：『敝邑羣臣，無不欲甘心於君者，寡君獨以君夫人登臺請死之故，不敢傷婚姻之好。前約河外五城，可速交割，再使太子圉為質，君可歸矣。』惠公方纔曉得穆姬用情，慚愧無地，即遣大夫卻乞歸晉，分付呂省以割地質子之事。省特至王城，會秦穆公，將五城地圖及錢穀戶只之數獻之，情願納質歸君。穆公問：『太子如何不到？』省對曰：『國中不和，故太子暫留敝邑，俟寡君入境之日，太子即出境矣。』穆公曰：『晉國為何不和？』省對曰：『君子自省其非，惟思感秦之德，小人不知其罪，但欲報秦之仇，以此不和也。』穆公曰：『汝國猶望君之歸乎？』省對曰：『君子以為必歸，便欲送太子以和秦，小人以為必不歸，堅欲立太子以拒秦，然以臣愚見，執吾君可以立威舍吾君，可以見德德兼濟，此伯主之所以行乎諸侯也，傷君子之心而激小人之怒，於秦何益，前功而墮伯業，料君之必不然矣。』穆公笑曰：『寡人意與餽甥正合。』命孟明往定五城之界，設官分守，遷晉侯於郊外之公館，以賓禮待之，饋以七牢。遣公孫枝引兵回呂省發送晉侯歸國——凡牛羊豕各一，謂之一牢——七牢禮之厚者，此乃穆公修好之意也。

惠公自九月戰敗囚於秦，至十一月纔得釋，與難諸臣一同歸國，惟虢射病死於秦，不得歸。蛾蜋聞惠公將入，謂慶鄭曰：『子以救君誤韓簡，君是以被獲，今君歸，子必不免。蓋奔他國以避之。』慶鄭曰：『軍法「兵敗當死，將為虜當死」——况誤君而貽以大辱，又罪之甚者，君若不還，吾亦將率其家屬以死於秦。况君歸矣，乃令失刑乎？吾之留此，將使君行法於我，以快君之心，使人臣知有罪之無所逃也，又何避焉？』蛾蜋嘆息而去。

惠公將至絳，太子圉率領狐突卻芮慶鄭蛾蜋督司馬說寺人勃鞞……等出郊迎接，惠公在車中，望見慶鄭，怒從起心，使家僕徒召之來前，問曰：『鄭何敢來見寡人？』慶鄭對曰：『君始從臣言，報秦之施，必以伐，繼從臣言，與秦講和，必不戰。二從臣言，不乘小駟，必不敗，臣之忠於君也，至矣，何為不見？』惠公曰：『汝今日尚有何言？』慶鄭對曰：『臣有死罪三：有忠言而不能使君必聽，罪之一也；卜車右吉，而不能使君必用，罪之二也；以救君召二三子，而不能使君必不為人擒，罪之三也。臣請受刑，以明臣』

罪。」惠公不能答，使梁繇靡代數其罪。梁繇靡曰：「鄭所言皆非死法也；鄭有死罪三，汝不自知乎？君在泥濘之中，急而呼汝，汝不顧，一宜死；我幾獲秦君，汝以救君誤之，二宜死；二三子俱受執縛，汝不力戰，不面傷，全身逃歸，三宜死。」慶鄭曰：「三軍之士皆在此，聽鄭一言，有人能坐以待刑，而不能力戰而傷者乎？」蛾督諫曰：「鄭死不避刑，可謂勇矣；君可赦之，使報韓原之仇。」梁繇靡曰：「戰已敗矣，又用罪人以報其仇，天下不笑晉爲無人乎？」家僕徒亦諫曰：「鄭有忠言三，可以贖死，與其殺之以行君之法，不若赦之以成仁之仁。」梁繇靡又曰：「國所以強，惟法行也；失刑亂法，誰復知懼不誅鄭，今後再不能用兵矣。」惠公顧司馬說，速行刑。慶鄭引頸受戮。薛仙有詩嘆惠公器量之淺，不能容一慶鄭也。詩曰：

「閉籬誰教負泛舟，反容奸佞殺忠謀。惠公漏急無君德，只合靈臺永作囚。」

梁繇靡當時圍住秦穆公，自謂必獲，却被慶鄭呼云：「急救主公。」遂棄之而去。以此深恨慶鄭，必欲誅之。誅鄭之時，天昏地慘，日色無光，諸大夫中多有流涕者。蛾督請其屍葬之，曰：「吾以報載我之恩也。」惠公既歸國，遂使世子圍隨公孫枝入秦爲質，因請屠岸夷之屍，葬以上大夫之禮，命其子嗣爲中大夫。

惠公一日謂卻芮曰：「寡人在秦三月，所憂者爲重耳，恐其乘變求入，今日纔放心也。」卻芮曰：「重耳在外，終是心腹之疾，必除了此人，方絕後患。」惠公問：「何人能爲寡人殺重耳者？」寡人不吝重賞。卻芮曰：「寺人勃鞞，向年伐蒲，曾斬重耳之衣袂，常恐重耳入國，或治其罪，君若殺重耳，除非此人可用。」惠公乃召勃鞞，密告以殺重耳之事。勃鞞對曰：「重耳在翟十二年矣，翟人伐咎如，獲其二女，曰叔隗、季隗，皆有美色。以季隗妻重耳，而以叔隗妻趙衰，各生有子。君臣安於室家之樂，無復慮我之意。臣今往伐，翟人必助重耳，與兵拒戰，勝負未卜，願得力士數人，微行至翟，乘其出遊，刺而殺之。」惠公曰：「此計大妙。」遂與勃鞞黃金百鎰，使購求力士，自去行事。限汝三日內，便要起身，事畢之日，當加重用。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爲；若要不聞，除非莫言。」惠公所託，雖是勃鞞一人，內侍中多有聞其謀者。狐突聞勃鞞揮金如土，購求力士，心懷疑惑，密地裏訪問其故。那狐突是老國舅，那個內侍不相熟，不免把這密謀，來洩漏於狐突之耳。狐突大驚，即時密寫一信，遣人星夜往翟，報與公子重耳知道。

却說重耳是日，正與翟君田獵於涓水之濱，忽有一人冒圍而入，求見狐氏兄弟，說：「有老國舅家書在此。」狐毛、狐偃曰：「吾父素不通外信，今有家書，必然國中有事。」即召其人至前，那人呈上書信，叩了一頭，轉身就走。毛偃心疑，啓函讀之。書中云：「主公謀刺公子，已遣寺人勃鞞，限三日內起身。汝兄弟稟知公子，速往他國，無得久延取禍。」二狐大驚，將書稟知重耳。重耳

曰：『吾妻子皆在此，此吾家矣。欲去將何之？』狐偃曰：『吾之適此，非以營家。將以圖國也。以力不能適遠，故暫休足於此。今爲日已久，宜徙大國。勃鞞之來，殆天遣之，以促公子之行乎？』重耳曰：『卽行，適何國爲可？』狐偃曰：『齊侯雖耄，伯業尙存。收恤諸侯，錄用賢士。今管仲隰朋新亡，國無賢佐，公子若至齊，齊侯必然加禮。倘晉有變，又可借齊之力，以圖復也。』

重耳以爲然，乃罷獵歸，告其妻季隗曰：『晉君將使人行刺於我，恐遭毒手，將遠適大國，結連秦楚，爲復國之計。子宜盡心撫育二子，待我二十五年不至，方可別嫁他人。』季隗泣曰：『界子志在四方，非妾敢留——然妾今二十五歲矣，再過二十五年，妾當老死，尙嫁人乎？妾自當待子，子勿慮也。』趙衰亦屬付叔隗，不必盡述。

次早，重耳命壺叔整頓車乘，守藏小吏頭須收拾金帛，正分付間，只見狐毛狐偃倉皇而至，言：『父親老國舅見勃鞞受命，次日卽便起身，誠怒公子未行，難以隄防。不及寫書，又遣能行快走之人，星夜趕至，催促公子速速逃避，勿淹時刻。』重耳聞言，大驚曰：『鞞來何速也？』不及裝束，遂與二狐徒步出於城外。壺叔見公子已行，止備犢車一乘，追上與公子乘坐。趙衰白季諸人，陸續趕上，不及乘車，都是步行。重耳問：『頭須如何不來？』有人說：『頭須席捲藏中所有，逃走不知去向了。』重耳已失窠巢，又沒盤費，此時情緒好不愁悶，事已如此，不得不行。正是：『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公子出城半日，翟君始知欲贈資裝，已無及矣。有詩爲證。

「流落夷邦十二年，困籠伏螯未升天；豆箕何事相煎急？道路於今又播遷。」

却說惠公原限寺人勃鞞三日內起身，往翟幹事，如何次日便行？那勃鞞原是個寺人，專以獻勤取寵爲事，前番獻公差他伐蒲，失了公子重耳，僅割取衣袂而回，料想重耳必然銜恨。今番又奉惠公之差，若能够殺却重耳，不惟與惠公立功，兼可除自己之患，故此糾合力士數人，先期疾走，正要公子不知防備，好去結果他性命。誰知老國舅兩番迭信，漏洩其情，比及勃鞞到翟，訪問公子消息，公子已不在了。翟君亦爲公子面上，分付關津，凡過往之人，加意盤詰，十分嚴緊。勃鞞在晉國，還是個近侍的宦者，今日爲殺重耳而來，做了奸人刺客之流，若被盤詰，如何答應？因此過不得翟國，只此快快而回，復命於惠公。惠公沒法，只得暫時擱起。

再說公子重耳，一心要往齊國，却先要經繇衛國。這是「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重耳離了翟境，一路窮苦之狀，自不必

說。數日，至於衛界，關吏叩其來歷，趙衰曰：『吾主乃晉公子重耳，避難在外，今欲往齊，假道於上國耳。』吏聞關延入，飛報衛侯。上卿寧速，請迎之入城。衛文公曰：『寡人立國楚丘，並不會借晉人半臂之力，衛晉雖爲同姓，未通盟好。况出亡之人，何關

輕重若迎之，必當設宴贈賄，費多少事不如逐之。」乃分付守門閽者，不許放晉公子入城。重耳乃從城外而行。魏犇、顛頡進曰：「衛燬無禮，公子宜臨城責之。」趙衰曰：「蛟龍失勢，比於蚯蚓。公子且宜含忍，無徒責禮於他人也。」犇頡曰：「既彼不盡主人之禮，剽掠村落，以助朝夕，彼亦難怪我矣。」重耳曰：「剽掠者謂之盜，吾寧忍餓，豈可行盜賊之事乎？」

是日公子君臣，尚未早餐，忍飢而行。看看過午，到一處地名五鹿，見一夥田夫同飯於隴上。重耳令狐偃問之求食。田夫問：「客從何來？」偃曰：「吾乃晉客，車上者乃吾主也，遠行無願，求一餐。」田夫笑曰：「堂堂男子，不能自資，而問吾求食耶？吾等乃村農，飽食方能荷鋤，焉有餘食及於他人？」偃曰：「縱不得食，乞賜一食器。」田夫乃喜以土塊與之曰：「此土可爲器也。」魏犇大罵：「村夫焉敢辱吾！」奪其食器擲而碎之。重耳亦大怒，將加鞭撻。偃急止之曰：「得飯易，得土難。土地國之基也。天假手野人，以土地授公子，此乃得國之兆，又何怒焉？公子可降拜受之。」重耳果依其言，下車拜受。田夫不解其意，乃羣聚而笑曰：「此誠癡人耳！」後人有詩曰：

「土地應爲國本基，皇天假手慰艱危；高明子犯窺先兆，田野愚民反笑癡。」

再行約十餘里，從者飢不能行，乃休於樹下。重耳飢困，枕狐毛之膝而臥。狐毛曰：「子餘尚攜有壺餐，其行在後，可俟之。」魏犇曰：「雖有壺餐，不餒一人之食，料無存矣。」衆人爭採糜微，資食。重耳不能下咽，忽見介子推捧肉湯一盃，以進。重耳食之而美。食畢，問：「此處何從得肉？」介子推曰：「臣之股肉也。」臣聞：「孝子殺身以事其親，忠臣殺身以事其君。」今公子乏食，臣故割股以餽公子之腹。」重耳垂淚曰：「亡人累了甚矣，將何以報？」子推曰：「但願公子早歸晉國，以成臣等股肱之義，臣豈望報哉？」得仙有詩贊云：

「孝子重全歸，虧體謂親辱；嗟嗟介之推，割股充君腹；委質稱股肱，腹心同禍福；豈不念親遺忠孝，難兼局彼哉私身家，何以食君祿？」

良久，趙衰始至。衆人問其行遲之故。衰曰：「被棘刺損足脛，故不能前。」乃出竹筍中壺餐，以獻於重耳。重耳曰：「子餘不苦飢耶？何不食？」衰對曰：「臣雖飢，豈敢背君而自食耶？」狐毛戲魏犇曰：「此漿若落子手，在腹中且化矣。」魏犇慚而退。重耳即以壺漿賜趙衰，衰汲水調之，遍食從者。重耳嘆服。

重耳君臣一路覓食，半飢半飽，至於齊國。齊桓公素聞重耳賢名，一知公子進關，即遣使往郊，迎入公館，設宴款待。席間問：「公子帶有內眷否？」重耳對曰：「亡人一身不能自衛，安能攜家乎？」桓公曰：「寡人獨宿之宵，如度一年。公子絀在行旅，而無

人以待巾櫛，寡人爲公子憂之。」於是擇宗女中之美者，納於重耳。贈馬二十乘——自是從行之衆，皆有車馬——桓公又使廩人致粟，庖人致肉，日以爲常。重耳大悅，嘆曰：「向聞齊侯好賢禮士，今始信之，其成伯不亦宜乎！」——其時周襄王之八年，乃齊桓公之四十二年也。

桓公自從前歲委政鮑叔牙，一似管仲遺言，將豎刁、雍巫、開方三人逐去，食不甘味，夜不安寢，口無謔語，而無笑容。長衛姬進曰：「君逐豎刁、諸人，而國不加治，容顏日悴，意者左右使令不能體君之心，何不召之？」桓公曰：「寡人亦思念此三人——但已逐之，而又召之，恐拂鮑叔牙之意也。」長衛姬曰：「鮑叔牙左右，豈無給使令者？君老矣，奈何自苦如此？君但以調味，先召易牙，則開方豎刁，可不煩而招之也。」桓公從其言，乃召雍巫和五味。鮑叔牙諫曰：「君豈忘仲父遺言乎？奈何召之？」桓公曰：「此三人有益於寡人，而無害於國，仲父之言，無乃太過。」遂不聽叔牙之言，并召開方豎刁，三人同時皆令復職，給事左右。鮑叔牙憤鬱發病而死，齊事從此大壞矣。後來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晏娥兒踰牆殉節

羣公子大鬧朝堂

話說齊桓公背了管仲之言，復用豎刁、雍巫、開方三人，鮑叔牙諫諍不從，發病而死。三人益無忌憚，欺桓公老耄無能，遂專權用事。順三人者不賈亦富，逆三人者不死亦逐。這話且攔過一邊。

且說是時有鄭國名醫，姓秦名緩，字越人，寓於齊之盧村，因號「盧醫」。少時開邸舍，有長桑君來寓，秦緩知其異人，厚待之，不責其直。長桑君感之，授以神藥，以上池水服之，眼目如鏡，暗中能見鬼物。——雖人在隔牆，亦能見之——以此視人病證，五臟六腑，無不洞燭，特以診脈爲名耳。——古時有個扁鵲，與軒轅皇帝同時，精於醫藥，人見盧醫手段高強，遂比之古人，亦號爲扁鵲先生。扁鵲曾遊魏國，適值魏太子暴斃而死，扁鵲過其宮中，自言能醫，內侍曰：「太子已死矣，安能復生？」扁鵲曰：「請試之。」內侍報知魏公，魏公流淚沾襟，延扁鵲入視，扁鵲教其弟子陽膚，用砭石針之，須臾，太子甦，更進以湯藥，過二旬復故。世人共稱扁鵲有回生起死之術。

扁鵲周遊天下，救人無數。一日，遊至臨淄，謁見齊桓公，奏曰：「君有病在腠理，不治將深。」桓公曰：「寡人不會有疾。」扁鵲出，後五日復見，奏曰：「君病在血脉，不可不治。」桓公不應。後五日，又見奏曰：「君之病已在腸胃矣，宜速治也。」桓公復不應。

扁鵲退，桓公嘆曰：「甚矣醫人之喜於見功也！無疾而謂之有疾。」過五日，扁鵲又求見，望見桓公之色，退而却走，桓公使人問其故，曰：「君之病在骨髓矣，夫腠理、湯熨之所及也，血脈、針砭之所及也，腸胃、酒醪之所及也，今在骨髓，雖司命其奈之何？臣是以不言而退也。」又過五日，桓公果病，使人召扁鵲，其館人曰：「秦先生五日前已束裝而去矣。」桓公懊悔無已。

桓公先有三位夫人，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王姬、徐姬相繼先卒，蔡姬退回蔡國，以下又有如夫人六位，俱因他得君寵愛，禮數與夫人無別，故謂之如夫人。六位各生一子，第一位長衛姬，生公子無虧；第二位少衛姬，生公子元；第三位鄭姬，生公子昭；第四位葛嬴，生公子潘；第五位密姬，生公子商人；第六位宋華子，生公子雍。其餘姜媵有子者尚多，不在六位如夫人之數。那六位如夫人中，惟長衛姬事桓公最久，六位公子中，亦惟無虧年齒最長。桓公嬖臣雍、豎刁，俱與衛姬相善。豎刁因請於桓公，許立無虧為嗣，後又愛公子昭之賢，與管仲商議，在蔡邱會上，囑付宋襄公，以昭為太子。衛公子開方，獨與公子潘相善，亦為潘謀嗣立。公子商人，性喜施予，頗得民心，因母密姬有寵，未免萌覬覦之心，內中只公子雍出身微賤，安分守己。其他五位公子，各樹黨羽，互相猜忌，如五隻大蟲，各藏牙爪，專等人來搏噬。

桓公雖然是個英主，却不道「劍老無芒，人老無剛」。他做了多年的侯伯，志得意滿，且是耽於酒色之人，不是個清心寡慾的，到今日衰耄之年，志氣自然昏惰了。況又小人用事，蒙蔽耳目，但知樂境無憂境，不聽忠言聽諛言，那五位公子，各使其母求為太子，桓公也一味含糊答應，全沒個處分的道理。正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忽然桓公疾病，臥於寢室，雍、豎刁見扁鵲不辭而去，料也難治了，遂與豎刁商議，出一條計策，懸牌宮門，假傳桓公之語，牌上寫道：

「寡人有怔忡之疾，惡聞人聲，不論羣臣子姪，一概不許入宮。著豎刁、緊守宮門，雍、豎刁率領宮甲巡邏，一應國政，俱俟寡人病痊日奏聞。」

豎刁二人，假寫懸牌，把住宮門，單留公子無虧，住長衛姬宮中，他公子問安，不容入宮相見。過三日，桓公未死，豎刁將他左右侍衛之人，不問男女，盡行逐出，把宮門塞斷，又於寢室周圍，築起高牆三丈，內外隔絕，風聲不通，止存牆下一穴，如狗竇一般。早晚使小內侍鑽入，打探生死消息。一面整頓宮甲，以防羣公子之變，不在話下。

再說桓公伏於牀上，起身不得，呼喚左右，不聽得一人答應，光著兩眼，呆呆而看。只見撲踢一聲，似有人自上而墜，須臾推窗入來，桓公睜目視之，乃賤妾晏娥兒也。桓公曰：「我腹中覺餓，正思粥飲，為我取之。」娥兒對曰：「無處覓粥飲。」桓公曰：「得熱水亦可救渴。」娥兒對曰：「熱水亦不可得。」桓公曰：「何故？」娥兒對曰：「易牙與豎刁作亂，守禁宮門，築起三丈高牆，隔

絕內外，不許人通。飲食從何處而來？」桓公曰：「汝如何得至於此？」娥兒對曰：「妾曾受主公一幸之恩，是以不顧性命，隨而至於此，以視君之暝也。」桓公曰：「太子昭安在？」娥兒對曰：「被二人阻擋在外，不得入宮。」桓公嘆曰：「仲父不亦聖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寡人不明，宜有今日。」乃奮氣大呼曰：「天乎！天乎！小白乃如此終乎！」連叫數聲，吐血數口。謂娥兒曰：「我有寵妾六人，子十餘人，無一人在目前者，單只你一人送終，深慚平日未曾厚汝。」娥兒對曰：「主公請自保重，萬一不幸，妾情願以死送君。」桓公嘆曰：「我死若無知則已，若有知，何面目見仲父於地下？」乃以衣袂自掩其面，連嘆數聲而絕。計桓公即位於周莊王十二年之夏五月，薨於周襄王九年之冬十月，在位共四十有二年，壽七十三歲。——潛淵先生有詩單讚桓公好處：

「姬離東遷綱紀亡，首倡列國共尊王；南徵僭楚包茅貢，北啓頑戎朔漢疆。立衛存邢仁德著，定儲明義義聲揚；正而不譎春秋許，五伯之中業最強。」

髯仙又有一絕，嘆「桓公一生英雄，到老沒些結果」：

「四十餘年號方伯，南摧西抑雄無敵；一朝疾臥巫刁狂，仲父原來死不得。」

晏娥兒見桓公命絕，痛哭一場。欲待叫喚外人，奈牆高聲不得達；欲待踰牆而出，奈牆內沒有襯脚之物。左思右想，嘆口氣曰：「吾曾有言：『以死送君』，若殯殮之事，非婦人所知也。」乃解衣以覆桓公之屍，復肩負窗榻二扇，以蓋之，權當掩覆之意。向牀下叩頭曰：「君魂且勿遠去，待妾相隨。」遂以頭觸柱，腦裂而死。——賢哉此婦也！——

是夜，小內侍鑽牆穴而入，見寢室堂柱之下，血泊中挺着一個屍首，驚忙而出，報與巫刁二人曰：「主公已觸柱自盡矣。」巫刁二人不信，使內侍掘開牆垣，二人親自來看，見是個婦人屍，首大驚。內侍中有認得者，指曰：「此晏娥兒也。」再看牙狀之上，兩扇窗榻，掩蓋著，個不言不動，無知無覺的齊桓公，嗚呼哀哉！正不知幾時氣絕的。巫刁便商議發喪之事。雍巫曰：「且慢！必須先定了長公子的君位，然後發喪，庶免爭競。」豎刁以為然。

當下二人同到長衛姬宮中密奏曰：「先公已薨逝矣，以長幼爲序，合當夫人之子；但先公存日，曾將公子昭囑託宋公，立爲太子，羣臣多有知者，倘聞先公之變，必然輔助太子，依臣等之計，莫若乘今夜倉卒之際，即率本宮甲士，遂殺太子，而奉長公子即位，則大事定矣。」長衛姬曰：「我婦人也，惟卿等好爲之。」於是雍巫、豎刁各率宮甲數百，殺入東宮，來擒世子。且說世子昭不得入宮，問疾，悶悶不悅。是夕方挑燈獨坐，恍惚之間，似夢非夢，見一婦人前來謂曰：「太子還不速走，禍立至。」

矣！妾乃曼娥兒也，奉先公之命，特來相報。」昭方欲叩之，婦人把昭一推，如墜萬丈深淵，忽然驚醒，不見了婦人。「此兆甚奇，不可不信。」忙呼侍者取行燈相隨，開了便門，步至上卿高虎之家，急扣其門。高虎迎入，問其來意，公子昭訴稱如此……高虎曰：「主公抱病半月，被奸臣隔絕內外，氣息不通，此夢凶多吉少。夢中口稱「先公」，主公必已薨逝矣。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世子且宜暫出境外，以防不測。」昭曰：「何處可以安身？」高虎曰：「主公曾將世子囑付宋公，今宜適宋，宋公必能相助。虎乃守國之臣，不敢同世子出奔。吾有門下士崔天，見管東門鎖鑰，吾使人分付開門，世子可乘夜出城也……」言之未已，聞人傳報：「宮甲圍了東宮！」赫得世子昭面如土色。高虎使昭變服，與從人一般，羞心腹人相隨，至於東門，傳諭崔天，令開鑰放出世子。崔天曰：「主公存亡未知，吾私放太子，罪亦不免。太子無人侍從，如不棄崔天，願一同奔宋。」世子昭大喜曰：「汝若同行，吾之願也。」當下開了城門，崔天見有隨身車仗，讓世子登車，自己執轡，望宋國急急而去。

話分兩頭，却說巫刁二人，率領宮甲，圍了東宮，遍處搜尋，不見世子昭的縱影，看看敲打四更，雍巫曰：「吾等擅闖東宮，不過出其不意，若還遲至天明，被他公子知覺，先據朝堂，大事去矣。不如且歸宮，擁立長公子，看家情如何，再作道理。」豎刁曰：「此言正合吾意。」

二人收甲，未及還宮，但見朝門大開，百官紛紛而集，不過是高氏、國氏、管氏、鮑氏、陳氏、隰氏、南郭氏、北郭氏、閭邱氏……這一班子孫臣庶，其名也不可盡述。這些眾官員聞說巫刁二人率領許多甲士出宮，料必宮中有變，都到朝房打聽消息。宮內已漏出齊候凶信了，又聞東宮被圍，不消說得，是奸臣乘機作亂——「那世子是先公所立，若世子有失，吾等何面目為齊臣？」三三兩兩，正商議去救護世子，恰好巫刁二人兵轉，眾官員一擁而前，七嘴八張的，都問道：「世子何在？」雍巫拱手答曰：「世子無虧，今在宮中。」眾人曰：「無虧未曾受命冊立，非吾主也，還我世子昭來。」豎刁仗劍大言曰：「昭已逐去了，今奉先公臨終遺命，立長子無虧為君，有不從者，劍下誅之。」眾人憤憤不平，亂嚷亂罵：「都是你這班奸佞，欺死萬生，擅權廢置，你若立了無虧，吾等誓不為臣。」大夫管平挺身出曰：「今日先打死這兩個奸臣，除却禍根，再作商議。」手挺牙笏，望豎刁頂門便打；豎刁用劍架住。眾官員却待上前相助，只見雍巫大喝曰：「甲士們，今番還不動手，平日養你們何幹？」數百名甲士，各挺器械，一齊發作，將眾官員亂砍，眾人手無兵器，況且寡不敵眾，弱不敵強，如何支架得來？正是：「白玉階前為戰地，金鑾殿上見閻王。」

百官死於亂軍之手者，十分之三，其餘帶傷者甚多，俱亂竄出朝門去了。再說巫刁二人，殺散了眾百官，天已大明，遂於宮中扶出公子無虧，至朝堂即位。內侍們鳴鑼擊鼓，甲士環列兩邊，階下拜舞。

稱賀者，剛剛只有雍巫豎刁二人。無虧又慚愧。雍巫奏曰：「大喪未發，羣臣尙未知送舊，安知迎新乎？此事必須召國高二老入朝，方可號召百官，壓服衆人。」無虧准奏，即遣內侍分頭宣召。右卿國懿仲、左卿高虎——這兩位是周天子所命監國之臣，世爲上卿，羣僚欽服，所以召之。——國懿仲與高虎聞內侍將命，知齊候已死，且不具朝服，即時披麻帶孝，入朝奔喪。豎刁二人急忙迎往於門外，謂曰：「今日新君御殿，老夫權且從吉。」國高二老齊聲答曰：「未殯舊君，先拜新君，非禮也。誰非先公之子，老夫何擇？惟能主要者，則從之。」豎刁語塞，國高乃就門外望空再拜，大哭而出。無虧曰：「大喪未殯，羣臣又不服，如之奈何？」豎刁曰：「今日之事，譬如搏虎，有力者勝，主上但據住正殿，臣等列兵兩廡，俟公子有入朝者，即以兵劫之。」無虧從其言，長衛姬盡出本宮之甲，凡內侍悉令軍裝，宮女長大有力者，亦湊甲士之數。豎刁各統一半，分布兩廡，不在話下。

且諗衛公子開方，聞豎刁擁立無虧，謂葛蕙之子潘曰：「太子昭不知何往，若無虧可立，公子獨不可立乎？」乃悉起家丁死士，列營於右殿。密姬之子商人，與少衛姬之子元共議：「同是先公骨血，江山莫不有分，公子潘已據右殿，吾等同據左殿。世子昭若到，大家讓位，若其不來，把齊國四分均分，元以爲然，亦各起家甲，及平素所養門下之士，成隊而來。公子元列營於左殿，公子商人列營於朝門，相約爲犄角之勢。豎刁畏三公子之衆，牢把正殿，不敢出攻。三公子又長豎刁之強，各守軍營，謹防冲突。正是「朝中成敵國，路上絕行人。」有詩爲證：

「鳳閣龍樓虎豹嘶，紛紛戈甲滿丹墀。分明四虎爭殘肉，那個降心肯伏低？」

其時只有公子衛怕事，出奔秦國，夫訖，秦穆公用爲大夫，不在話下。

且說衆官知世子出奔，無所朝宗，皆閉門不出。惟有老臣國懿仲、高虎，心如刀刺，只想解結，未得其策。——如此相持，不覺兩月有餘。高虎曰：「諸公子但知奪位，不思治喪，吾今日當以死爭。」國懿仲曰：「子先入言，我則繼之，同捨一命，以報累朝爵祿之恩可也。」高虎曰：「只我兩人閉口，濟得甚事！凡食齊祿者，莫非臣子，吾等沿門喚集，同至朝堂，且奉公子無虧主喪，何如？」懿仲曰：「立子以長。」立無虧不爲無名。於是分頭四下招呼羣臣，同去哭靈。衆官員見兩位老夫做主，放著膽各具喪服，相率入朝。豎刁攔住問曰：「老夫此來何意？」高虎曰：「彼此相持，無有了期，吾等專請公子主喪而來，無他意也。」刁乃揖虎而進，虎將手一招，國懿仲同羣臣俱入，直至朝堂，告無虧曰：「臣等久聞「父母之恩，猶天地也。」故爲人子者，生則致敬，死則殯葬，未聞父死，不殯而爭富貴者。——且君者臣之表，君既不孝，臣何忠焉？今先君已死六十七日矣，尙未入棺，公子雖御正殿，於心安乎？」言罷，羣臣皆伏地痛哭，無虧亦泣下曰：「孤之不孝，罪通於天，孤非不欲成喪禮，共如元等之見，逼何？」國懿

仲曰：「太子已外奔，惟公子最長，公子若能主喪事，收殮先君，大位自屬公子元等，雖分據殿門，老臣當以義責之，誰敢與公子爭者？」無虧收淚下拜曰：「此孤之願也。」高虎分付雍巫，仍守殿廡。羣公子但衰麻入臨者，便放入宮，如帶挾兵仗者，即時拿住正罪。豎刁先至寢宮，安排殮殮。

却說桓公尸在牀上，日久無人照顧，雖則冬天，血肉狼藉，屍氣所蒸，生蟲如蟻，直散出於牆外。起初衆人尙不知蟲從何來，及入寢室，發開窗櫺，見蟲攢屍骨，無不凄慘。無虧放聲大哭，羣臣皆哭。即日取梓棺盛殮，皮肉皆腐，僅以袍帶裹之，草草而已。惟晏娥兒面色如生，形骸不變。高虎等知爲忠烈之婦，嘆息不已，亦命取棺殮之。高虎等率羣臣奉無虧居主喪之位，衆人各依次哭臨。是夜同宿於柩側。

却說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列營在外。見高國老臣率羣臣喪服入內，不知何事。後聞桓公已殮，羣臣俱奉無虧主喪，戴以爲君，各相傳語，言「高國爲主，吾等不能與爭矣。」乃各散去兵衆，俱衰衣入宮奔喪。兄弟相見，各各大哭。當時若無高國說下無虧，此事不知如何結局也。胡曾先生有詩嘆曰：

「違背忠言寵妾臣，致令骨肉肆紛爭。若非高國行和局，白骨堆成葬不成。」

却說齊世子昭逃奔宋國，見了宋襄公，哭拜於地，訴以雍巫豎刁作亂之事。其時宋襄公乃集羣臣問曰：「昔齊桓公會以公子昭囑託寡人，立爲太子，屈指十年矣，寡人中心藏之，不敢忘也。今巫刁內亂，太子見逐，寡人欲約會諸侯，共討齊罪，納昭於齊，定其君位而返。此舉若遂，名動諸侯，便可倡率會盟，以紹桓公之伯業。卿等以爲何如？」忽有一大臣出班奏曰：「宋國有三不如齊，焉能伯諸侯乎？」襄公視之，其人乃桓公之長子襄公之庶兄，因先年讓國不立，襄公以爲上卿公子目夷字子魚也。襄公曰：「子魚言『三不如齊』，其故安在？」目夷曰：「齊有泰山渤海之險，邛邛即墨之饒，我國小土薄，兵少糧稀，一不如也。齊有高國世卿，以幹其國，有管仲、甯戚、隰朋、鮑叔牙，以謀其事，我文武不具，賢才不登，二不如也。桓公北伐山戎，能兒開道，獵於郊外，委蛇現形，我今年春正月，五星隕地，俱化爲石，二月又有大風之異，六鷁退飛，此乃上而降下，求進反退之象，三不如也。有此三不如齊，自保且不暇，何暇顧他人乎？」襄公曰：「寡人以仁義爲主，不救遺孤，非仁也；受人囑而棄之，非義也。」遂以納太子昭傳檄諸侯，約以來年春正月，共集齊郊。

檄至衛國，衛大夫甯速進曰：「立子以嫡，無嫡立長，禮之當也。無虧年長，且有戍衛之勞，於我有恩，願君勿與。」衛文公曰：「昭已立爲世子，天莫不知之。夫戍衛，私恩也；立世子，公義也；以私廢公，寡人不爲也。」檄至魯國，魯僖公曰：「齊侯託昭

於宋，不託寡人，寡人惟知長幼之序矣，若宋伐無虧，寡人當救之。」

周襄王十年，齊公子無虧元年三月，宋襄公親合衛曹邾三國之師，率世子昭伐齊，屯兵於郊。時雍巫已進位中大夫，爲司馬掌兵權矣。無虧使統兵出城禦敵，豎刁居中調度，高國二卿分守城池。高謂國懿仲曰：「吾之立無虧爲先君之未殯，非奉之也。今世子已至，得宋助，論理則彼順，較勢則彼強。」且巫刁戕殺百官，專權亂政，必爲齊患。不若乘此除之，迎世子奉以爲君，則諸公子絕覬覦之望，而齊有泰山之安矣。」懿仲曰：「易牙統兵駐郊，吾召豎刁，託以議事，因而殺之，率百官奉迎世子，以代無虧之位。吾諒易牙無能爲也。」高虎曰：「此計大妙。」乃伏壯士於城樓，託言機密重事，使人請豎刁相會，正是一做就機關擒猛，安排香餌釣鯨魚。」

不知豎刁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齊納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話說高虎乘雍巫統兵出城，遂伏壯士於城樓，使人請豎刁議事。豎刁不疑，昂然而來。高虎置酒樓中相待，三杯之後，高虎開言：「今宋公糾合諸侯，起大兵送太子到此，何以禦之？」豎刁曰：「已有易牙統兵出郊迎敵矣。」虎曰：「衆寡不敵，奈何？老夫欲借重吾子，以救齊難。」豎刁曰：「刁何能爲？如老夫有差遺，惟命是聽。」虎曰：「欲借子之頭，以謝罪於宋耳。」刁愕然遽起，顧左右喝曰：「還不下手！」壁間壯士突出，執豎刁斬之，虎遂大開城門，使人傳呼曰：「世子已至城外，願往迎者隨我！」國人素惡雍巫，豎刁之爲人，因此不附無虧。見高虎出迎世子，無不攘臂樂從。隨行者何止千人，國懿仲入廟，直叩宮門，求見無虧，奏言：「人心思戴世子，相率奉迎，老臣不能阻當，主公宜速爲避難之計。」無虧問：「雍巫豎刁安在？」懿仲曰：「雍巫勝敗未知，豎刁已爲國人所殺矣。」無虧大怒曰：「國人殺豎刁，汝安得不知？」顧左右欲執懿仲，懿仲奔出朝門，無虧帶領內侍數十人，乘一小車，憤然仗劍出宮下令，欲發丁壯授甲，親往禦敵。內侍輩東喚西呼，國中無一人肯應，反叫出許多冤家出來。正是：

「恩德終須報，冤仇撒不開。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

這些冤家無非是高氏國氏管氏鮑氏寧氏陳氏婁氏東郭氏南郭氏北郭氏公孫氏閻邱氏……衆官員子姪。當初只爲不附無虧，被雍巫豎刁殺害的，其家屬人人含怨，倘個銜冤。今日聞宋君送太子入國，雍巫統兵拒戰，論其私心，巴不得雍巫兵敗，又怕宋國兵到，別有一番殺戮之慘，大家懷著鬼胎。及聞高老相圖殺了豎刁，往迎太子，無不歡喜，都道：「今日天眼放開，齊

帶器械防身，到東門打探太子來信，恰好撞見無虧乘車而至，仇人相見，分外眼睜。一人爲首，衆人相助，各各挺着器械，將無虧圍住。內侍喝道：「主公在此，諸人不得無禮。」衆人道：「那裏是吾主公？」便將內侍亂砍，無虧抵擋不住，急忙下車逃走，亦破衆人所殺，東門鼎沸。却得國懿仲來撫慰一番，衆人方纔分散。懿仲將無虧尸首抬至別館殮殮，一面差人飛報高虎。

再說雍巫正屯兵東崗，與宋相持，忽然軍中夜亂，傳說：「無虧豎刁俱死，高虎相國率領國人，迎接太子昭爲君，吾等不可助逆。」雍巫知軍心已變，心如芒刺，急引心腹數人，連夜逃奔魯國去訖。天明，高虎已到，安撫雍巫所領之衆，直至郊外迎接世子昭與宋衛曹邾四國請和。四國退兵，高虎率世子昭行至臨淄城外，暫停公館，使人報國懿仲整備法駕，同百官出迎。

却說公子元，公子潘聞知其事，約會公子商人一同出郭，率迎新君，公子商人喟然曰：「我等在國奔喪，昭不與哭泣之位，今乃借宋兵威，以少凌長，強奪齊國，於理不順。聞諸侯之兵已退，我等不如各率家甲，聲言爲無虧報仇，遂殺子昭，吾等三人中，憑大臣公議，一人爲君，也免得受宋國節制，滅了先公盟主的志氣。」公子元曰：「若然，當奉官中之令而行，庶爲有名。」乃入宮，稟知長衛姬，衛姬泣曰：「汝能爲無虧報仇，我死無恨矣。」卽命糾集無虧舊日一班左右人衆，合著三位公子之黨，同拒世子豎刁手下，亦有心腹，欲爲其主報仇，也來相助，分頭據住臨淄城各門。國懿仲畏國人衆，將府門緊閉，不敢出頭了。高虎謂世子昭曰：「無虧豎刁雖死，餘黨尙存，况有三公子爲主，閉門不納，若欲求入，必須交戰，儻戰而不勝，前功盡棄，不如仍走宋國，求救爲上。」世子昭曰：「但馮國老主張。」

高虎乃奉世子昭復奔宋國。宋襄公纔班師及境，見世子昭來到大驚，問其來意，高虎一一告訴明白。襄公曰：「此寡人班師太早之故也。世子放心，有寡人在，何愁不入臨淄哉？」卽時命大將公孫固增添車馬——先前有衛曹邾三國同事，止用二百乘，今日獨自出車，加至四百乘——公子蕩爲先鋒，華御車爲合後，親將中軍，護送世子重離宋境，再入齊郊。時有高虎前驅，把關將吏望見是高相國，卽時開門，延入直逼臨淄下寨。宋襄公見國門緊閉，分付三軍准備攻城器具，城內公子商人謂公子元公子潘曰：「宋若攻城，必然驚動百姓，我等率四家之衆，乘其安息未定，合力攻之。幸而勝，固善；不幸而敗，權且各圖避難，再作區處，強如死守於此。萬一諸侯之師畢集，如之奈何？」元潘以爲然，乃於是日夜開城門，各引軍出來劫宋寨，不知虛實，單刮了先鋒公子蕩的前營，蕩措手不及，棄寨而奔，中軍大將公孫固聞前寨有失，急引大軍來救，後軍華御車同齊國老夫高虎，亦各率部下接應。兩下混戰，直至天明——四家黨羽雖衆，各爲其主，人心不齊，怎當得宋國大兵——當下混戰了一夜，四家人衆被宋兵殺得七男八落，公子元恐世子昭入國，不免於禍，乘亂引心腹數人，逃奔衛國避難去訖。公子潘、公子商人收拾敗兵

入城。宋兵緊隨其後，不能閉門。崔天爲世子昭御車，長驅直入。上卿國懿仲聞四家兵散，世子已進城，乃聚集百官，同高虎擁立世子昭即位。即以本年爲元年，是爲孝公。孝公嗣位，論功行賞，進崔天爲大夫，大出金帛，厚犒宋軍。襄公留齊境五日，方纔回宋。時魯僖公起大兵來救，無虧，聞孝公已立，中道而返。——自此魯齊有隙，不在話下。

再說公子濟與公子商人計議，將出兵拒敵之事，都推在公子元身上。國高二國老，明知四家同謀，欲孝公釋怨修好，單治首亂。雍巫豎刁二人之罪，盡誅其黨，餘人俱赦不問。是秋八月，葬桓公於牛首崗之上，連起三大墳，以晏娥兒附葬於旁，另起一小墳，又爲無虧、公子元之故，將長衛姬少衛姬兩宮內侍宮人，悉令從葬，死者數人。後至晉永嘉末年，天下大亂，有村人發桓公塚，塚前有水銀池，寒氣觸鼻，入不敢入，經數日其氣漸消，乃牽猛百犬入塚中，得金鸞數十斛，珠寶玉匣，繒練軍器，不可勝數。塚中骸骨狼藉，皆殉葬之人也。足知孝公當日葬父之厚矣，亦何益哉？晉仙有詩云：

「疑塚三堆峻似山，金鸞玉匣出人間。從來厚蓄多遭發，薄葬須知不是慳。」

話分兩頭，却說宋襄公自敗了齊兵，納世子昭爲君，自以爲不世奇功，便想號召諸侯，代齊桓公爲盟主。又恐大國難致，先約滕曹邾鄆小國，爲盟於曹國之南。曹邾二君到後，滕子嬰齊方至。宋襄不許嬰齊與盟，拘之一室。鄆君懼宋之威，亦來赴會，已踰期三日矣。朱襄公問於羣臣曰：「寡人甫倡盟好，鄆小國輒敢怠慢，後期三日，不重懲之，何以立威？」大夫公子蕩進曰：「向者齊桓公前征北討，獨未服東夷之衆，君欲威中國，必先服東夷，欲服東夷，必用鄆子。」襄公曰：「用之如何？」公子蕩曰：「雎水之次，有神能致風雨，東夷皆立社祠之，四時不缺，君誠用鄆子爲犧牲以祭，雎神不惟神將降福，使東夷聞之，皆謂君能生穀諸侯，誰不爭懼來服？然後藉東夷之力以征諸侯，伯業成矣。」上卿公子目夷諫曰：「不可不可，不可古者『小事不用大牲，重物命也。况於人乎？夫祭祀以爲人祈福也，殺人以祈人福，神必不饗。且國有常祀，宗伯所掌，雎水河神，不過妖鬼耳，夷俗所祀，君亦祀之，未見君之勝於夷也，而誰肯服之？齊桓公主盟四十年，存亡繼絕，歲有德施於天下，今君侯一舉盟會，而遂戮諸侯，以媚妖神，臣見諸侯之懼於叛，我未見其服也。」公子蕩曰：「子魚之言謬矣，公之伯與齊異，齊桓公制國二十餘年，然後主盟，君能待乎？夫緩則用德，急則用威，遲速之序，不可不察也。不同夷，夷將疑我，不懼諸侯，諸侯將玩我，內玩而外疑，何以成伯？昔武王斬紂頭，懸之『太白旗』，以得天下，此諸侯之行於天子者也，而何有於小國之君？君必用之，齊襄公本心急於欲得諸侯，遂不聽目夷之言，使邾子公執鄆子殺而烹之，以祭雎水之神，遣人召東夷君長，俱來雎水會祀，東夷素不習宋公之政，莫有至者。」

滕子嬰齊大驚，使人以重賂求釋，乃解嬰齊之囚。曹大夫僂負羈謂曹共公襄曰：「宋蹀而虐，事必無成，不如歸也。」共公辭

歸，遂不具地主之禮。襄公怒，使人責之曰：「昔者國君相見，有脯資饋，牽以修賓主之好。寡君逗遛於君之境上，非一日矣。三軍之衆，向未知主人之所屬，願君圖之。」僂負樞曰：「夫授館致饋，朝聘之常禮也。今君以公事涉於南鄙，寡人亟於奔命，未及他圖。今君責以主人之禮，寡君愧甚，惟君恕之。」曹共公遂歸。襄公大怒，傳令移兵伐曹。公子目夷又諫曰：「昔齊桓公會盟之跡，遍於列國，厚往薄來，不責其施，不誅其不及，所以寬人之力，而恤人之情也。曹之缺禮，於君無損，何必用兵？」襄公不聽，使公子蕩將兵車三百乘，伐曹圍其城，僂負樞隨方設備，與公子蕩相持三月，蕩不能取勝。

是時鄭文公首先朝楚，約魯齊陳蔡四國之君，與楚成王爲盟於齊境。宋襄公聞之大驚；一來恐齊魯兩國之中，或有倡伯者，宋不能與爭；二來又恐公子蕩攻曹失利，挫了銳氣，貽笑於諸侯。乃召蕩歸，曹共公亦恐宋師再至，遣人至宋謝罪。自此宋曹相睦如初。

再說宋襄公一心求伯，見小國諸侯紛紛不服，大國反遠與楚盟，心中憤急，與公子蕩商議。公子蕩進曰：「當今大國，無過齊楚；齊雖伯主之後，然紛爭方定，國勢未張，楚僭王號，乍通中國，諸侯所畏。楚誠不惜卑詞厚幣，以求諸侯於楚，楚必許之；借楚力以聚諸侯，復借諸侯以壓楚，此一時權宜之計也。」公子目夷又諫曰：「楚有諸侯，安肯與我？我求諸侯於楚，楚安肯下？我恐爭端從此開矣！」

襄公不以爲然，卽命公子蕩以厚賂如楚，求見楚成王。成王問其來意，許以明年之春，相會於鹿上之地。公子蕩歸報襄公，襄公曰：「鹿上齊地，不可不聞之齊侯。」復遣公子蕩如齊修聘，述楚王期會之事，齊孝公亦許之。——時宋襄公之十一年，乃周襄王之十二年也。

次年春正月，宋襄公先至鹿上，築盟壇以待齊楚之君。二月初旬，齊孝公始至。襄公自負有納孝公之功，相見之間，頗有德色。孝公感宋之德，亦頗盡地主之禮。二十餘日，楚成王方到，宋齊二君接見之間，以爵爲序。——楚雖僭王號，實是子爵。——宋公爲首，齊侯次之，楚子又次之。這是宋襄公定的位次。至期，共登鹿上之壇，襄公毅然以主盟自居，先執牛耳，並不謙讓。楚成王心中不悅，免強受飲。襄公拱手言曰：「茲父忝先代之後，作賓王家，不自揣德薄力微，竊欲修舉盟會之政，恐人心不肅，欲借重二君之餘威，以合諸侯於敝邑之孟地，以秋八月爲期。君若不棄，倡率諸侯，微惠於盟，寡人願世敦兄弟之好。自殷先王以下，咸拜君之賜，豈獨寡人乎？」齊孝公拱手以讓楚成王，成王亦拱手以讓孝公。二君互相推讓，良久不決。襄公曰：「二君若不棄寡人，請同署之。」乃出徵會之牘，不送齊侯，却先送楚成王。求署，孝公心中亦懷快快。楚成王舉目觀覽，牘中敘合諸侯修會盟之

意：「效齊桓公衣裳之會，不以兵車。」賈尾宋公先已署名，楚成王暗含笑，謂襄公曰：「諸侯君自能致，何必寡人？」襄公曰：「鄭許久在君之字下，而陳蔡近者，復受盟於齊，非乞君之靈，懼其異同，寡人是以借重於上國。」楚成王曰：「然則齊君當署次及寡人可也。」孝公曰：「寡人於宋，猶字下也，所難致者，上國之威令耳。」楚王笑而署名，以筆受孝公。孝公曰：「有楚不必有齊，寡人流離萬死之餘，幸社稷不隕，得從末敵爲榮，何足重輕，而褻此簡牘爲耶？」堅不肯署。論齊孝公心事，却是怪宋襄公先送楚王求署，識透他重楚輕齊，所以不署。宋襄公自負有恩於齊，却認孝公是哀陽之語，遂收憤而藏之。三君於鹿上又敘數日，丁寧而別。舊仙有詩嘆曰：

「諸侯原自屬中華，何用紛紛乞楚家。錯認同根成一樹，誰知各自有丫叉。」

楚成王既歸，述其事於令尹子文。子文曰：「宋君狂甚，吾王如以微會許之。」楚王笑曰：「寡人欲主中華之政久矣，恨不得其便耳。今宋公倡衣裳之會，寡人因之以合諸侯，不亦可乎？」大夫成得臣進曰：「宋公爲人好名而無實，輕信而寡謀。若伏甲以劫之，其人可虜也。」楚王曰：「寡人意正如此。」子文曰：「許人以會而復劫之，人謂楚無信矣，何以服諸侯？」得臣曰：「宋喜於主盟，必有傲諸侯之心，諸侯未習宋政，莫之與也。劫之以示威，劫而釋之，又可以示德。諸侯恥宋之無能，不歸楚將誰歸乎？」夫拘小信而喪大功，非策也。」子文奏曰：「子玉之計，非臣所及。」楚王乃使成得臣、鬬勃二人爲將，各選勇士五百人，操演聽令，預定劫盟之計，不必詳說，下文便見。

却說宋襄公歸自鹿上，欣然有喜色，謂公子目夷曰：「楚已許我諸侯矣。」目夷諫曰：「楚蠻夷也，其心不測。君得其口，未得其心。臣恐君之見欺也。」襄君曰：「子魚太多心了，寡人以忠信待人，人其忍欺寡人哉？」遂不聽目夷之言，傳檄徵會。先遣人於孟地築起壇場，增修公館，務極華麗。會場中備積芻糧，以待各國軍馬食費。凡獻享犒勞之儀，一一從厚，無不預備。

至秋七月，宋襄公命乘車赴會，目夷諫曰：「楚強而無義，請以兵車往。」襄公曰：「寡人與諸侯約會，衣裳之會，一若用兵車，自我約之，自我墮之，異日無以失信於諸侯矣。」目夷曰：「君以乘車全信，臣請伏兵車百乘於三里之外，以備緩急如何？」襄公曰：「子用兵車，與寡人用之何異，必不可。」臨行之際，襄公又恐目夷在國起兵接應，失了他信義，遂要目夷同往。目夷曰：「臣亦放心不下，也要同去。」於是君臣同至會所。楚陳蔡許鄭魯六國之君如期而至，惟齊孝公心懷快快，魯僖公未與楚通，二君不到。襄公使候迎接六國諸侯，分館安歇，回報。都用乘車。楚王侍從雖衆，亦是乘車。襄公曰：「吾知楚不欺吾也。」太史卜盟日之吉，襄公命傳之各國，先數日，預派定壇上執事人等，是早五鼓，壇之上下，皆設庭燎，照耀如同白日。壇之旁，另

有憇息之所，襄公先往以待。陳穆公毅，蔡莊公甲午，鄭文公捷，許偃公業，曹共公襄，五位諸侯，陸續而至，伺候良久矣。天色將明，楚成王熊輝方到，襄公且循地主之禮，揖讓了一番，分左右兩階登壇。右階賓登，衆諸侯不敢僭楚成王讓之居首，成得臣鬬勃二將相隨，衆諸侯亦各有從行之臣，不必細說。左階主登，單只宋襄公及公子目夷君臣二人。

方纔階階之時，論個賓主，既登盟壇之上，陳牲敵血，對天矢日，列名載書，便要推盟主爲尊了。宋襄公指望楚王開口，以目視之，楚王低頭不語。陳蔡諸國面面相覷，莫敢先發。襄公忍不住了，乃昂然而出曰：「今日之舉，寡人欲修先伯主齊桓公故業，尊王安民，息兵罷戰，與天下同享太平之福，諸侯以爲如何……」諸侯尙未答應，楚王挺身而前曰：「君言甚善——但不知主盟今屬何人？」襄公曰：「有功論功，無功論爵，更有何言？」楚王曰：「寡人冒爵爲王久矣，宋雖上公，難列王前，寡人告罪占先了。」便立在第一個位次，目夷扯襄公之袖，欲其權且忍耐，再作區處。襄公把個盟主捏在掌中，臨時變卦，如何不惱，包著一肚子氣，不免疾言遽色，謂楚王曰：「寡人微福先代，忝爲上公，天子亦待以賓客之禮，君言冒爵，乃僭號也，奈何以假王而壓真公乎？」楚王曰：「寡人既是假王，誰教你請寡人來此？」襄公曰：「君之至此，亦是鹿上先有成議，非寡人之謾約也。」成得臣在旁大喝曰：「今日之事，只問衆諸侯爲楚來乎？爲宋來乎？」陳蔡各國，平素畏服於楚，齊聲曰：「吾等實奉楚命，不敢不至。」楚王呵呵大笑曰：「宋君更有何說？」襄公見不是頭，欲待與他講理，他又不管理之長短，欲作脫身之計，又無片甲相護，正在躊躇，只見成得臣鬬勃脫去禮服，內穿重鎧，腰間各插小紅旗一面，將旗向壇下一招——那跟隨楚王人衆，何止千人——一個個俱脫衣露甲，手執兵器，如蜂攢蟻聚，飛奔上壇。各國諸侯，俱嚇得魂不附體，成得臣先把宋襄公兩袖緊緊捻定，同鬬勃指揮衆軍士，擄掠壇上所陳設玉帛器皿之類，一班軼事，亂軍奔逃。宋襄公見公子目夷緊隨在傍，低聲謂曰：「悔不聞子言，以至如此，速歸守國，勿以寡人爲念。」目夷料想跟隨無益，乃乘亂逃回。不知宋襄公如何脫身，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衆

齊姜氏乘醉遣夫

話說楚成王假飾乘車赴會，跟隨人衆，俱是壯丁，內穿暗甲，身帶暗器——都是成得臣鬬勃選練來的——好不勇猛。又遣爲呂臣鬬般，二將統領大軍，隨後而進，准備大大厮杀。宋襄公全然不知，墮其圈套。正是：「沒心人遇有心人，要脫身時難脫身。」了。楚王拿住了襄公，衆甲士將公館中所備獻享犒勞之儀，及倉中積粟，擄掠一空，隨行車乘，皆爲楚有。陳蔡鄭許曹五位諸

侯人人悚懼，誰敢上前說個方便。楚成王邀衆諸侯，至於館寓，而激宋襄公六罪曰：『汝伐齊之喪，擅行廢置，一罪也；滕子赴會稍遲，輒加繁辱，二罪也；用人代牲以祭，淫鬼三罪也；曹缺地主之儀，其事甚小，汝乃恃強圍之，四罪也；以亡國之餘，不能度德量力，天象示戒，猶思圖伯，五罪也；求諸侯於寡人，而妄自尊大，全無遜讓之禮，六罪也。天奪其魄，單車赴會，寡人今日統甲車千乘，戰將千員，踏碎睢陽城，爲齊鄭各國報仇，諸君但少駐車駕，看寡人取宋而回，更與諸君痛飲十日方散。』衆諸侯莫不唯唯。襄公頓口無言，似木雕泥塑一般，只多著兩行珠淚。須臾，楚國大兵俱集——號曰千乘，實五百乘——楚成王賞勞了軍士拔寨都起，帶了宋襄公，殺向睢陽城來。列國諸侯，奉楚王之命，俱屯孟地，無敢歸者。史官有詩譏宋襄之失：

「無端媚楚反遭殃，引得睢陽做戰場。昔日齊桓曾九合，何嘗容楚近封疆。」

却說公子目夷自孟地盟境逃回本國，向司馬公孫固說知宋公被劫一事。『楚兵旦暮且到，速速調兵登陴把守。』公孫固曰：『國不可一日無君，公子須暫攝君位，然後號令賞罰，人心始肅。』目夷附公孫固之耳曰：『楚人執我君以伐我，有挾而求他，必須如此如此……楚人必放吾君歸國。』固曰：『此言甚當。』乃向羣臣言：『吾君未必能歸矣，我等宜推戴公子目夷，以主國事。』羣臣知目夷之賢，無不欣然。公子目夷告於太廟，南面攝政。三軍用命，鎗柝嚴明，睢陽各路城門，把守得鐵桶相似，方纔安排停當。楚王大軍已到，立住營寨，使將軍鬬勃向前打話，言：『爾君已被我拘執在此，生殺在吾手，早早獻上納降，保全汝君性命。』公孫固在城樓答曰：『賴社稷神靈，國人已立新君矣，生殺任你，欲降不可得也。』鬬勃曰：『汝君見在，安得復立一君乎？』公孫固曰：『立君以主社稷也，無主安得不立新君？』鬬勃自：『某等願送汝君歸國，何以相酬？』公孫固曰：『故君被執，已辱社稷，雖歸亦不得爲君矣。歸與不歸，惟楚所命。若要決戰，我城中甲車未曾損折，情願決一死敵。』鬬勃見公孫固答言硬掙，回報楚王，楚王大怒，喝教攻城。城上矢石如雨，楚兵多有損傷。連攻三日，乾折便宜，不能取勝。楚王曰：『彼國既不用宋君，殺之何如？』成得臣對曰：『王以殺鄆子爲宋罪，今殺宋公，是效尤也。殺宋公猶殺匹夫耳，不能得宋，而徒取怨，不如釋之。』楚王曰：『攻宋不下，又釋其君，何以爲名？』得臣對曰：『臣有計矣，今不與孟之會者，惟齊魯二國齊與，我已兩次通好，且不必較魯禮義之邦，一向輔齊定伯，目中無存。若以宋之俘獲獻魯，請魯君於亳都相會，魯見宋懼，必恐懼而來。魯宋是蔡邱同盟之人，况魯侯甚賢，必然爲宋求請，我因以爲魯君之德，是我一舉而兼得宋魯也。』楚王鼓掌大笑曰：『子玉真有見識。』乃退兵屯於亳都，用宜申爲使，將鹵獲數車如曲阜獻捷。其書云：

「宋公傲慢無禮，寡人已幽之於亳，不敢擅功，謹獻捷於上國。望君辱臨，同決其獄。」

魯僖公覽書大驚，正是「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明知楚使獻捷，詞意誇張，是恐喝之意，但魯弱楚強，若不往會，恐其移師來伐，悔無及矣。乃厚待宜申，先發回書，馳報楚王，言曰：「魯侯如命，即日赴會。」魯僖公隨後發駕，大夫仲遂從行，來至亳都，仲遂因宜申先容，用私禮先見了成得臣，囑其於楚王前，每事方便。得臣引魯僖公與楚成王相見，各致敬慕之意。其時陳蔡鄭許曹五位諸侯，俱是盪地來會——和魯僖公共是六位——聚於一處商議。鄭文公開言欲尊楚王為盟主，諸侯嘖嘖未應。魯僖公奮然曰：「盟主須仁義布聞，人心悅服。今楚王恃兵車之衆，竊執上公，有威無德，人心疑懼。吾等與宋俱有同盟之誼，若坐視不救，誰知奉楚，恐被天下豪傑恥笑。楚若能釋宋公之囚，終此盟好，寡人敢不惟命自聽。」衆諸侯皆曰：「魯侯之言甚善。」仲遂將這話私告於成得臣，得臣轉聞於楚王。楚王曰：「諸侯以盟主之義責寡人，寡人其可違乎？」乃於亳郊更築盟壇，期以十二月癸丑日，歃血要神同赦宋罪。

約會且先定一日，將宋公釋放，與衆諸侯相見。宋襄公且羞且憤，滿肚不樂，却又不得不向諸侯稱謝。至日，鄭文公拉衆諸侯，敦請楚成王登壇主盟。成王執牛耳，宋魯以下，次弟受歃。襄公敢怒而不敢言，事畢，諸侯各散。

宋襄公訛聞公子目夷已即君位，將奔衛以避之。公子目夷遣使已到，致詞曰：「臣所以攝位者，爲君守也。國固君之國，何爲不入？」須臾，法駕齊備，迎襄公以歸。目夷退就臣列。胡曾先生論：「襄公之釋，全虧公子目夷定計。神閒氣定，全不以舊君爲意。若手忙脚亂，求歸襄公，楚益視爲奇貨，豈肯釋放？」有詩讚云：

「金注何如瓦注奇，新君能解舊君圍。爲君守位乃推位，千古賢名誦目夷。」
又有詩云：「六位諸侯，公然媚楚，求寬明明，把中國操縱之權，授之於楚。楚目中尚有中國乎？」詩云：

「從來兔死自狐悲，被楚人捉弄一場，反受大辱，怨恨之情，痛入骨髓。但恨力不能報，又怪鄭伯出議，尊楚王爲盟主，不勝其憤。」

宋襄公志欲求伯，被楚人捉弄一場，反受大辱，怨恨之情，痛入骨髓。但恨力不能報，又怪鄭伯出議，尊楚王爲盟主，不勝其憤。正要與鄭國作對時，周襄王之十四年春三月，鄭文公如楚行朝禮。宋襄公聞之大怒，遂起傾國之兵，親討鄭罪。使上卿公子目夷輔世子王匡居守。目夷諫曰：「楚鄭方睦，宋若伐鄭，楚必救之。此行恐不能取勝，不如修德待時爲上。」大司馬公孫固亦諫。襄公怒曰：「司馬不願行，寡人將獨往。」固不敢復言，遂出帥代鄭。襄公自將中軍，公孫固爲副，大夫榮僕、伊華、秀老、公子蕩向皆守……等皆從行。

驛人報知鄭文公，文公大驚，急遣人告急於楚。楚成王曰：「鄭事我如父，宜亟救之。」成得臣進曰：「救鄭不如代宋。」楚成

王曰：「何故？」得臣對曰：「宋公被執，國人已破膽矣。今復不自量，以大兵伐鄭，其國必虛；乘虛而擣之，其國必潰。此不待戰而知勝負者也。若宋還而自救，彼亦勞矣，以逸制勞，安往而不得志耶？」楚王以爲善，即命得臣爲大將，門勃副之，興兵伐宋。宋襄公正與鄭相持，得了楚兵之信，兼程而歸，列營於泓水之南，以拒楚。成得臣使人下戰書，公孫固謂襄公曰：「楚師之來，爲救鄭也，吾以釋鄭，謝楚必歸，不可與戰。」襄公曰：「昔齊桓公興兵伐楚，今楚來伐而不與戰，何以繼桓公之業乎？」公孫固又曰：「臣聞一姓不再興，天之棄商久矣，君欲興之得乎？」且吾之甲不如楚堅，兵不如楚利，人不如楚強，宋人畏楚如畏蛇蝎，君何恃以勝楚？」襄公曰：「楚兵甲有餘，仁義不足，寡人兵甲不足，仁義有餘。昔武王虎賁三千，而勝殷億萬之衆，惟仁義也。以有道之君，而避無道之臣，寡人雖生不如死矣。」乃批戰書之尾，約以十一月朔日交戰於泓陽。命建大旗一面於轅尾，旗上寫「仁義」二字。公孫固暗暗叫苦，私謂藥侯伊曰：「戰主殺而言仁義，吾不知君之仁義何在也。天奪君魄矣，竊爲危之。吾等必戒慎其事，毋致喪國足矣。」至期，公孫固未雞鳴而起，請於襄公，嚴陣以待。

且說楚將成得臣屯兵於泓水之北，門勃曰：「五鼓濟師，防宋人先布陣以扼我。」得臣笑曰：「宋公專務迂闊，全不知兵，吾早濟早戰，晚濟晚戰，何所懼哉？」天明，甲乘始隨，渡水，公孫固請於襄公曰：「楚兵天明始渡，其意甚輕，我今乘其半渡突前擊之，是吾以全軍而制楚之半也。若令皆濟，楚衆我寡，恐不敵奈何？」襄公指大旗曰：「汝見「仁義」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陣，豈有半濟而擊之理？」公孫固又暗暗叫苦。

須臾，楚兵盡濟，成得臣服瓊弁，結玉纓，縹袍軟甲，腰掛雕弓，手執長鞭，指揮軍士，東西布陣，氣宇昂昂，旁若無人。公孫固又請於襄公曰：「楚方布陣，尙未成列，急鼓之必亂。」襄公唾其面曰：「咄，汝貪一擊之利，不顧萬世之仁義耶？寡人堂堂之陣，豈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公孫固又暗暗叫苦。

楚兵陣勢已成，人強馬壯，漫山遍野，宋兵皆有懼色。襄公使軍士發鼓，楚軍中亦發鼓。襄公自挺長戈，帶著公子蕩，向營守二將及門官之衆，催車直冲楚陣，得臣見來勢兇狂，暗傳號令，閉了陣門，只放襄公一隊車騎進來。公孫固隨後趕上，讓駕。襄公已殺入陣內，去了，只見一員上將，攔住陣門口，口聲聲叫道：「有本事的快來決戰！」那員將乃門勃也。公孫固大怒，挺戟直刺門勃，勃即舉刀相迎，兩下交戰，未及二十合，宋將藥侯伊引軍來到，門勃微有著忙之意，恰好陣中又冲出一員上將，爲氏呂臣，各接住藥侯伊，伊仗仗，全無回氣，忙個方便，撥開刀頭，馳入楚軍，門勃提刀來趕，宋將華秀老又到，牽住門勃，兩對兒在陣前厮殺。公孫固在楚陣中，左冲右突，良久，望見東北角上，甲士如林，圍裏甚緊，疾驅赴之，正遇宋將向警守，流血被面，急呼曰：「

司馬可速來救主。」公孫固隨著警守，殺入重圍，只見門官之衆，一個個身帶重傷，兀自與楚軍死戰不退。原來襄公待下人極有恩，所以門官皆盡死力。楚軍見公孫固英雄，稍稍退却。公孫固上前看時，公子蕩要害被傷，臥於車下。「仁義」大旗已被楚人奪去了。

襄公身被數創，右股中箭，射斷膝筋，不能起立。公子蕩見公孫固到來，張目曰：「司馬好扶主公，吾死於此矣！」言訖而絕。公孫固傷感不已，扶襄公於自己車上，以身蔽之。奮勇殺出，向警守爲後殿。門官等一路擁衛，且戰且走。比及脫離楚陣，門官之衆無一存者。宋之甲車，十毀八九。藥僕伊華秀老，見宋公已離虎穴，各自逃回。成得臣乘勝追之，宋軍大敗。輜重器械，委棄殆盡。公孫固同襄公連夜奔回，宋兵死者甚衆。其父母妻子，皆相誚於朝外。怨襄公不聽司馬之言，以致於敗。襄公聞之，喟曰：「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寡人將以「仁義」行師，豈効此乘危扼險之舉哉？」舉國無不譏笑。後人相傳，以爲「宋襄公行仁義，失衆而亡。」正指戰泓之事。韓翁有詩嘆云：

「不恤滕鄆恤楚兵，寧甘傷股博虛名；宋襄若可稱仁義，盜跖文王兩不明！」

楚兵大獲全勝，復渡泓水，奏凱而還。方出宋界，哨馬報：「楚王親率大軍接應，見屯柯澤。」得臣卽於柯澤謁見楚王，獻捷。楚成王曰：「明日鄭君將率其夫人，至此勞軍，當大陳俘馘以誇示之。」原來鄭文公的夫人芊氏，正是楚成王之妹，是爲文芊。以兄妹之親，駕了輜輶，隨鄭文公至於柯澤，相會楚王。楚王示以俘獲之盛，鄭文公夫婦稱賀，大出金帛，犒賞三軍。鄭文公敦請楚王來日赴宴。

次早，鄭文公親自出郭，邀楚王進城，設享於太廟之中，行九獻禮。比於天子，食品數百，外加籩豆六器。宴享之侈，列國所未有也。文芊所生二女，曰伯芊、叔芊，未嫁在室。文芊又率之以甥禮，見舅楚王大喜。鄭文公同妻女更番進壽，自午至戌，吃得楚王酩酊大醉。楚王謂文芊曰：「寡人領情過厚，已踰量矣。妹與二甥，送我一程如何？」文芊曰：「如命。」鄭文公送楚王出城，先別文芊及二女，與楚王並駕而行，直至軍營。原來楚王看上了二甥美貌，是夜拉入寢室，遂成枕席之歡。文芊徬徨於帳中，一夜不寐。然畏楚王之威，不敢出聲。以舅納甥，真禽獸也。次日，楚王將軍獲之半，贈於文芊，載其二女以歸。納之後宮。鄭大夫叔詹嘆曰：「楚王其不得令終乎？享以成禮，禮而無別，是不終也。」

且不說楚宋之事，再表晉公子重耳，自周襄王八年適齊，至襄王十四年，前後留齊共七年了。遭桓公之變，諸子爭立，國內大亂；及至孝公嗣位，又反先人之所爲，附楚仇宋，紛紛多事。諸侯多與齊不睦，趙衰等私讒曰：「吾等適魯，謂伯主之力，可借以圖

復也；今嗣君失業，諸侯皆叛，此其不能爲，公子謀亦明矣。不如更適他國，別作良圖。」乃相與見公子。欲言其事，公子重耳溺愛齊姜，朝夕歡宴，不問外事。衆豪傑伺候十日，尙不能見。魏犢怒曰：「吾等以公子有爲，故不憚勞苦，執鞭從遊，今留齊七載，偷安惰志，日月如流，吾等十日不能一見，安能成其大事乎？」狐偃曰：「此非聚談之處，諸君都隨我來。」乃共出東門外里許，其地名曰桑陰。一望都是老桑綠蔭，重日色不至。趙衰等九位豪傑，打一團兒席地而坐。趙衰曰：「子犯計將安出？」狐偃曰：「公子之行，在我而已。我等商議停妥，預備行裝，一等公子出來，只說邀他郊外打獵，出了齊城，大家齊心劫他上路，便了。但不知此行，得力在於何國？」趙衰曰：「宋方圖伯，且其君好名之人，盍往投之，如不得志，更適秦楚，必有遇焉。」狐偃曰：「吾與公係司馬有舊，且看如何？」衆人商議許久方散。

只道幽僻之處，無人知覺，却不道：「若要不開，除非莫說；若要不知，除非莫作。」其時姜氏的婢妾十餘人，正在樹上採桑，纔見衆人齊坐議事，停手而聽之，盡得其語，回宮時如此恁般……都述於姜氏知道。姜氏喝道：「那有此言不得亂道！」乃命寵妾十餘人，幽之一室，至夜半盡殺之，以滅其口。推公子重耳起，告之曰：「從者將以公子更適他國，有寵妾聞其謀，吾恐洩漏其機，或有阻當，今已除却矣。公子宜早定行計。」重耳曰：「人甚安樂，誰知其他？吾將老此，誓不他往。」姜氏曰：「自子出亡以來，晉國未有寧歲，夷吾無道，兵敗身辱，國人不悅，鄰國不親，此天所以待公子也。公子此行，必得晉國，萬勿遲疑。」重耳迷戀姜氏，猶勿肯；次早，趙衰狐偃曰：「季隗孳四人，立宮門之外，傳語：『請公子郊外射獵。』」重耳尙高臥未起，使宮人報曰：「公子偶有微恙，尙未梳櫛，不能往也。」

齊姜聞信，急使人單召狐偃入宮，姜氏屏去左右，問其來意。狐偃曰：「公子尙在翟國，無日不馳車驟馬，伐狐擊兔，今在齊久不出獵，恐其四股懈惰，故來相請，別無他意。」姜氏微笑曰：「此番田獵，非宋即秦楚耶？」狐偃大驚曰：「一獵安得如此之遠？」姜氏曰：「汝等欲劫公子逃歸，吾已盡知，不得諱也。吾夜來亦曾苦勸公子，奈彼執意不從，今晚吾當設宴，灌醉公子，汝等以車夜載出城，事必諧矣。」狐偃頓首曰：「夫人割房闈之愛，以成公子之名，賢德千古罕有。」狐偃辭出，與趙衰等說知其事。凡車馬人衆，鞭刀糲糲之類，收拾一一完備。趙衰狐毛……等先押往郊外停泊，只留狐偃魏犢顛顛三人，將小車二乘，伏於宮門左右，專等姜氏送信，即便行事。正是一要爲天下奇男子，須歷人間萬里程。」

是晚，姜氏置酒宮中，與公子把盞。重耳曰：「此酒爲何而設？」姜氏曰：「知公子有四方之志，特具一杯，饒行耳。」重耳曰：「人生如白駒過隙，苟可適志，何必他求？」姜氏曰：「縱欲懷安，非丈夫之志也。從者乃忠謀，子必從之。」重耳勃然變色，擱杯不

飲。姜氏曰：「子真不欲行乎？抑誑妾耶？」重耳曰：「吾不行，誰誑汝？」姜氏帶笑言曰：「行者，公子之志，不行者，公子之情，此酒爲餽公子，今日以留公子矣。願與公子盡歡可乎？」重耳大喜，夫婦交酢，更使侍女歌舞進觴。重耳已不勝飲，再四強之，不覺醉，酹大醉，倒於席上。姜氏覆之以衾，使人召狐偃。狐偃知公子已醉，急引魏犢、顛頡二人入宮，和食連席，擡出宮中。先用重褥襯貼，安頓車上，停當狐偃拜辭姜氏。姜氏不覺淚流，有詩爲證：

「公子貪歡樂，佳人慕遠行。要成鴻鵠志，生割鳳鸞情。」

狐偃等攬小車二乘，趕黃昏離了齊城，與趙衰等合做一處，連夜驅馳。約行五六十里，但聞得雞聲四起，東方微白。重耳方纔在車兒上翻身，喚宮人取水解渴。時狐偃執轡在傍，對曰：「要水須待天日。」重耳自覺搖動不安，曰：「可扶我下床。」狐偃曰：「非床也，車也。」重耳張目曰：「汝爲誰？」對曰：「狐偃。」重耳心下恍然，知爲偃等所算，推衾而起，大罵子犯：「汝等如何不通知我出城，意欲何爲？」狐偃曰：「將以晉國奉公子也。」重耳曰：「未得晉，先失齊，吾不願行。」狐偃誑曰：「離齊已百里矣，齊侯知公子之逃，必發兵來追，不可復也。」重耳勃然發怒，見魏犢執戈侍衛，乃奪其戈以刺狐偃。不知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晉重耳周遊列國

秦懷嬴重婚公子

話說公子重耳怪狐偃用計去齊，奪魏犢之戈以刺偃，偃急忙下車走避。重耳亦跳下車，挺戈逐之。趙衰曰：「季，姑射姑，介子推……等一齊下車解勸，重耳投戟於地，恨恨不已。狐偃叩首請罪曰：「殺偃以成公子，偃死愈於生矣。」重耳曰：「此行有成，則已如無所成，吾必食舅氏之肉。」狐偃笑而答曰：「事若不濟，偃不知死在何處，焉得與爾食之如其克濟，子當列鼎而食，偃肉腥臊，何足食。」趙衰等并進曰：「某等以公子負大有爲之志，姑舍骨肉，棄鄉里，奔走道途，相隨不舍，亦望垂功名於竹帛耳。今晉君無道，國人孰不願戴公子爲君？公子自不求入，誰走齊國而迎公子者？今日之事，實出吾等公議，非子犯一人之謀，公子勿錯怪也。」魏犢亦厲聲曰：「大丈夫當努力成名，聲揚後世，奈何戀兒女子目前之樂，而不思終身之計耶？」重耳改容曰：「事既如此，惟諾君命。」狐毛進乾糧，介子推捧水以進。重耳與諸人各飽食，壺叔等割草飼馬，重施銜勒，再整輪轅，望前進發。有詩爲證：

「鳳脫雞羣翔萬仞，虎離豹穴奔千山。要知重耳能成伯，只在周遊列國間。」

不一日，行至曹國。却說曹共公爲人專好遊嬉，不理朝政。親小人遠君子，以諛佞爲腹心，視爵位如糞土。朝中服赤芾乘軒者，三百餘人，皆里巷市井之徒，脅肩諂笑之輩。見晉公子帶領一班豪傑到來，正是「薰蕕不同器」了。惟恐某久留曹國，都阻擋曹共公不要延接他。大夫僖負羈諫曰：「晉曹同姓，公子窮而過我，宜厚禮之。」曹共公曰：「曹小國也，而居列國之中，子弟往來，何國無之？若一一待之以禮，則國微費重，何以支吾？」負羈又曰：「晉公子賢德聞於天下，且重瞳駢脅，大貴之徵，不可以尋常子弟視也。」曹共公一團稚氣，說賢德他也不管，說到重瞳駢脅，便道：「重瞳寡人知之，未知駢脅如何？」負羈對曰：「駢脅者，駢脅骨相合如一，乃異相也。」曹共公曰：「寡人不信，姑留館中，俟其浴而觀之。」乃使館人自延公子進館，以水飯相待，不致饋不視享，不講賓主之禮。重耳怒而不食。館人進澡盆請浴，重耳道路騰躡，正想洗滌塵垢，乃解衣就浴。曹共公與嬖幸數人，微服至館，突入浴室，迫近公子看他的駢脅，言三語四，嘈雜一番而去。狐偃等聞有外人急忙來看，猶聞嬉笑之聲，詢問館人，乃曹君也。君臣無不愠怒。

却說僖負羈，曹伯不聽，歸到家中，其妻呂氏迎之，見其面有憂色，問：「朝中何事？」負羈以晉公子過曹，曹君不禮爲言。呂氏曰：「妾適往郊外採桑，正值晉公子車從過去，妾觀晉公子猶未的，但從行者數人，皆英傑也。吾聞『有其君者，必有其臣』，有其臣者，必有其君。」然以從行諸子觀之，晉公子必能光復晉國。此時與兵伐曹，玉石俱焚，悔之無及。曹君既不聽忠言，子當私自結納可也。妾已備下食品數盤，可藏白壁於中，以爲贄見之禮，結交在未遇之先，子宜速往。」僖負羈從其言，夜叩公館，重耳腹中方餒，含怒而坐，聞曹大夫僖負羈求見饋餐，乃召之入。負羈再拜，先爲曹君請罪，然後述自家致敬之意。重耳大悅，嘆曰：「不意曹國有此賢臣，亡人幸而反國，當圖相報。」重耳進食，得盤中白壁，謂負羈曰：「大夫惠顧亡人，使不飢餓於土地足矣，何用重賄？」負羈曰：「此外臣一點敬心，公子萬乞勿棄。」重耳再三不受，負羈退而嘆曰：「晉公子窮困如此，而不貪吾璧，其志不可量也。」次日，重耳卽行，負羈私送出城十里方回。史官有詩云：

「錯看龍虎作狴狴，盲眼曹共識見微。堪嘆乘軒三百輩，無人及得負羈妻！」

重耳去曹適宋，狐偃前驅先到，與司馬公孫固相會。公孫固曰：「寡君不自量，與楚爭勝，兵敗股傷，至今病不能起。然聞公子之名，向慕欠矣，必當掃除館舍，以候車駕。」公孫固入告於宋襄公，襄公正恨楚國，日夜求賢人相助，以爲報仇之計。聞晉公子遠來——晉乃大國，公子又有賢名——不勝之喜，其奈傷股未痊，難以面會。隨命公孫固郊迎授館，待以國君之禮，饋之七牢。次日，重耳欲行，公孫固奉襄公之命，再三請其寬留，私問狐偃：「當初齊桓公如何相待？」偃備細告以納姬贈馬之事。公孫固

回復宋公，宋公曰：「公子昔年已婚齊國矣，納女吾不能，馬則如數可也。」亦以馬三十乘相贈。重耳感激不已，住了數日，饋問不絕，狐偃見宋襄公病體沒有痊好之期，私與公孫固商議復國一事。公孫固曰：「公子若憚風塵之勞，敝邑雖小，亦可以息足。如有大志，敝邑新遭喪敗，力不能振，更求他大國，方可濟耳。」狐偃曰：「子之言肺腑也！」即日告知公子，束裝起程。宋襄公聞公子欲行，復厚贈資糧衣履之類，從人無不歡喜。

自晉公子去後，襄公箭瘡日甚一日，不久而薨。臨終，謂世子王臣曰：「吾不聽子魚之言，以及於此，汝嗣位，當以國委之。楚大仇也，世世勿與通好。晉公子若返國，必然得位，得位必能合諸侯，吾子孫謙事之，可以少安。」王臣再拜受命。襄公在位十四年，薨，王臣主喪即位，是為成公。穆仙有詩論：「宋襄公德力俱無，不當立於五伯之內。」詩云：

「一事無成身死傷，但將迂語自稱揚，腐儒全不稽名實，五伯猶然列宋襄。」

再說重耳去宋，將至鄭國，早有人報知鄭文公。文公謂羣臣曰：「重耳叛父而逃，列國不納，屢至飢餓，此不肖之人，不必禮之。」上卿叔詹諫曰：「晉公子有三助，乃天祐之人，不可慢也。」鄭伯曰：「何為三助？」叔詹對曰：「一、同姓為婚，其類不蕃。今重耳乃狐女所生，狐與姬同宗而生重耳，處有賢名，出無禍患，此一助也。自重耳出亡，國家不靖，豈非天意有待治國之人乎？此二助也。趙衰、狐偃皆當世英傑，重耳得而臣之，此三助也。有此三助，君其禮之，禮同姓，恤困窮，尊賢才，順天命，四者皆美事也。」鄭伯曰：「重耳且老矣，是何能為？」叔詹對曰：「君若不能盡禮，則請殺之，毋留仇讎以遺後患。」鄭伯笑曰：「大夫之言甚矣！既使寡人禮之，又使寡人殺之，禮之何恩，殺之何怨？」乃傳令門官閉門勿納。

重耳見鄭不相延接，遂驅車過，行至楚國，謁見楚成王。成王亦待以國君之禮，設享九獻，重耳謙讓不敢當。趙衰侍立，謂公子曰：「公子出亡在外十餘年矣，小國猶輕慢，况大國乎？此天命也，子勿讓。」重耳乃受其享，終席。楚王恭敬不衰，重耳言詞亦愈遜。——由此兩人甚相得，重耳遂安居於楚。

一日，楚王與重耳獵於雲夢之澤，楚王賣弄武藝，連射一鹿一兔，俱獲之，諸將皆伏地稱賀。適有人熊一頭，衝車而過。楚王謂重耳曰：「公子何不射之？」重耳拈弓搭箭，暗暗祝禱：「某若能歸晉為君，此箭去中其右掌。」颯的一箭，正穿右掌之上，軍士取熊以獻。楚王驚服曰：「公子真神箭也！」須臾，圍場中發起喊來，楚王使左右視之，回報道：「山谷中趕出一獸，似熊非熊，其鼻如象，其頭似獅，其足似虎，其髮似豺，其鬣似野豕，其尾似牛，其身大於馬，其文黑白斑駁，劍戟刀箭，俱不能傷，嚼鐵如泥，車軸裹鐵，俱被啃食，矯捷無倫，人不能制，以此喧鬧。」楚王謂重耳曰：「公子生長中原，博聞多識，必知此獸之名。」重耳回顧趙衰，

裹鐵俱被啃食，矯捷無倫，人不能制，以此喧鬧。」楚王謂重耳曰：「公子生長中原，博聞多識，必知此獸之名。」重耳回顧趙衰，

衰前進曰：「臣能知之，此獸其名曰『饑』，乘天地之金氣而生，頭小足卑，好食銅鐵，便溺所至，五金見之，皆消化爲水，其骨實無髓，可以代槌，取其皮爲褥，能辟瘧去濕。」楚王曰：「然則何以制之？」趙衰曰：「皮肉皆鐵所結，惟鼻孔中有虛竅，可以純鋼之物制之，或以火炙立死，金性畏火故也。」

言畢，魏犢厲聲曰：「臣不用兵器，活擒此獸，獻於駕前。」跳下車來，飛奔去了。楚王謂重耳曰：「寡人與公子同往觀之。」即命馳車而往。

且說魏犢趕入西北角圍中，一見那獸，便揮拳連擊幾下，那獸全然不怕，大叫一聲，如牛鳴之響，直立起來，用舌一舐，將魏犢腰間鑿金鉞帶舐去一段。魏犢大怒曰：「孽畜不得無禮！」聳身一躍，離地約五尺許，那獸就地打一滾，又蹲在一邊。魏犢心中愈怒，再復躍起，趁這一躍之勢，用盡平生威力，騰身跨在那獸身上，雙手將他項子抱住。那獸奮力躑躅，魏犢隨之上下，只不放手，掙扎多時，那獸力勢漸衰，魏犢兇猛有餘，兩臂抱持愈緊。那獸項子被勒，氣塞不通，全不動彈。魏犢乃跳下身來，再舒銅筋鐵骨，這只臂膊將那獸的象鼻一手捻定，如牽犬羊一般，直至二君之前。真虎將也。趙衰命軍士取火熏其鼻端，火氣透入，那獸便軟做一堆，魏犢方纔放手，拔起腰間寶劍，砍之，劍光迸起，獸毛亦不損傷。趙衰曰：「欲殺此獸取皮，亦當用火圍而炙之。」楚王依其言，那獸皮肉如鐵，經四圍火炙，漸漸柔軟，可以開剝。楚王曰：「公子相從諸傑，文武俱備，吾國中萬不及一也。」時楚將成得臣在傍，頗有不服之意，即奏楚王曰：「吾主誇晉臣之武，臣願與之比較。」晉王不許曰：「晉君臣，客也，汝當敬之。」是日獵罷，會飲大歡。楚王謂重耳曰：「公子若返晉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子女玉帛，君所餘也；羽毛齒革，則楚地之所產，何以報君？」楚王笑曰：「雖然，必有所報，寡人願聞之。」重耳曰：「若以吾王之靈，得復晉國，願同歡好，以安百姓，倘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於平原廣澤之間，請避君王三舍。」——按行軍三十里一停，謂之一舍，三舍九十里，言異日晉楚交兵，當退避三舍，不敢即戰，以報楚相待之恩。

當日飲罷，楚將成得臣怒言於楚王曰：「王遇晉公子甚厚，今重耳出言不遜，異日歸晉，必負楚恩，臣請殺之。」楚王曰：「晉公子賢，其從者皆國器，似有天助，楚其敢違天乎？」得臣曰：「主即不殺重耳，且拘留狐偃、趙衰數人，勿令與虎添翼。」楚王曰：「留之不爲吾用，徒取怨焉，寡人方施德於公子，以怨易德，非計也。」於是待晉公子益厚。

話分兩頭，却說周襄王十五年，實晉惠公之十四年，是歲，惠公抱病在身，不能視朝。其太子圉，久質秦國，圉之母，乃梁國也。梁君無道，不恤民力，日以突擊爲事，爲民嗟怨，往往流徒入秦，以逃苛役。秦穆公乘民心之變，命百里奚與兵襲梁滅之，梁君爲

亂民所殺，太子圍閉梁見滅，嘆曰：「秦滅我外家，是輕我也！」遂有怨秦之意。及聞惠公有疾，思想：「隻身在外，外無哀憐之交，內無腹心之援，萬一君父不測，諸大夫更立他公子，我終身客死於秦，與草木何異？不如逃歸侍疾，以安國人心。」乃夜與其妻懷嬴枕席之間，說明其事：「我如今欲不逃歸，晉國非我之有，欲逃歸，又割捨不得夫婦之情，你可與我同歸晉國，公私兩盡。」懷嬴泣下對曰：「子一國太子，乃拘辱於此，其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使婢子侍巾櫛，欲以固子之心也，今從子而歸，背棄君命，妾罪大矣。子自擇便，勿與妾言，妾不敢從，亦不敢洩子之語於他人也。」太子圍遂逃歸於晉。

秦穆公聞子圍不別而行，大罵：「背義之賊，天不祐汝！」乃謂諸大夫曰：「夷吾父子俱負寡人，寡人必有以報之！」自悔當時不納重耳，乃使人訪重耳蹤跡，知其已在楚，已數月矣，於是遣公孫枝聘於楚王，因迎重耳至秦，欲以納之。重耳假意謂楚王曰：「亡人委命於君王，不願入秦。」楚王曰：「楚晉隔遠，公子若求入晉，必須更歷數國。秦與晉接壤，朝發夕到，且秦君素賢，又與晉君相惡，此公子天贊之會也，公子其勉行！」重耳拜謝。楚王厚贈金帛車馬，以壯其行色。重耳在路復數月，方至秦界。雖然經歷尚有數國，都是秦楚所屬，况有公孫枝同行，一路安穩，自不必說。

秦穆公聞重耳來信，喜形於色，郊迎投館，禮數極豐。秦夫人穆姬亦敬愛重耳，而恨子圍，勸穆公以懷嬴妻重耳，結為姻好。穆公使夫人告於懷嬴，懷嬴曰：「妾已失身公子圍矣，可再字乎？」穆姬曰：「子圍不來矣，重耳賢而多助，必當晉國，得晉國必以汝為夫人，是秦晉世為婚姻也。」懷嬴默然良久曰：「誠如此，妾何惜一身，不以成兩國之好？」穆公乃使公孫枝通語於重耳，子圍與重耳有叔姪之分，懷嬴是嫡親姪婦，重耳恐礙於倫理，欲辭不受。趙衰進曰：「吾聞懷嬴美而才，秦君及夫人之所愛也，不納秦女，無以結秦權。臣聞之：欲人愛己，必先愛人，欲人從己，必先從人。」無以結秦歡而欲用秦之力，必不可得也。公子其勿辭。」重耳曰：「同姓為婚，猶有避焉，况猶子乎？」曰：「季進曰：古之同姓，為同德也，非謂族也。昔黃帝炎帝俱有熊國，君少典之子，黃帝生於姬水，炎帝生於姜水，二帝異德，故黃帝為姬姓，炎帝為姜姓，姬姜之族，世為婚姻，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人，惟姬姜各二，同德故也。德同，姓同，族雖遠，婚姻不通，德異，姓異，族雖近，男女不避，堯為帝嚳之子，黃帝五代之孫，而舜為黃帝八代之孫，堯之女於舜為祖姑，而堯以妻舜，舜未嘗辭，古人婚姻之道若此。以德言，子圍之德，豈同公子以親言，秦女之親，不比祖姑，况收其所棄，非奪其所歡，是何傷哉？」重耳復謀於狐偃曰：「舅氏以為可否？」狐偃問曰：「公子今求入，欲事之乎，抑代之也？」重耳不應。狐偃曰：「晉之統系，將在圍矣。如欲事之，是為國母，如欲代之，則仇讎之妻，又何問焉？」重耳猶有慚色，趙衰曰：「方奪其國，何有於妻成大事，而情小節，後悔何及？」重耳意乃決。公孫枝復命於穆公，重耳擇吉布幣，就公館中成婚。懷

贏之貌，更美於齊姜。又妙選宗女四名爲媵，俱有顏色。重耳喜出望外，遂不知有道路之苦矣。史官有詩論懷嬴之事云：

「一女如何有二夫，况於叔姪分相懸。只因要結秦歡好，不恤人言禮義愆。」

秦穆公素重晉公子之品，又添上甥舅之親，情宜愈篤。三日一宴，五日一饗。秦世子榮亦敬事重耳，時時饋問。趙衰狐偃等，因事與秦臣蹇叔百里奚公孫枝……等深相結納，共躊躇復國之事。一來公子新婚，二來晉國無釁，以此不敢輕易舉動。自古道：

「運到時來，鐵樹花開。」天生下公子重耳，有晉君之分，有名的伯主，自然生出機會。

再說太子圉自秦逃歸，見了父親晉惠公，惠公大喜曰：「吾抱病已久，正愁付托無人，今吾子得脫樊籠，復還儲位，吾心安矣。」是秋九月，惠公病篤，托孤於呂省卻芮二人，使輔子圉。羣公子不足慮，只要謹防重耳。呂卻二人頓首受命。是夜，惠公薨，太子圉主喪即位，是爲懷公。懷公恐重耳在外爲變，乃出令：「凡晉臣從重耳出亡者，因親及親，限三個月內俱要喚回。如期回者，仍復舊職，既往不咎。若過期不至，祿籍除名，丹書註死。父子兄弟坐視不召者，並死不赦。」

老國舅狐突二子狐毛狐偃，俱從重耳在秦。卻芮勸狐突作書，喚二子歸國。狐突再三不肯。卻芮乃謂懷公曰：「二狐有將相之才，今從重耳，如虎得翼，突不肯喚歸，其意不測，主公當自與言之。」懷公即使人召狐突，突與家人訣別而行，來見懷公。突曰：「老臣病廢在家，不知宣召何言？」懷公曰：「毛偃在外，老國舅曾有家信去喚否？」突對曰：「未曾。」懷公曰：「寡人有令，一過期不至者罪及親黨。」老國舅豈不聞乎？突對曰：「臣二子委質重耳，非一日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子之忠於重耳，猶在朝諸臣之忠於君也，即使逃歸，臣猶將戮其不忠，戮於家廟。」况召之乎？懷公大怒，喝令二力士以白刃交加其頸，謂曰：「二子若來，免汝一死，因索簡置突前，卻芮執其手，使書之。突呼曰：『勿執我手，我當自書。』」乃大書：「子無二父，臣無二君。」八字。懷公大怒曰：「汝不懼耶？」突對曰：「爲子不孝，爲臣不忠，老臣之所懼也。若此死，乃臣子之常事，何懼焉？」舒頸受刑。懷公命斬於市。曹太卜郭偃見其屍，嘆曰：「君初嗣位，德未及於匹夫，而誅戮老臣，其敗不久矣。」即日稱疾不出。狐氏家臣急忙逃奔秦國，報與毛偃知道。

不知毛偃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晉呂卻夜焚公宮

秦穆公再平晉亂

話說狐毛狐偃兄弟，從公子重耳在秦，聞知父親狐突被子圉所害，捶胸大哭。趙衰曰：「死者不可復。」

生悲之何益且同見公子商議大事。毛偃收淚同趙衰等來見重耳。毛偃言：「惠公已薨，子圉即位。凡晉臣從亡者，立限喚回。如不回，罪在親黨。怪老父不召臣等兄弟，將來殺害！」說罷，痛上心來，重復大哭。重耳曰：「二舅不必過傷，孤有復國之日，為汝父報仇。」即時駕車來見穆公，訴以晉國之事。穆公曰：「此天以晉國授公子，不可失也。寡人當身任之。」趙衰對曰：「君若庇蔭重耳，幸速圖之。若待子圉改元告廟，君臣之分已定，恐動搖不易也。」穆公深信其言。

重耳辭回甥館，方纔坐定，只見門官通報：「晉國有人到此，說『有機密求見公子。』」公子召入，問其姓名，其人拜而言曰：「臣乃晉大夫欒枝之子欒盾也。因新君性多猜忌，以殺為威，百姓胥怨，臣不復臣。父特遣盾，私送款於公子。子圉心腹，只有呂省卻芮二人，舊臣卻步揚韓簡……等一班老臣，俱疎遠不用，不足為慮。臣父已約會卻步揚舟之僑……等斂集私甲，只等公子到來，便為內應。」重耳大喜，與之訂約，以明年歲首為期，約至河上。欒盾辭去，重耳對天禱祝，以著布筮得「泰卦」。六爻安靜，重耳疑之，召狐偃占其吉凶。偃拜賀曰：「是為天地配享，小往大來，上吉之兆。公子此行不惟得國，且有主盟之分。」重耳乃以欒盾之言告狐偃。偃曰：「公子明日便與秦公請兵，事不宜遲。」重耳乃於次日復入朝謁秦穆公，穆公不待開言，便曰：「寡人知公子急於歸國，恐諸臣不任其事，寡人當親送公子至河。」重耳拜謝而出。

平豹聞穆公將納公子重耳，願為先鋒効力。穆公許之。太史擇吉於冬之十二月——先三日，穆公設晏饒公子於九龍山，乃贈以白璧十雙，馬四百匹，帷席器用，百物俱備——糧草自不必說——趙衰等九人，各白璧一雙，馬四匹。重耳君臣，俱再拜稱謝。至日，穆公自統謀臣百里奚、繇余、大將公子繫、公孫枝、先鋒平豹……等率兵車四百乘，送公子重耳，離了雍州城，望東進發。秦世子瑩與重耳素本相得，依依不捨，直送至渭陽，垂淚而別。詩曰：

「猛將精兵似虎狼，共扶公子立邊疆。懷公空自誅狐突，隻手安能掩太陽？」

周襄王十六年，晉懷公圉之元年，春正月，秦穆公同晉公子重耳行至黃河岸口，渡河船隻，俱已預備齊整。穆公重設饒筵，丁重耳曰：「公子返國，毋忘寡人夫婦也。」乃分軍一半，命公子繫、平豹護送公子濟河，自己大軍屯於河西。正是一眼望捷旌旗，耳聽好消息。

却說壺叔主公子行李之事，自出奔以來，曹衛之間，擔飢受餓，不止一次。正是一無衣惜衣，無食惜食。今日渡河之際，收拾行裝，將日用的壞簋殘豆，敝席破帷，件件搬運入船。有喫不盡的酒舖之類，亦皆愛惜如寶，擺列船內。重耳見了，呵呵大笑曰：「吾今日入晉為君，玉食一方，要這些殘敝之物何用？」喝教拋棄於岸，不留一些。狐偃私嘆曰：「公子未得富貴，先忘貧賤，他日

憐新棄舊，把我等同守患難之人，看做殘敵器物一般，可不枉了這十九年辛苦！乘今日尚未濟河，不如辭之，異時還有相念之日。」乃以秦公所贈白璧一雙，跪獻於重耳之前曰：「公子今已渡河，便是晉界，內有諸臣，外有秦將，不愁晉國不入公子之手。」臣之一身，相從無益，願留秦邦，爲公子外臣，所有白璧一隻，聊表寸意。」重耳大驚曰：「狐方與舅氏共享富貴，何出此言？」狐偃曰：「臣自知有三罪於公子，不敢相從。」重耳曰：「三罪何在？」狐偃對曰：「臣聞：『聖臣能使其君尊，賢臣能使其君安。』今臣不肖，使公子困於五鹿，一罪也。受曹衛二君之慢，二罪也。乘醉出公子於齊城，致觸公子之怒，三罪也。向以公子尚在羈旅，臣不敢辭，今入晉矣，臣奔走數年，驚魂幾絕，心力並耗——璧之餘，籩豆不可再陳，敵帷破席，不可再設，留臣無益，去臣無損，臣是以求去耳！」重耳垂淚而言曰：「舅氏責狐甚當，乃狐之過也！」即命壺叔將已棄之物，一一取回，復向河設誓曰：「狐返國，若忘了舅氏之勞，不與同心共政者，子孫不昌！」即取白璧投之於河曰：「河伯爲明證也！」時介子推在他船中，聞重耳與狐偃立盟，笑曰：「公子之歸，乃天意也，子犯欲竊以爲己功乎？此等貪圖富貴之輩，吾羞與同朝！」自此有棲隱之意。

重耳濟了黃河，東行至於令狐，其宰鄧惛發兵登城拒守，發秦兵圍之，平豹奮勇先登，遂破其城，獲鄧惛斬之。桑泉白襄望風迎降，晉懷公聞譟報大驚，悉起境內車乘甲兵，命呂省會大將卻芮副之，屯於廬柳，以拒秦兵。畏秦之強，不敢交戰，公子縈乃爲秦穆公書，使人送呂卻軍中，略曰：

「寡人之爲德於晉，可謂至矣！父子背恩，視秦如仇，寡人忍其父，不能復忍其子。今公子重耳賢德著聞，多士爲輔，天人交助，內外歸心，寡人親率大軍，屯於河上，命縈護送公子歸晉，主其社稷，子大夫若能別識賢愚，倒戈來迎，轉禍爲福，在此一舉。」

呂卻二人覽書，半晌不語。欲接戰，誠恐敵不過秦兵，又如龍門史故事，欲迎降，又恐重耳記却前仇，將他償里克平鄭之命。躊躇了多時，商量出一個計較來，乃答書於公子縈，其略云：

「某等自知獲罪公子，不敢釋甲——然翼戴公子，實某等之願也，倘得與從亡諸子共矢天日，各無相害，子大夫其無咎，敢不如命！」

公子縈讀其回書，已識透有狐疑之意，乃單車造於廬柳，來見呂卻。呂卻欣然出迎，告以衷腹曰：「某等非不欲迎降，懼公子不能相容，欲以盟爲信耳。」縈曰：「大夫若退軍於西北，縈將以大夫之誠告於公子，而盟可成也。」呂卻應諾。候公子縈別去，即便出令，遠屯於郇城。重耳使狐偃同公子縈至郇城，與呂卻相會。是日，刑牲歃血，立誓共扶重耳爲君，各無二心。盟訖，即遣人

相隨，狐偃至白裘，迎接重耳到郇城。大軍之中，發號施令。

懷公不見，呂卻捷晉，使寺人勃鞞至晉軍催戰，行至中途，聞呂卻退車郇城，與狐偃公子縶講和，叛了懷公，迎立重耳。慌忙回報，懷公大驚，急集卻步揚、韓簡、欒枝士會……等一班朝臣計議。——那一班朝臣，都是向着公子重耳的，平昔見懷公專任呂卻，心中懷忿，今呂卻等尚且背叛，事到臨頭，召我等何用？一個個托辭有推病的，有推事的，沒半個肯上前。懷公嘆了一口氣道：「孤不該私自逃回，失了秦歡，以致如此！」勃鞞奏曰：「羣臣私約共迎新君，主公不可留矣。臣請爲御，暫適高梁避難，再作區處。」

不說懷公出奔高梁，再說公子重耳因呂卻遣人來迎，遂入晉軍。呂省、卻芮、叩首謝罪，重耳將好言撫慰。趙衰、白季……等從亡諸臣，各各相見，吐露心腹，共保無虞。呂卻大悅，乃奉重耳入曲沃城中，朝於武公之廟。絳都舊臣、欒枝、卻湊爲首，引着士會舟之僮羊舌肸、荀林父、先蔑、箕鄭先都……等三十餘人，俱至曲沃迎駕，卻步揚、梁繇、靡、韓簡、家僕徒……等另做一班，俱往絳都郊外，迎接重耳入絳城，卽位，是爲文公。——按重耳四十三歲奔齊，五十五歲適秦，六十一歲適秦及復國爲君，年已六十二歲矣。

文公旣立，遣人至高梁刺殺懷公。子圉自去年九月嗣位，至今年二月被殺，首尾爲君，不滿六個月。哀哉！寺人勃鞞收而葬之，然後逃回，不在話下。

却說文公宴勞秦將公子縶等，厚犒其軍，有平豹哭拜於地，請改葬其父平鄭。文公許之。文公欲留用平豹，豹辭曰：「臣已委質於秦廷，不敢事二君也。」乃隨公子縶到河西，回復秦穆公。穆公班師回國，史臣有詩讚秦穆公云：

「驕驍車騎過河東，龍虎乘時氣象雄。假使雍州無義旅，縱然多助怎成功？」

却說呂省、卻芮，迫於秦勢，雖然一時迎降，心中疑慮，到底不能釋然。對着趙衰、白季諸人，未免有慚愧之意。又見文公卽位數日，並不會爵一有功，戮一有罪，舉動不測，懷疑益甚，乃相與計較，欲率家甲造反，焚燒公宮，弑了重耳，別立他公子爲君。思想在朝無可與商者，惟寺人勃鞞，乃重耳之深仇，今重耳卽位，勃鞞必然懼誅。此人膽力過人，可邀與共事，使人招之，勃鞞聽呼而至。呂卻告以焚宮之事，勃鞞欣然領命。三人歃血爲盟，約定二月晦日會齊，夜半一齊舉事。呂卻二人，各往封邑，暗集人衆，不在話下。

却說勃鞞雖然當面應承，心中不以爲然，思量道：「當初奉獻公之命，去伐蒲城；又奉惠公所差，去刺重耳；這是桀犬吠堯，各

爲其主。今日懷公已死，重耳卽位，晉國方定，又幹此大逆無道之事，莫說重耳有天子之助，未必成事，縱使殺了重耳，他從亡許多豪傑，休想輕輕放過了。我不如私下往新君處出首，把這話頭反做個進身之階。」此計甚妙。又想：「自己是個有罪之人，不便直叩公宮。」遂於深夜往見狐偃，狐偃大驚，問曰：「汝得罪新君甚矣，不思遠隱避禍，而貪夜至此何也？」勃鞞曰：「某之此來，正欲見新君求國舅一引進耳。」狐偃曰：「汝見主公，乃自投死也。」勃鞞曰：「某有機密事來告，欲救一國人性命，必面見主公方可言之。」狐偃遂引至宮門，首偃叩門先入，見了文公，述勃鞞求見之語。文公曰：「鞞有何事，救得一國人性命，此必托言求見，借舅氏作面情討饒耳。」狐偃曰：「芻蕘之言，聖人擇焉。」主公新立，正宜捐棄小忿，廣納忠告，不可拒之。」文公意猶未釋，乃使近侍傳語責之曰：「汝斬寡人之袂，此衣猶在，寡人每一見之，寒心。汝又至翟行刺寡人——惠公限汝三日起身，汝次日卽行——幸我天命見祐，不遭毒手。今寡人入國，汝有何面目來見？可速逃遁，遲則執汝付刑矣。」勃鞞呵呵大笑曰：「主公在外奔走十九年，世情尚未熟透耶？先君獻公與君父子，惠公則君之弟也，父仇其子，弟仇其兄，况勃鞞乎？勃鞞小臣，此時惟知有獻惠，安知有君哉？」昔管仲爲公子糾射桓公，中其鉤，桓公用之，遂伯天下。如君所見，將修射鉤之怨，而失盟主之業矣。不見臣不爲臣，損但恐臣去，而君之禍不遠矣。」狐偃奏曰：「勃鞞必有所聞而來，君必見之。」文公乃召勃鞞入宮，勃鞞並不謝罪，但再拜口稱「賀喜」。文公曰：「寡人嗣位久矣，汝今日方稱賀，不己晚乎？」勃鞞對曰：「君雖卽位，未足賀也。得勃鞞，此位方穩，乃可賀耳。」文公怪其言，屏開左右，願聞其說。勃鞞將呂卻之謀，如此恁般……細述一遍。今其黨布滿城中，二賊又往封邑聚兵，主公必須乘間與狐國舅微服出城，往秦國起兵，方可平此難也。臣請留此，爲誅二賊之內應。」狐偃曰：「事已迫矣，臣請從行。」國中之事，子餘必能料理。」文公叮囑勃鞞：「凡事留心，當有重賞。」勃鞞叩首辭出。

文公與狐偃商議了多時，使狐偃預備溫車於宮之後門，只用數人相隨。文公召心腹內侍，分付如此如此……「不可洩漏。」是晚，依舊如常就寢。至五鼓，託言感寒疾腹痛，使小內侍執燈如廁，遂出後門，與狐偃登車出城而去。次早，宮中俱傳主公有病，各來寢室問安，俱辭不見。宮中無有知其出外者。

天明，百官齊集朝門，不見文公視朝。去至公宮詢問，只見朱扉雙閉，門上掛着一面免朝牌。守門者曰：「主公昨夜來偶染寒疾，不能下床，直待三月初視朝，方可接見列位也。」趙衰曰：「主君新立，百事未畢，忽有此疾，正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衆人信以爲真，各各嘆息而去。

呂卻二人，聞知文公患病不出，直至三月初方纔視朝，暗暗歡喜曰：「天教我殺重耳也！」

且說晉文公狐偃潛行離了晉界直入秦邦遣人致密書於秦穆公約於王城相會穆公聞晉侯微行來到心知國中有變乃托言出獵即日命駕竟至王城來會晉侯相見之間說明來意穆公笑曰「天命已定呂卻輩何能為哉吾料子餘諸人必能辦賊君勿慮也」乃遣大將公孫枝屯兵河口打探絳都消息便宜行事晉侯權住王城却說勃鞞恐呂卻二人見疑數日前便寄宿於卻蒞之家假作商量至二月晦日勃鞞說卻蒞曰「主公約來早視朝想病嘗小愈宮中火起必然出外呂大夫守住前門卻大夫守住後門我領家衆據朝門以遏救火之人重耳雖插翅難逃也」卻蒞以爲然言於呂省

是晚家衆各帶兵器火種分頭四散埋伏約莫三更時分於宮門放起火來——那火勢好不兇猛——宮人都在睡夢中驚醒只道宮中遺漏大驚小怪一齊都亂起來火光中但見戈甲紛紛東冲西撞口內大呼「不要走了重耳」宮人遇火者爛額焦頭逢兵者傷肢損體哀哭之聲身不忍聞呂省仗劍直入寢宮來尋文公並無縱影撞見卻蒞亦仗劍從後便門入來問呂省「會了事否」呂省對答不出只是搖頭二人又冒火覆身搜尋一遍忽聞外面喊聲大舉勃鞞倉忙來報曰「狐趙欒魏等各家悉起兵衆前來救火若至天明恐國人俱集我等難以脫身不如乘亂出城候至天明打聽晉侯死生的確再作區處」呂卻此時不曾殺得重耳心中早已着忙了全無主意只得號召其黨殺出朝門而去史官有詩云

「毒火無情殺械成誰知車駕在王城晉侯若記留祛恨安到潛行會舅甥」

且說狐趙欒魏……等各位大夫望見宮中失火急忙斂集兵衆準備擔鈎水桶前來救火原不會打仗厮殺直至天明將火撲滅方知呂卻二人造反不見了晉侯好大吃驚有先前分付心腹內侍火中逃出告知「主宮數日前於五鼓微服出宮不知去向」趙衰曰「此事問狐國舅便知」狐毛曰「吾弟子犯亦於數日前入宮是夜便不曾歸家想君臣相隨必然預知二賊之逆謀吾等只索賊守都城修葺宮寢以待主公之歸可也」魏犢曰「賊臣造逆焚宮殺主今雖逃不遠乞付我一旅之師追而斬之」趙衰曰「甲兵國家大權主公不在誰敢擅動二賊雖逃不久當授首矣」

再說呂卻等屯兵郊外打聽得晉君未死諸大夫閉城謹守恐其來追欲奔他國但未決所向勃鞞給之曰「晉君廢置從來皆出秦意况二位與秦君原有舊識今假說一公宮失火重耳焚死」去投秦君迎公子雍而立之重耳雖不死亦難再入矣呂省曰「秦君向與我有王城之盟今日只合投之但未知秦肯容納否」勃鞞曰「吾當先往導意如其慨許即當偕往不然再作計較」勃鞞行至河口聞公孫枝屯兵河西即渡河求見各各吐露心腹說出真情公孫枝曰「既賊臣見投當誘而誅之

以正國法，無負寡君之托可也。」乃爲書，托勃鞞往召呂卻，書略曰：

「新君入國，與寡君原有割地之約。寡君使枝宿兵河西，理明疆界，恐新君復如惠公故事也。今聞新君火厄，二大夫有意於公子雍，此寡君之所願聞，大夫其速來共計！」

呂卻得書，欣然而往。至河西軍中，公孫枝出迎，敘話之後，設席相款。呂卻坦然不疑。誰知公孫枝預遣人報知秦穆公，先至王城等候。呂卻等留連三日，願見秦君。公孫枝曰：「寡君得在王城，同住可也。車徒暫屯此地，俟大夫返駕，一同濟河何如？」呂卻從其言。行至王城，勃鞞與公孫枝先驅入城，見了秦穆公，使平豹往迎呂卻。穆公伏晉文公於南屏之後，呂卻等繼至，謁見已畢，說起迎立子雍之事。穆公曰：「公子雍已在此了。」呂卻齊聲曰：「願求一見。」穆公呼曰：「新君可出矣。」只見南屏後一位，貴人不慌不忙，叉手步出。呂卻睜眼看之，乃文公重耳也。嚇得呂卻黃魂不附體，口稱「該死」，叩頭不已。穆公邀文公同坐。文公大罵：「逆賊寡人何負於汝而反？若非勃鞞出首，潛出宮門，寡人已爲灰燼矣！」呂卻此時，方知爲勃鞞所賣，報稱：「勃鞞實敵血同謀，願與俱死。」文公笑曰：「勃鞞若不共敵，安知汝謀如此？」喝叫武士拿下，就命勃鞞監斬。須臾，二顆人頭獻於階下。可憐呂省卻蒞輔佐惠公也，算一時豪傑，夙昔屯軍蘆柳之時，與重耳做個對敵，不失爲從一忠臣。既已迎降，又復背叛，今日爲公孫枝所誘，死於王城，身名俱敗，豈不哀哉？」

文公卽遣勃鞞將呂卻首級，往河西招撫其衆，一面將捷音馳報國中。衆大夫皆喜曰：「不出子餘所料也！」趙衰等忙備法駕，往河東迎接晉侯。

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綿上

太叔帶怙寵入宮中

話說晉文公在王城，誅了呂朝卻蒞，向秦穆公再拜稱謝，因以親迎夫人之禮，請逆懷贏歸國。穆公曰：「弱女已失身子，固恐不敢辱君之宗廟，得備嬪嬙之數足矣。」文公曰：「秦晉世好，非此不足以主宗祀，舅其勿辭，且重耳之出，國人莫知，今以大婚爲名，不亦美乎？」穆公大喜，乃邀文公復至雍都，盛飾輜輶，以懷贏等五人歸之。又親送其女，至於河上，以精兵三千護送，謂之紀綱之僕。——今人稱管家爲紀綱，蓋始於此。——文公同懷贏等濟河，趙衰諸臣，早備法駕於河口，迎接夫婦并車，百官扈從，旌旗蔽日，鼓樂喧天，好不鬧熱。昔時宮中夜遁，如入土之龜，縮頭縮尾，今番河上榮歸，如出岡之鳳，雙宿雙飛。正所謂「彼一時

此一時也。文公至絳，國人無不額手稱慶，百官朝賀。自不必說。遂立懷嬴為夫人。

當初晉獻公嫁女伯姬之時，使郭偃卜卦，其繇云：『世作甥舅，三定我君。』伯姬為秦穆公夫人，穆公女懷嬴，又為晉文公夫人，豈不是「世作甥舅」？穆公先送夷吾歸國，又送重耳歸國，今日文公避難而出，又虧穆公誘誅呂卻，重整山河，豈不是「三定我君」？又穆公會夢寶夫人，引之遊於天闕，謁見上帝，遙聞殿上呼穆公之名曰：『任好聽旨，汝平晉亂。』如是者再，穆公先

平里克之亂，一箇一夢，無不應驗。詩云：

「萬物榮枯皆有定，浮生碌碌空奔忙；笑彼惡人不安命，強覓冬雷和夏霜。」

文公追恨呂卻二人，欲盡誅其黨。趙衰諫曰：『惠懷以嚴刻失人心，君宜更之以寬。』文公從其言，乃頒行大赦。呂卻之黨甚衆，雖見赦文，猶不自安，訛言日起。文公心以為憂。

忽一日侵晨，小吏頭須叩宮門求見文公，方解髮而沐，聞之怒曰：『此人竊吾庫藏，致寡人行資缺乏，乞食曹衛，今日尙何見為？』聞人如命辭之，頭須曰：『主公得無方沐乎？』聞者駭曰：『汝何以知之？』頭須曰：『夫沐者，俯首曲躬，其心必覆，心覆則出言顛倒，宜我之求見而不得也。』且主公能容勃鞞，得免呂卻之難，今獨不能用頭須耶？頭須此來，有安晉國之策，君必拒之，頭須從此逃矣。』聞人遽以其言告於文公，文公曰：『是吾過也。』亟索冠帶裝束，召頭須入見，頭須叩頭請罪，訖然後言曰：

『主公知呂卻之黨幾何？』文公蹙眉而言曰：『衆甚。』頭須奏曰：『此輩自知罪重，雖奉赦猶在懷疑，主公當思所以安之。』

文公曰：『安之何策？』頭須奏曰：『臣竊主公之財，使主公饑餓，臣之獲罪，國人盡知，若主公出遊而用臣為御，使舉國之人，聞且見之，皆知主公不念舊惡，而羣疑盡釋矣。』文公曰：『善。』乃托言巡城，用頭須為御，呂卻之黨見之，皆私語曰：『頭須竊君之藏，今日仍舊錄用，况他人乎？』自是訛言頓息。文公仍用頭須掌庫藏之事，因有恁般容人之量，所以能安定晉國。

文公先為公子時，已娶逆二妻，幼妻徐嬴早卒，再娶偃姑，生一子一女，子名驪，女曰伯姬，偃姑亦薨於蒲城。文公出亡時，子女俱幼，棄之於蒲，亦是頭須收留，寄養於蒲民遂氏之家，遂給桑帛無缺。一日，乘間言於文公，文公大驚曰：『寡人以爲死於兵刃久矣，今猶在乎？何不早言？』頭須奏曰：『臣聞「母以子貴，子以母貴」，君周遊列國，所至送女，生育已繁，公子雖在，未卜君意何如？是以不敢遽白耳。』文公曰：『汝如不言，寡人幾負不慈之名。』即命頭須往蒲，厚賜遂氏，迎其子女以歸，使懷嬴母之，遂立驪為太子，以伯姬賜與趙衰為妻，謂之趙姬。

翟君聞晉侯嗣位，遣使稱賀，送季隗歸晉。文公問季隗之年，對曰：『別來八載，今三十有二矣。』文公戲曰：『猶幸不及二十

五年也。齊孝公亦遣使送姜氏於晉，晉侯謝其玉成之美。姜氏曰：「妾非不貪夫婦之樂，所以勸駕者，正爲今日耳。」文公將齊翟二姬，平昔賢德，述於懷嬴，懷嬴稱讚不已，固請讓夫人之位於二姬。於是更定宮中之位，立齊女爲夫人，翟女次之，懷嬴又次之。

趙姬聞季隗之歸，亦勸其夫趙衰，迎接叔隗母子。衰辭曰：「蒙主公賜婚，不敢復念翟女也。」趙姬曰：「此世俗薄德之語，非妾所願聞也。妾雖貴，然叔隗先配，且有子矣，豈可憐新而棄舊乎？」趙衰曰：「雖唯唯，意猶未決。」趙姬乃入宮，奏於文公曰：「妾夫不迎叔隗，欲以不賢之名遺妾，望父侯作主。」文公乃使人至翟，迎叔隗世子以歸。趙姬以內子之位讓翟女，趙衰又不可。趙姬曰：「彼長而妾幼，彼先而妾後，長幼先後之序，不可亂也。」日聞子盾齒已長矣，而又有才，自當立爲嫡子，妾居偏房，理所當然。若必不從，妾有退居宮中耳。衰不得已，以姬言奏於文公。文公曰：「吾女能推讓如此，雖周太任，莫能過也。」遂宣叔隗母子入朝，立叔隗爲內子，立盾爲嫡子。叔隗亦固辭，文公諭以趙姬之意，乃拜受謝恩而出。盾時年十七歲，生得氣宇軒昂，舉動有則，通詩書，精射御，趙衰甚愛之。後趙姬生三子曰：同、括、曰嬰，其才皆不及盾。此是後話。史官有敘趙姬之賢德，讚云：

「陰性好閉，不嫉則妬，感夫逞驕，篡嫡敢怒。衰進申緇，服權曰怖，理繼勢窮，誤人自誤。貴而自賤，高而自卑，同括下盾，隗壓於君，謙謙令德，君子所師。文公之女，成季之妻。」

再說晉文公欲行復國之賞，乃大會羣臣，分爲三等，以從亡爲首功，送款者次之，迎降者又次之，三等之中，又各別其勞之輕重，而上下其賞。第一等從亡中，以趙衰、狐偃爲最，其他狐毛、胥臣、魏犢、狐射姑、先軫、顛頡，以次而敘。第二等送款者，以欒枝、卻蕩爲最，其他士會、舟之僑、孫伯糾、祁滿等，以次而敘。第三等迎降者，卻步、楊韓簡爲最，其他梁繇、靡家、僕徒、卻乞、先蔑、屠擊等，以次而敘。無采地者，賜地；有采地者，益封。別以白璧五雙，賜狐偃曰：「向者投璧於河，以此爲報。」又念狐突冤死，立廟於晉陽之馬鞍山，後人因名其山曰狐突山。又出詔令於國門：「倘有遺下功勞，行敘者，許其自言。」小臣壻叔進曰：「臣自蒲城相從主公，奔走四方，足踵俱裂，居則侍寢食，出則戒車馬，未嘗頃刻離右左也。今主公行從亡之賞，而不及於臣——意者，臣有罪乎？」文公曰：「汝來前，寡人爲汝明之。」夫導我以仁義，使我肺腑開通者，此受上賞；輔我以謀議，使我不辱諸侯者，此受次賞；冒矢石，犯鋒鏑，以身衛寡人者，此復受次賞。故上賞賞德，其次賞才，又其次賞功。若夫奔走之勞，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三賞之後，行且及汝矣。」壻叔愧服而退。

文公乃大出金帛，遍賞輿僕隸之輩，受賞者無不感悅。惟魏犢、顛頡二人，自恃才勇，見趙衰、狐偃都是文臣，以辭令爲事，其

賞却在已上心中不悅口內稍有怨言文公念其功勞全不計較。又有介子推原是從亡人數他為人猶介無比因濟河之時見狐偃有居功之語心懷鄙薄恥居其列自隨班朝賀一次以後托病居家甘守清窮躬自織屨以待奉其老母晉侯大會羣臣論功行賞不見子推偶爾忘懷竟置不問了。鄙人解張見子推無賞心懷不平又見國門之上懸有詔令「倘有遺下功勞未敘者其自言」特地叩子推之門報此消息子推笑而不答老母在廚下聞之謂子推曰「汝效勞十九年且曾割股救君勞苦不小今日何不自言亦可冀數鍾之粟米共朝夕之養殮豈不勝於織屨乎」子推對曰「獻公之子九人惟主公最賢惠懷不德天奪其助以國屬於主公諸臣不知天意爭據其功吾方恥之吾寧終身織屨不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也」老母曰「汝雖不求祿亦宜入朝一見庶不沒汝割股之勞」子推曰「孩兒既無求於君何以見爲」老母曰「汝能爲廉士吾豈不能爲廉士之母吾母子當隱於深山毋溷於市井中也」子推大喜曰「孩兒素愛綿上高山深谷今當歸此」乃負其母奔綿上結廬於深谷之中草衣木食將終其身焉。鄙舍無不知其去跡者惟解張知之乃作書夜懸於朝門文公設朝近臣收得此書獻於文公文公讀之其詞曰：

「有龍矯矯悲失其所數蛇從之周流天下龍飢乏食一蛇割股；龍返於淵安其壤土敬蛇入穴皆有寧字一蛇無穴號於中野！」

文公覽畢大驚曰「此介子推之怨詞也」昔寡人過衛乏食子推割股以進今寡人大賞功臣而獨遺子推寡人之過何辭！即使人往召子推子推已不在矣。文公拘其鄙舍詰問子推去處「有能言者寡人并官之」解張進口「此書亦非子推之書乃小人所代也」子推恥於求賞負其母隱於綿上深谷之中小人恐其功勞泯沒是以懸書伐爲白之。文公曰「若非汝懸書寡人幾忘子推之功矣」遂拜解張爲下大夫即日駕車用解張爲前導親往綿山訪求子推。只行峯巒疊疊草樹叢叢流水潺潺行雲片片林鳥羣噪山谷應聲竟不得子推蹤跡。正是一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左右拘得農夫數人到來文公親自問之農夫曰「數日前曾有人見一漢子負一老嫗息於此山之崖汲水飲之復負之登山而去今則不知所之也」

文公命停車於山下使人遍訪數日不得。文公面有愠色謂解張曰「子推何恨寡人之深耶吾聞子推甚孝若舉火焚林必當負其母而出矣」魏犢進曰「從亡之日衆人皆有功勞豈獨子推哉今子推隱身以要君逗遛車駕虛費時日待其避火而出臣當羞之」乃使軍士於山前山後周圍放火火烈風猛延燒數里三日方息。子推終不肯出子母相抱死於枯柳之。軍士尋得其骨骸文公見之爲之流涕命葬於綿山之下立祠祀之。環山一境之田皆作祠田使農夫掌其歲祀改綿山曰介山「以

志寡人之過。」後世於綿上立縣，謂之介休。言介子推休息於此也。

焚林之日，乃三月五日清明之候。國人思慕子推，以其死於火，不忍舉火，爲之冷食一月。後漸減至三日。至今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各處，每歲冬至一百五日，預作乾糰，以冷水食之，謂之「禁火」。亦曰「禁煙」。因以清明前一日爲寒食節，過節家家插柳於門，以絮子推之魂，或設野祭，焚紙錢，皆爲子推也。胡曾有詩云：

「羈縻從遊十九年，天涯奔走備顛連。食君剝股心何赤，辭祿焚驅志甚堅。」

綿上煙高標氣節，介山祠壯表忠賢。只今禁火悲寒食，勝却年年掛紙錢。」

文公既定君臣之賞，大修國政，舉善任能，省刑薄斂，通商禮賓，拯寡救貧，國中大治。

周襄王使太宰周公孔及內使叔與賜文公以侯伯之命，文公待之有加禮。叔與歸見襄王，言：「晉侯必伯諸侯，不可不善也。」襄王自此疎齊而親晉，不在話下。

是時，鄭文公臣服於楚，不通中國，恃強凌弱，怪滑伯事衛不事鄭，乃與師伐之。滑伯懼而請成。鄭師方退，滑仍舊事衛，不肯服鄭。鄭文公大怒，命公子士洩爲將，堵俞齋副之，再起太軍代滑衛。文公與周方陸訴鄭於周。周襄王使大夫游孫伯服至鄭爲滑求解，未至。鄭文公聞之，怒曰：「鄭衛一體也，王何厚於衛而薄於鄭？耶！命拘伯服於境上，俟破滑凱旋，方可釋之。伯服被拘，其左右奔回，訴知周襄王。襄王罵曰：「鄭捷欺朕太甚，朕必報之！」問羣臣：「誰能爲朕問罪於鄭者？」大夫頹叔桃子二人進曰：「鄭自先王兵敗，益無忌憚，今又挾荊蠻爲重，虐執王臣。若與兵問罪，難保必勝。以臣之愚，必借兵於翟，方可伸威。」大夫富辰連聲曰：「不可不可，古人云：『疎不間親。』鄭雖無道，乃子友之後，於天子兄弟也。武公苦東遷之勞，厲公平子頹之亂，其德均不可忘。翟乃戎狄豺狼，非我同類，用異類而蔑同姓，修小怨而置大德，臣見其害，未見其利也。」頹叔桃子曰：「昔武王伐商，九夷俱來助戰，何必同姓東山之征，實因管蔡鄭之橫逆，猶管蔡也。翟之事周，未常失禮，以順誅逆，不亦可乎？」襄王曰：「二卿之言是也。」乃使頹叔桃子如翟，諭以代鄭之事。

翟君欣然奉命，假以出獵爲名，突入鄭地，攻破櫟城，以兵戍之，遣使同二夫人告捷於周。周襄王曰：「翟有功於朕，朕今中宮新喪，欲以翟爲婚姻，何如？」頹叔桃子曰：「臣聞翟人之歌曰：『前叔隗，後叔隗，如珠比玉生光輝。』言翟有二女，皆名叔隗，並有殊色。前叔隗，乃魯如國之女，已嫁晉侯。後叔隗，乃翟君所生，今尙未聘。王可求之。」襄王大喜，復命頹叔桃子往翟求婚。翟人送叔隗至周。襄王欲立爲嬪后，富辰又諫曰：「王以翟爲有功，勞之可也。今以天子之尊，下配夷女，翟恃其功，加以姻親，必有寵。」

伺之患矣！襄王不聽，遂以叔隗主中宮之政。

說起那叔隗，雖有顏色，素無閭德；在本國專好馳馬射箭，翟若每出獵，必自請隨行，日與將士們馳逐原野，全無拘束。今日纔於周王，居於深宮如籠中之鳥，檻內之獸，甚不自在。一日，請於襄王曰：「妾幼習射獵，吾父未嘗禁也。今鬱鬱宮中，四肢懈倦，將有痿痺之疾。王何不舉大狩，使妾觀之？」襄王寵愛方新，言無不從，遂命太史擇日，大集車徒，較獵於北邙山。有司張幕於山腰，襄王與隗后坐而觀之。襄王欲悅隗后之意，出令曰：「日中爲期，得三十禽者賞一轎車，三乘得二十禽者賞以一轎車，二乘得十禽者賞以一轎車。」一乘不逾十禽者無賞。一時王子王孫及大小將士，擊狐伐兔，無不各逞其能，以邀厚賞。

打圍良久，太史奏：「日已中矣。」襄王傳令撤回，諸將各獻所獲，禽之或一十，或二十，惟有一位貴人，所獻逾三十之外。那貴人生得儀容俊偉，一表人物，乃襄王之庶弟，名曰帶，國人皆稱曰太叔，爵封甘公。因先年爭嫡不遂，又召戎師以伐周，事敗出奔齊國。後來惠后再三在襄王面前解求懇，大夫富辰亦勸襄王兄弟修好，襄王不得已召而復之。今日在打圍中，施逞精神，拔了個頭籌，襄王大喜，即賜「轎車」如數。其餘計獲多少，各有賜賚。隗后坐於王側，見甘公帶才貌不凡，射藝出衆，誇獎不迭。問之襄王，知是金枝玉葉，十分心愛，遂言於襄王曰：「天色尚早，妾意欲自打一圍，以健筋骨，幸吾王降旨。」襄王本意欲取悅隗后，怎好不准其奏？即命將士重整圍場，隗后解下絳袍——原來袍內預穿就窄袖短衫，罩上異樣黃金鎖子輕細之甲，腰繫五綵綉絲繡帶，用玄色輕絹六尺周圍抹額，龍蔽鳳笄，以防塵土——腰懸箭箠，手執朱弓，裝束得好不齊整，有詩爲證：

「花般綽約玉般肌，幻出戎裝態更奇。仕女班中誇武藝，將軍隊裏擅嬌姿。」

隗后這回裝束，別是一般丰采，喜得襄王微微含笑，左右駕「戎輅」以待。隗后曰：「車行不如騎迅，妾隨行諸婢，凡奮國來的，俱慣馳馬，請於王前試之。」襄王命多選良馬，韃勒停當，侍婢陪騎者，約有數人。隗后方欲跨馬，襄王曰：「且慢。」遂問同姓諸卿曰：「誰人善騎？保護王后下場。」甘公帶奏曰：「臣當效勞。」這一差，正暗合了隗后之意。侍婢簇擁隗后，做一隊兒騎馬先行，甘公帶隨後跨着名駒趕上，不離左右。隗后要在太叔面前，施逞精神，太叔亦要在隗后面前，誇張手段，未試弓箭，先試跑馬。隗后將馬連鞭幾下，那馬騰空一般去了。太叔亦躍馬而前，轉過山腰，剛剛兩騎馬討個並頭。隗后将絲繡勒住，誇獎甘公曰：「久慕王子文才，今始見之。」太叔馬上欠身曰：「臣乃學騎耳，不及王后萬分之一。」隗后曰：「太叔，明早可到太后宮中問安，妾有話講……」言猶未畢，侍女數騎俱到。隗后以目送情，甘公輕輕點頭，各勒馬而回。恰好山坡下，趕出一羣鹿來，太叔左射，右射鹿，俱中之。隗后亦射中一鹿，衆人喝采一番。隗后復跑馬至於山腰，襄王出幕相迎曰：「王后辛苦。」隗后以所射

之鹿，拜獻襄王，太叔亦以一鹿一麋呈獻。襄王大悅。衆將及軍士，又馳射一番，方纔撤圍。神庖將野味烹調以進，襄王領賜羣臣，歡飲而散。

次日，甘公帶入朝謝賜，遂至惠后宮中問安。其時，隗后已先在矣。隗后預將賄賂，賞囑隨行宮侍，遂與太叔眉來眼去，兩下意會，托言起身，遂私合於側室之中，男貪女愛，極其眷戀之情。臨別，兩不相舍。隗后囑付太叔：「不時入宮相會。」太叔曰：「恐王見疑。」隗后曰：「妾自能周旋，不必慮也。」惠后宮人，頗知其事，只因太叔是太后的愛子，況且事體重大，不敢多口。惠后心上，亦自覺着，反分付宮人：「閒話少說。」隗后的宮侍，已自遍受賞賜，做了一路爲之耳目。太叔連宵達旦，潛住宮中，只瞞得襄王一人。史官有詩嘆曰：

「太叔無兄何有嫂？襄王愛弟不防妻；一朝射獵成私約，始悔中宮女是夷！」

又有詩譏襄王：「不該召太叔回來，自惹其禍。」詩云：

「明知篡逆性難悛，便不行誅也絕親；引虎入門誰不噬？襄王真是夢中人！」

大凡做好事的心，一日小一日，做歹事的膽，一日大一日。甘公帶與隗后私通，走得路熟，做得事慣，漸漸不避耳目，不顧利害，自然敗露出來。那隗后少年貪慾，襄王雖則寵愛，五旬之人，到底年力不相當了，不時在別寢休息。太叔用些賄使些勢，那把守宮門的——無過是內侍之輩——都想到：「太叔是太后的愛子，周王一日晏駕，就是太叔爲王了，落得他些賞賜，管他甚帳？」以此不分早晚，出入自如。

却說宮婢中有個小東，頗有幾分顏色，善於音律。太叔一夕歡宴之際，使小東吹玉簫，太叔歌而和之。是夕開懷暢飲，醉後不覺狂蕩，便按住小東求歡。小東懼怕隗后，解衣脫身。太叔大怒，拔劍趕逐，欲尋小東殺之。小東竟奔襄王別寢，叩門哭訴。太叔如此恁般……如今見在宮中。襄王大怒，取了床頭寶劍，趨至中宮，要殺太叔。畢竟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亂居鄭

晉文公守信降原

話說周襄王聞宮人小東之語，心頭一時火起，急取床頭寶劍，趨往中宮，來殺太叔。纔行數步，忽然轉念：「太叔乃太后所愛，我若殺之外人，不知其罪，必以我爲不孝矣。」况太叔武藝高強，倘然不遜，挺戟相持，反爲不美。不如暫時隱忍，俟明日詢其

實跡將魂后貶退，諒太叔亦無顏復留，必然出奔外境，豈不隱便？一嘆了一口氣，擲劍於地，復回寢宮，使隨身內侍，打探太叔消息。回報：「太叔知小東來訴我王，已脫身出宮去矣。」襄王曰：「宮門出入，如何不稟明於朕，亦朕之疎於防範也！」

次早，襄王命拘中宮侍妾審問，初時抵賴，喚出小東而證，遂不能隱，將前後醜情，一一招出，襄王將隗后貶入冷宮，封鎖其門，穴牆以通飲食，太叔帶自知有罪，逃奔翟國去了。惠太后驚成心疾，自此抱病不起。

却說頹叔桃子，聞隗后被貶，大驚曰：「當初請兵伐鄭，是我二人請婚隗氏，是我二人，今忽然被斥，翟君必然見怪。太叔今出奔在翟，定有一番假話，哄動翟君，倘然翟兵到來問罪，我何以自解？」即日乘輕車疾馳，趕上太叔，做一路商量。若見翟君，須是如此如此……」不一日，行到翟國，太叔停駕於郊外，頹叔桃子先入城見了翟君，告訴道：「當初吾等原為太叔請婚，周王聞知美色乃自取之，立為正宮，只為往太后處問安，與太叔相遇，偶然太叔敘起前因，說話良久，被宮人言語誣誘，周王輕信，不紀貴國伐鄭之勞，遂將王公貶入冷宮，太叔遂出境外，忘親背德，無義無恩，乞假一旅之師，殺入王城，扶立太叔為王，救出王后，仍為國母，誠貴國之義舉也。」翟君信其言，問：「太叔何在？」頹叔桃子曰：「現在郊外候命。」翟君遂迎太叔入城，太叔請以甥舅之禮相見，翟君大喜。

遂撥步騎五千，使大將赤丁同頹叔桃子，奉太叔以伐周。周襄王聞翟兵臨境，遣大夫譚伯為使，至翟軍中，諭以大叔內亂之罪。赤丁殺之，驅兵直逼王城之下。襄王大怒，乃拜卿士原伯貫為將，毛衛副之，率車三百乘，出城禦敵。伯貫知翟兵勇猛，將一輛車，聯絡為營，如堅城一般，赤丁沖突數次，俱不能入。連日搦戰，亦不出應。赤丁憤甚，乃定下計策，於翠雲山塔起高臺，上建天子旌旗，使軍士假扮太叔，在臺上飲晏歌舞為樂，却教頹叔桃子各領一千騎兵，伏於山之左右。只等周兵到時，臺上放礮為號，一齊攏殺將來。又教親兒赤風子引騎兵五百，直逼其營辱罵，以激其怒。若彼開營出戰，佯輸詐敗，引他走翠雲山一路，便算功勢。赤丁與太叔引大隊在後，準備接應，分撥停當。

却說赤風子引五百騎兵搦戰，原伯貫登臺望之，欺其寡少，便欲出戰。毛衛諫曰：「翟人詭詐多端，只宜持重，俟其懈怠，方可擊也。」挨至午牌時分，翟軍皆下馬坐地，口中大罵：「周王無道之君，用這般無能之將，降又不降，戰又不戰，待要何如？」亦有臥地而罵者。原伯貫忍耐不住，喝教開營，營門開處，湧出車乘百餘，車上立着一員大將，金盔繡手執大桿刀，乃原伯貫也。赤風子忙叫：「孩兒們快上馬！」自挺鐵搦來迎戰。不上十合，撥馬望西而走。軍士多有上馬不及者。周軍亂搶馬匹，全無行列。赤風子回馬，又戰數合，漸漸引至翠雲山相近，赤風子委棄馬匹，器械殆盡，引數騎奔山後去了。原伯貫抬頭一望，見山上雲霧

旗飄颻，綽傘之下，蓋着太叔，大吹大擂飲酒。原伯貫曰：「此賊命合盡於吾手！」乃揀平垣處，驅車欲上，山上擣木礮石，打將下來。原伯貫正沒計較，忽聞山坳中連珠礮響，左有頹叔，右有桃子，兩路鐵騎，如急風驟雨，圍裏將來。原伯貫心中計，急急回車，來路上已被翟軍砍下亂木，縱橫道路，車不能行。原伯貫令步卒開路，軍士都心慌膽落，不戰而潰。原伯貫無計可施，卸下繡袍，欲雜於衆中逃命，有小軍叫曰：「將軍到這裏來！」頹叔聽得叫聲，疑爲原伯貫，指揮翟騎追之，擒獲二十餘人，原伯貫在其內。比及赤丁大軍到時，已大獲全勝，車馬器械悉爲所俘。有逃脫的軍士，回營報知毛衛，毛衛只教堅守，一面遣人馳奏周王，求其添兵助將。不在話下。

頹叔將原伯貫縛，獻功於太叔。太叔命囚之於營。頹叔曰：「今伯貫被擒，毛衛必然喪膽，若半夜往劫其營，以火攻之，衛可擒也。」太叔以爲然，言於赤丁，赤丁用其策，暗傳號令，是夜三鼓之後，赤丁自引步軍千餘，俱用利斧，劈開索鏈，劫入大營，就各車上將簷葦放起火來，頃刻延燒，遍營中火毯亂滾，軍士大亂。頹叔、桃子各引精騎，乘勢殺入，銳不可當。毛衛急乘小車，從營後而遁，正遇着步卒一隊，爲首乃是太叔帶大喝：「毛衛那裏走？」毛衛着忙，被太叔一鎗刺於車下。翟軍大獲全勝，遂圍王城。

周襄王聞二將被擒，謂富辰曰：「早不從卿言，致有此禍。」富辰曰：「翟勢甚狂，吾王暫爾出巡，諸侯必有倡義納王者。」周公孔奏曰：「王師雖敗，若悉起百官家屬，尙可背城一戰，奈何輕棄社稷，委命於諸侯乎？」召公過奏曰：「言戰者，乃危計也；以臣愚見，此禍皆本於叔隗——吾王先正在誅，然後堅守以待諸侯之救，可以萬全。」襄王歎曰：「朕之不明，自取其禍，今太后病危，朕暫當避位，以慰其意；若人心不忘朕，總諸侯自圖之可也。」因謂周召二公曰：「太叔此來，爲隗后身，若取隗后氏，必懼國人之謗，不敢居於王城。二卿爲朕繕兵固守，以待朕之歸可也。」周召二公頓首受命。

襄王問於富辰曰：「周之接壤，惟鄭、衛、陳三國。朕將安適？」富辰對曰：「陳、衛弱不如適鄭。」襄王曰：「朕曾用翟戎，鄭得無怨乎？」富辰曰：「臣之勸王適鄭者，正爲此也。鄭之先世，有功於周，其嗣必不忘王。以翟伐鄭，鄭心不平，固日後望翟之背，周以自明其順也。今王適鄭，彼必喜於奉迎，又何怨焉？」襄王意乃決。富辰之請曰：「王犯翟鋒而出，恐翟人悉衆與王爲難，奈何？臣願率家屬與翟決戰，王乘機出避可也。」乃盡召子弟親黨——約數百人——勉以忠義，開門直犯翟營，牽住翟兵，襄王同簡師父左鄆父……等十餘人出城，望鄭國而去。富辰與赤丁大戰，所殺傷翟兵甚衆，亦身被重傷。遇柳叔、桃子慰之曰：「子之忠諫，天下所知也，今日可以無死。」富辰曰：「昔吾諫王，王不聽，以及此。若我不死，戰，王必以我爲勳矣。」復力戰多時，力盡而死。子弟親黨同死者三百餘人。史官有詩讚曰：

「用夷凌夏豈良謀納女宜淫禍自求。驟諫不從仍死戰富辰忠義播春秋」

富辰死後，翟人方知襄王已出王城，時城門復閉，太叔命釋原伯貫之囚，使於門外呼之。周召二公立於城樓之上，謂太叔曰：「本欲開門奉迎，恐翟兵入城剽掠，是以不敢。」太叔請於赤丁，求其屯兵城外，當出府庫之藏爲犒，赤丁許之。太叔遂入王城，先至冷宮，放出隗后，然後往謁惠太后。太后見了太叔，喜之不勝，一笑而絕。太叔且不治喪，先與隗后宮中聚鬪，欲尋小東殺之。小東懼罪，先已投井自盡矣。嗚呼哀哉！

次日，太叔假傳太后遺命，自立爲王，以叔隗爲王后，臨朝受賀。發府藏大犒翟軍，然後爲太后發喪。國人爲之歌曰：

「莫喪母且娶婦，婦得嫂，臣妾后爲不慚，言可醜誰其逐之，我與爾左右。」

太叔聞國人之歌，自知衆論不服，恐生他變，乃與隗氏移駐於溫大治宮，室日夜取樂。王城內國事，每委周召二公料理，名雖爲王，實未嘗與臣民相接也。原伯貫逃往原城去了。

這邊話且擱過不提，且說周襄王避出王城，雖然望鄭國而行，心中未知鄭意好歹，行至汜城，其地多竹而無公館，一名竹川。襄王詢土人，知入鄭界，卽命停車於借宿於農民封氏草堂之內，封氏問：「官居何職？」襄王言曰：「我周天子也，爲國中有難避而到此。」封氏大驚，叩頭謝罪曰：「吾家二郎夜來夢紅日照於草堂，果有貴人下降。」卽命二郎殺雞爲黍，襄王問：「二郎何人？」對曰：「民之後母弟也，與民同居於此，共鑿同耕，以奉養後母。」襄王歎曰：「汝愚家兄弟如此和睦，朕貴爲天子，反受母弟之害，朕不如此農民多矣。」因泫然淚下。大夫左鄆父進曰：「周公大聖，尙有骨肉之戀，吾主不必自傷，作速告難於諸侯，料諸侯必不坐視。」襄王乃親作書稿，使人分告齊宋陳鄭衛諸國，略曰：

「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帶越住鄭地，汜敢告。」

簡師父奏曰：「今日諸侯有志圖伯者，惟秦與晉，秦有蹇叔百里奚，公孫枝諸賢爲政，晉有趙衰、狐偃、胥臣諸賢爲政，必能勸其君以勤王之義，他國非所望也。」襄王乃命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鄆父告於秦。

且說鄭文公聞襄王居汜，笑曰：「天子今日方知翟之不如鄭也。」卽日使工師往汜地創立廬舍，親往起居，省視器具，一切供應，不敢菲薄。襄王見鄭文公頗有慚色，魯宋諸國亦遣使問安，各有餽獻，惟衛文公不至。魯大夫臧孫辰字文仲，聞之嘆曰：「衛侯將死矣，諸侯之有王，猶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木無本必枯，水無源必竭，不死何爲？」——時襄王十八年之冬十月也。至明年春，衛文公薨，世子鄭立，是爲成公，果應臧文仲之言，此是後話。

再說：簡師父奉命告晉，晉文公詢於狐偃，偃對曰：「昔齊桓之能合諸侯，惟尊王也。况晉數易其君，民以為常，不知有君臣之大義。君盍納王，而討太叔之罪，使民知君之不可忒乎？繼文侯輔周之勳，光武公啓晉之烈，皆在於此。——若晉不納秦，必納之，則伯業獨歸於秦矣。」文公使太史郭偃卜之，偃曰：「大吉。此黃帝戰於阪泉之兆。」文公曰：「寡人何敢當此？」偃對曰：「周室雖衰，天命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其克叔帶必矣！」文公曰：「更爲我筮之。」得「乾下離上」。「大有之一之卦第三爻，動變爲「兌下離上」。「睽卦」，偃斷之曰：「大有之九三云：『公用亨於天子。』戰克而王享，吉莫大焉。乾爲天，離爲日，日麗於天，昭明之象。乾變而兌，兌爲澤，澤在下，以當離日之炤，是天子之恩光炤臨晉國，又何疑焉？」

文公大悅，乃大閱車徒，分左右之軍，使趙衰將左軍，魏犢佐之，卻溱將右軍，顛諷佐之。文公引狐偃、欒枝等，左右策應。臨發時，河東守臣報稱：「秦伯新統大兵，勤王已在河上，不日渡河矣。」狐偃進曰：「秦公志在勤王，所以頓兵河上者，爲東道之不通故也。去草中之戎，隴土之狄，皆車馬必由之路。秦素未與道，恐其不順，是以懷疑不進。君誠行賂於二夷，諭於假道勤王之意，二夷必聽，更使人謝秦，秦必退矣。」文公然其言，一面使狐偃之子狐射姑齎金帛之類，行賂於戎狄，一面使胥臣往河上辭秦。胥臣謁見穆公，致晉侯之命曰：「天子蒙塵在外，君之憂，即寡君之憂也。寡君已掃境內，興師代君之勞，已有成算，毋敢煩大軍遠涉。」穆公曰：「寡人恐晉君新立，軍師未集，是以奔走在此，以禦天子之難。既晉君克舉大義，寡人當靜聽捷音。」蹇叔百里奚皆曰：「晉侯欲專大義，以服諸侯，恐主公分其功業，故遣人止我之師。不如乘勢而下，共迎天子，豈不美哉？」穆公曰：「寡人非不知勤王美事，但東道未通，恐狄戎爲梗，晉初爲政，無大巧何以定國，不如讓之。」乃遣公子繫隨左鄆父至汜，問勞襄王穆公，班師而回。

却說胥臣以秦君退師回報，晉兵遂進屯陽樊，守臣蒼葛出郊外勞軍。文公使右軍將軍卻溱等圍溫，左軍將軍趙衰等報襄王於汜。襄王以夏四月丁巳日，復至王城，周召二公，迎之入朝，不在話下。

溫人聞周王復位，乃羣聚攻頽叔桃子殺之。大開城門以納晉師。太叔帶忙攜隗后登車，欲奪門出走。翟國守門軍士閉門不容其去。太叔仗劍砍到數人，却來魏犢追到大，喝：「逆賊那裏去？」太叔曰：「汝放孤出城，異日厚報。」魏犢曰：「問天子肯放你時，魏犢就做人情。」太叔大怒，挺劍刺來，被魏犢躍上其車，一刀斬之。軍士擒隗氏來見，犢曰：「此淫婦，留他何用？」命衆軍亂箭環射，可憐如花夷女，與太叔帶半載歡娛，今日死於萬箭之下。胡曾先生詠史詩云：

「遂見盜嫂據南陽，半載歡娛並濯殃。淫逆倘然無速報，世間不復有綱常。」

魏犇帶二屍以報卻湊，湊曰：「何不檻送天子，明正其戮？」魏犇曰：「天子避殺弟之名，假手於晉，不如速誅之為快也。」卻湊嘆息不已，乃埋二屍於神農澗之側，一面安撫溫氏，一面使人報捷於陽樊。晉文公聞太叔隗氏俱已伏誅，乃命駕親至王城，朝見襄王，奏捷。襄王設醴酒以饗之，復大出金帛相贈。文公再拜謝曰：「臣重耳不敢受賜，但死後得用陰葬，臣沐恩於地下，無窮矣。」襄王曰：「先王制禮，以限隔上下，止有此生死之文，朕不敢以私勞而亂大典。叔父大功，朕不敢忘，乃割畿內溫原陽樊，撥茅四邑，以益其封。文公謝恩而退，百姓攜老扶幼，填塞街市，爭來認識晉侯。嘆曰：「齊桓公今復出也！」

晉文公下令枝路俱班師，大軍屯於太行山之南，使魏犇定陽樊之田，顛頡定撥茅之田，欒枝定溫之田。晉侯親率趙衰、定原之田，為何定原之田。文公親往，那原乃周卿上原伯貫之封邑。原伯貫兵敗無功，襄王奪其邑以與晉，伯貫見在原城，恐其不服，所以必須親往。顛頡至撥茅，欒枝至溫，守臣俱攜酒食出迎。

却說魏犇至陽樊，守臣蒼葛謂其下曰：「周棄岐豐餘地幾何，而晉復受四邑耶？我與晉同是王臣，豈可服之？」遂率百姓持械登城。魏犇大怒，引兵圍之，大叫：「早早降順，萬事俱休；若打破城池，盡皆屠戮。」蒼葛在城上答曰：「吾聞「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今此乃王畿之地，畿內百姓，非王之宗族，即王之親戚，晉亦周之臣子，忍以兵威相劫耶？」魏犇感其言，遣人馳報文公。文公致書於蒼葛，略曰：

「四邑之地，乃天子大賜，寡人不敢違命。將軍若念天子之姻親，率以歸國，亦惟將軍之命是聽。」因諭魏犇緩其攻，聽陽民遷徙。蒼葛得書，命城中百姓：「願歸周者去，願從晉者留。」百姓願去者大半，蒼葛盡率之，還於軹村。魏犇定其疆界而還。

再說文公同趙衰略地至原，原伯貫給其下曰：「晉兵圍陽樊，盡屠其民矣。」原人恐懼，共誓死守。晉兵圍之。趙衰曰：「民所不服，晉者不信故也。君示之以信，將不攻而下矣。」文公曰：「示信若何？」趙衰對曰：「請下令：「軍士各持三日之糧，若三日攻原不下，即當解圍而去。」」文公依其言。到第三日，軍吏告稟：「軍中只有今日之糧了。」文公不答，是日夜半，有原民縋城下而言：「城中已探知陽樊之民，未嘗遭戮，相約於明晚獻門。」文公曰：「寡人原約攻城，以三日為期，三日不下，解圍去之。今滿三日矣，寡人明早退師，爾百姓自盡守城之事，不必又懷二念。」軍吏請曰：「原民約明晚獻門，主公何不暫留一日，拔一城而歸，即使糧盡，陽樊去此不遠，可馳取也。」文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憑也。三日之令，誰不聞之？若復留一日，是失信矣。得原而失信，民尚何憑於寡人？」黎明，即解原圍。原民相顧曰：「晉侯齊失城不失信，此有道之君。」乃爭建降旗於城樓，縋城

以追文公之軍者，紛紛不絕。原伯貫不聽禁止，只得開城出降。馮翁有詩云：

「口血猶含起戰戈，誰將片語作山河。去原畢竟原來服，謾詐何如信義多！」

晉軍行三十里，原民追至。原伯貫降書亦到。文公命扎住車馬，以單車直入原城，百姓鼓舞稱慶。原伯貫來見，文公待以王朝卿士之禮，遷其家於河北。文公擇四邑之守曰：「昔子餘以臺殽從寡人於衛，忍飢不食，此信士也；寡人以信得原，還以信守之。」使趙衰為原大夫，兼領陽樊。又謂卻縠曰：「子不私其族，首同欒氏，通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乃以卻縠為溫大夫，兼守櫟。各留兵二千戍其地而還。後人論文公「納王示義，伐原示信，乃國伯之首事也。」

畢竟何時稱伯？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詞却敵

晉文公伐衛破遭

話說晉文公定了溫，原，陽樊，櫟，茅，四邑封境，直逼太行山之南，謂之南陽。——此間襄王十七年之冬也。——齊孝公亦有嗣伯之意，自無虧之死，惡了魯僖公，麇上不習，警了宋襄公，孟會不赴，背了楚成王，諸侯離心，朝聘不至。孝公心懷憤怒，欲用軍中原，以振先業。乃集羣臣問曰：「先君桓公在日，無歲不征，無日不戰，今寡人安坐朝堂，如居觸殼之中，不知外事，寡人愧之。昔年魯侯謀殺無虧，與寡人為難，此仇未報，今魯北與衛結，南與楚通，倘結連伐齊，何以當之？聞魯歲飢，寡人意欲乘此加兵，以杜其謀。諸卿以為何如？」上卿高虎奏曰：「魯方多助，伐之未必有功。」孝公曰：「雖無功，請試一行，以觀諸侯離合之狀。」乃親率車徒二百乘，欲侵魯之北鄙。

邊人聞信，先來告急。魯正餓饑之際，民不勝兵，大夫鍼，孫，辰，官，歸，公曰：「齊桓公入，亦可與爭勝負也，請以辭令謝之。」僖公曰：「當今善為辭令者何人？」鍼，孫，辰對曰：「臣舉一人，乃先朝司空無駭之子展，氏，獲，名，字，子，禽，官，拜，士，師，食，邑，柳，下。此人外和內介，博文達理，因居官執法，不合於時，棄職歸隱。若得此人為使，定可不辱君命，取重於齊矣。」僖公曰：「寡人亦素知其人，今安在？」曰：「見在柳下，使人召之。」展獲辭以病不能行。鍼，孫，辰曰：「禽有從弟名喜，雖在下僚，頗有口辨，若令喜就獲之家，請其指授，必有可聽。」僖公從之。

展喜至柳下，見了展獲，道達君命。展獲曰：「齊之伐我，欲紹桓公之簡業也。夫圖，伯，莫，如，尊，王，若，以，先，王，之，命，責，之，何，患，無，辭？」展喜復於僖公曰：「臣知所以却齊矣。」僖公已具下犒師之物，無非是牲醴粟帛之類，裝做數車，交與展喜，喜至北，鄙，齊，師。

尚未入境。乃迎將上去，至汶南地方，剛遇齊兵前隊，乃崔天為先鋒，展喜先將禮物呈送崔天，崔天引至大軍，謁見齊侯。呈上輜軍禮物，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臨於敝邑，使下臣喜奉犒執事。」孝公曰：「魯人聞寡人興師，亦恐懼乎？」喜笑曰：「小人則或者恐懼矣，若君子，則全無恐懼也。」孝公曰：「汝國文無施伯之智，武無曹劄之勇，况正逢飢饉，野無青草，何所恃而不懼？」喜答曰：「敝邑別無所恃，所恃者先王之命耳。昔周先王封太公於齊，封我先君伯禽於魯，使周公與太公割牲為盟。誓曰：『世世子孫，同獎王室，無相害也。』此語載在盟府，太史掌之。桓公是以九合諸侯，而先與莊公為柯之盟，奉王命也。君嗣位九年，敝邑君臣引領望齊，曰：『庶幾修先伯主之業，以親睦諸侯。』若棄成王之命，違太公之誓，頃桓公之兼，以好為仇，度君侯之必不然也。敝邑恃此不懼。」孝公曰：「子歸語魯侯，寡人願修睦，不復用兵矣。」即便傳令班師。潛淵有詩，讚成孫知柳下惠之賢，不能薦引同朝。詩云：

「北望烽煙魯勢危，片言退敵奏功奇；成孫不肯開賢路，柳下仍淹展士師。」

展喜還魯，復命於僖公。僖公曰：「齊師雖退，然其意實輕魯，臣請借仲遂如楚，乞師伐齊，使齊侯不敢正視魯。」此數年之福也。僖公以為然，乃使公子遂為正使，成孫為副使，行聘於楚。成孫素與楚將成得臣相識，使得臣先容於楚王。謂楚王曰：「齊背鹿上之約，宋為泓水之戰，二國者皆楚仇也。王若問罪於二國，寡君願悉索敵賦，為王前驅。」楚成王大喜，即拜成得臣為大將，申公叔侯副之，率兵伐齊，取陽穀之地，以封齊桓公之子雍，使雍丞相之。留甲士千人，從申公叔侯屯戍，以為魯之聲援。成得臣奏凱還朝。

令尹子文時已年老，請讓政於得臣。楚王曰：「寡人怨宋，甚於怨齊，子玉已為我報齊矣，卿為我伐宋，以報鄭之仇，俟凱旋之日，聽卿自使，何如？」子文曰：「臣才萬不及子玉，願以自代，必不誤君王之事。」楚王曰：「宋方事晉，楚若伐宋，晉必救之，兩當晉宋，非卿不可。卿強為寡人一行。」乃命子文治兵於曠，簡閱車馬，申明軍法。子文滿意，欲觀子玉之能，是日，草草完事，終朝畢事，不戮一人。楚王曰：「卿閱武而不戮一人，何以立威？」子文奏曰：「臣之才力，比於強弩之末矣，必欲立威，非子玉不可。楚王更使得臣治兵於曠，得臣簡閱精細，用法嚴肅，有犯不赦，竟一日之長，方纔事畢，總計鞭七人之背，貫三人之耳，真個：『鐘鼓添聲，旌旗改色。』」楚王喜曰：「子玉果將才也！」

子文復請致政，楚王許之，乃以得臣為令尹，掌中軍元帥事。子文皆遣子文之宅，賀其舉薦之人，治酒相款。時文武畢集，惟大夫黨呂臣有微恙不至。迺至半酣，闖人報：「門外有一小兒求見。」子文命召入，那小兒舉手鞠躬，竟造末席而坐，飲酒啜炙，傍

若無人有人認識此兒，乃爲呂臣之子，名曰爲買，年方一十三歲，子文異之，同曰：「某爲國得一大將，國老無不賀，爾小子獨不賀何也？」爲買曰：「諸公以爲可賀，愚以爲可弔耳！」子文恐曰：「汝謂「可弔」有何說？」買曰：「惠觀子玉爲人，勇於任事，而昧於決機，能進而不能退，可使佐鬪，不可專任也。若以軍政委之，必至愼事。諺云：『太剛則折。』子玉之謂矣。舉一人而敗國，又何賀焉？如其不敗，賀未晚矣。」左右曰：「此小兒狂言，不須聽之。」爲買大笑而出，衆公俱散。

明日，楚王拜得臣爲大將，親統大兵，糾合陳蔡鄭許四路諸侯，一同伐宋，圍其緡邑。宋成公使司馬公孫固如晉告急。晉文公集羣臣問計，先軫進曰：「方今惟楚強橫，而於君有私恩，今楚成穀伐宋，生事中原，此天授我以救災恤患之名也。取戚定伯，在此舉矣。」文公曰：「寡人欲解齊宋之患，如何而可？」狐偃進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是二國又皆主公大仇也。若興師以伐曹衛，楚必移兵來救，則齊宋寬矣。」文公曰：「善。」乃以其謀告公孫固，使回報宋公令其堅守。

公孫固領命去了。文公以兵少爲慮，趙衰進曰：「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我曲沃武公，始以一軍受命，獻公始作二軍，以滅霍魏，虞虢諸國，拓地千里。晉在今日，不得爲次國，宜作三軍。」文公曰：「三軍既作，遂可用否？」趙衰曰：「未也。民未知禮，雖聚而易散。君盍大蒐以示之禮，使民知尊卑長幼之序，動親上死長之心，然後可用。」文公曰：「作三軍必須立元帥，誰堪其任？」趙衰對曰：「夫爲將者，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學。君如求智勇之將，不患無人；若求有學者，臣所見惟郤穀一人耳。穀年五十餘矣，好學不倦，說禮樂而教詩書。夫禮樂詩書，先王之法，德義之府也。民生以德義爲本，兵事以民爲本，惟有德義者，方能恤民，能恤民者，方能用兵。」文公曰：「善。」乃召郤穀，欲拜爲元帥，穀辭不受。文公曰：「寡人知卿，卿不可辭。」強之再三，乃就職。

擇日，大蒐於被廬，作上中下三軍。郤夔將中軍，郤溱佐之。祁瞞掌大將旂鼓，使狐偃將上軍，偃辭曰：「臣兄在前，弟不可以先。」乃命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使趙衰將下軍，衰辭曰：「臣貞慎不如欒枝，有謀不如先軫，多聞不如奇臣。」乃命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車右，趙衰爲大司馬。郤穀登壇發令，三通鼓罷，操演陣法。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坐作進退，皆有成規。有不能者，教之三教而不遵，以違令論，然後用刑。一連操演三日，奇正變化，指揮如意。衆將見郤穀寬緊得體，無不悅服。方欲鳴金收軍，忽將臺之下，起一陣旋風，竟將大帥旂杆吹爲兩段。衆皆變色。郤穀曰：「帥旂倒折，主將當應之。吾不能久與諸子同事，然主公必成大功。」衆問其故，穀笑而不答。——時周襄王十九年冬十二月之事也。

明年春，晉文公議分兵以代曹衛，謀於郤穀。穀對曰：「臣已與先軫商議停當矣，今日非與曹衛爲難也，分兵可以當曹衛，而

不可以當楚。主公宜以伐曹爲名，假道於衛。衛曹方睦，必然不允。我乃從河南出師，出其不意，直搗衛境。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勝有八九。既勝衛，然後乘勢而臨曹。曹伯素失民心，又揚於敗衛之威，其破曹必矣。」文公喜曰：「子真有學之將也。」即使人如衛假道伐曹，衛大夫元咺請於成公曰：「始晉君出亡過我，先君未嘗加禮，今來假道，君必聽之。不然，彼將先衛而後曹矣。」成公曰：「寡人與曹共服於楚，若假以伐曹之路，恐未結晉歡，而先取楚怒也。怒晉猶恃有楚，并怒楚將何恃乎？」遂不許。晉使回報文公文公曰：「不出元帥所料也。」乃命迂道南行，渡了黃河，行至五鹿之野。文公曰：「嘻！此介子推割股處也。」不覺凄然淚下。諸將皆感嘆助悲。魏犇曰：「吾等當拔城取邑，爲君雪往年之恥，何用嘆息？」先軫曰：「武子之言是也。臣願率本部之兵，獨取五鹿。」文公壯其言，許之。魏犇曰：「吾當助子一臂。」二將升車前進。先軫令軍士多帶旗幟，凡所過山林高阜之處，便教懸插，務要透出林表。魏犇曰：「吾聞「兵行詭道。」今遍張旗表，反使敵人知備，不知何意？」先軫曰：「衛素臣服於齊，近改事荆蠻，國人不順，每虞中國之來討。吾主欲繼齊圖伯，不可示弱，當以先聲奪之。」

却說五鹿百姓，不意晉兵猝然來到，登城瞭望，但見旌旗布滿山林，正不知兵有多少。不論城內城外居民，爭先逃竄。守臣禁止不住，先軫兵到，無人守禦，一鼓拔之。遣人報捷於文公，文公喜形於色。謂狐偃曰：「舅云「得土」今日驗矣。」乃留老將卻步揚屯守五鹿，大軍移營進屯斂孟。

卻說忽然得病，文公親往視之。卻說曰：「臣蒙主公不世之遇，本欲塗肝裂腦，以報知己，奈天命有限，當應折旆之兆，死在旦夕。尚有一言奉啓。」文公曰：「卿有何言？寡人無不聽教。」毅曰：「君之伐曹，衛本謀固以致楚也；致楚必先計戰，計戰必先合齊。秦遠而齊近，君速遣一使，結好齊侯，願與結盟，齊方惡楚，亦思結晉，倘得齊侯降臨，則衛曹必懼而請成，因而收秦，此制楚之全策也。」文公曰：「善。」遂遣使通好於齊，敘述桓公先世之好，願與結盟，同攘荆蠻。

時齊孝公已薨，國人推立其弟潘，是爲昭公。潘葛藟所生也。新嗣大位，以取毅之故，正欲結晉以抗楚。聞知晉侯屯軍斂孟，即日命駕至衛地相會。衛成公見五鹿已失，忙使壽速之子寧俞前來謝罪，請成。文公曰：「衛不容假道，今懼而求成，非其本心。寡人且夕當踏平楚丘矣。」寧俞還報衛侯。時楚丘城中，訛傳晉兵將到，一夕五驚。俞謂衛成公曰：「晉怒方盛，國大震恐，君不如暫出城避之。晉知主公已出，必不來攻楚丘。然後再乞晉好，保全社稷可也。」成公嘆曰：「先君不幸，失禮於亡公子，寡人反一時不明，不允假道，以至如此。累及國人，寡人亦無面目居於國中。」乃使大夫咺同其弟叔武攝國事，自己避居襄牛之國，一面使大夫孫炎求救於楚。時乃春二月也。舜翁有詩云：

「納姬贈馬怪紛紛，患難何須具主賓。誰知五鹿開疆者，便是當年求乞人！」

是月，卻毅卒於軍。晉文公悼惜不已，使人護送其喪歸國，以先軫有取五鹿之功，升爲元帥。用胥臣佐下軍，以補先軫之缺。因趙衰前薦胥臣多聞，是以任之。文公欲滅衛國，先軫諫曰：「本爲楚困齊宋，來拯其危，今齊宋之患未解，而先覆人國，非伯者存亡恤小之義也。」况衛雖無道，其君已出，廢置在我，不如移兵東伐曹，比及楚師救衛，則我已在此曹矣。」文公然其言。

三月，晉師圍曹，曹共公集羣臣問計，傅負羈進曰：「晉君此行爲報觀者之怨也，其怒方深，不可較力。臣願奉使謝罪，請平以救一國百姓之難。」曹共公曰：「晉不納衛，肯獨納曹乎？」大夫于朗進曰：「臣聞晉侯出亡過曹，負羈私餽飲食，今又自請奉使，此乃實圖之計，不可聽之。主公先斬負羈，臣自有計退曹。」曹共公曰：「負羈謀國不忠，姑念世臣，免死罷官。」負羈謝恩出朝去了。正是：「閉門不管窗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

共公問于朗：「計將安出？」于朗曰：「晉侯恃勝，其氣必驕，臣請詐爲獻書，約以黃昏獻門，預使精兵挾弓弩，伏於城墻之內，哄得晉侯入城，將懸門放下，萬矢俱發，不愁不爲齏粉。」曹共公從其計，晉侯得于朗降書，便欲進城。先軫曰：「曹力未虧，安知非詐？臣請試之。」乃擇軍中長鬚偉貌者，穿晉侯衣冠代行，寺人勃鞞自請爲御，黃昏左側，城上豎起降旗一面，城門大開，假晉侯引著五百餘人，長驅而入。未及一半，但聞城墻之內，梆聲亂響，箭如飛蝗射來，急欲回車，門已下閘。可惜勃鞞及三百餘人，死做一堆。幸得晉侯不去，不然，「崑崗失火，玉石俱焚」了！

晉文公先年過曹，曹人多有認得的，其夜倉卒不辨真僞，于朗只道晉侯已死，在曹共公面前，好不誇嘴。及至天明辨驗，方知是假的，早滅了一半，與其未曾入城者，逃命來見晉侯。晉侯怒上加怒，攻城愈急，于朗又獻計曰：「可將射死晉兵，暴屍於城上，彼軍見之，必然慘沮，攻不盡力，再延數日，楚救必至，此乃搖動軍心之計也。」曹共公從之。

晉軍見城頭用柶竿懸屍，疊疊相望，口中怨嗟不絕。文公謂先軫曰：「軍心恐變，如之奈何？」先軫對曰：「曹國墳墓，俱在四門之外，請分軍一半，列營於墓地，若將發掘者，城中必懼，懼必亂，而後乃可乘也。」文公曰：「善。」乃令軍中揚言：「將發曹人之墓，使狐毛、狐偃率所部之軍，移屯墓地，備下鈇鋤，限定來日午時，各以墓中髑髏獻功。」城內聞知此信，心膽俱裂。曹共公使人於城上大叫：「休要發墓，今番真正願降！」先軫亦使人應曰：「汝誘殺我軍，復磔尸城上，衆心不忍，故將發墓以報此恨，汝能殮殮死者，以棺送還吾軍，吾當斂兵而退矣。」曹人覆曰：「既如此，請寬限三日。」先軫應曰：「三日內不送尸棺，難怪我辱汝祖宗也。」曹共公果然收取城上尸骸，計點數目，各備棺木，三日之內，盛斂得停停當當，裝載乘車之上。

